

書書 目評 20

版出日1月12年63國民華中

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展大說小國中代當」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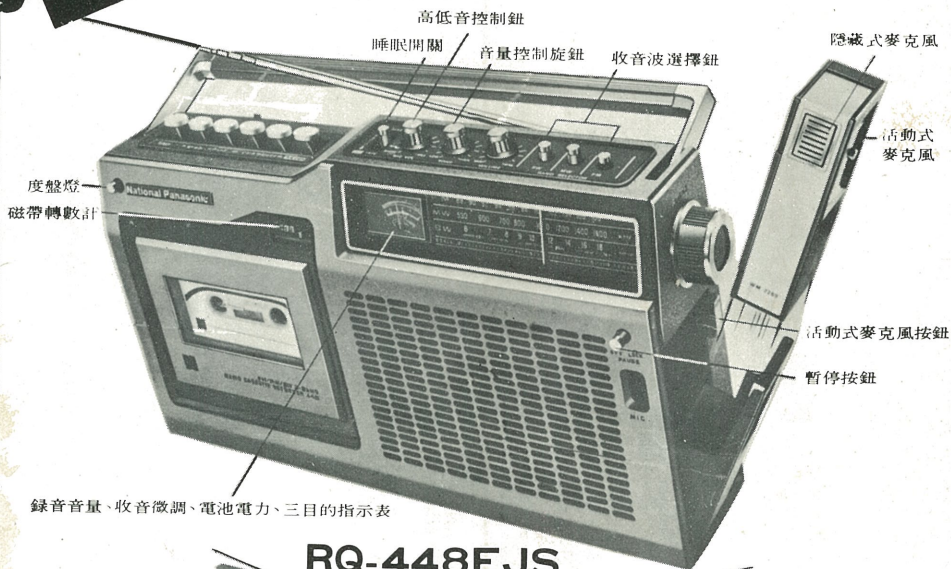
再也沒有更好的字眼來形容它！

全然滿意！！



**National
Radio - Cassette**

- 新的三波段收音裝置，可接收清晰嘹亮的AM、FM及國際短波廣播
- 最新活動式隱藏式麥克風，使用方便
- 輸出功率高達2瓦特、揚聲器為4吋式
- 自動停止裝置、睡眠開關
- 備有全自動錄音音量、收音微調、電池電力、三目的指示表
- 四種電源開動式



RQ-448F JS



RQ 444S



RQ 447F JS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國際牌FM/AM收音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台北市博愛路55 57號 電話總機：368006 (五線)

新書預告·即將出版

再生音響

Edgar Villchur 著 林宜勝譯

這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書，為音響入門之翹楚，文字淺明，對於好奇心重之音響愛好者，或追求音響享受的人來說，本書的出現，誠是一大福音。

本書作者 Edgar Villchur 曾於 New York University 教書，為研究音響之權威人物，他是美國 Acoustic Research Inc. (AR) 的創始人，著名的氣墊式 (Acoustic Suspension) 喇叭及皮帶驅動式唱盤就是他發明的。

Hi-Fi 高傳真音響系統

Roy F. Allison 著 林宜勝譯

這本書告訴我們在購買 Hi-Fi 前，如何測試機器？如何將唱頭安裝在唱桿上？如何檢查喇叭和調整控制鈕？如何保養唱片和錄音帶？使我們能很輕易的將機器安裝起來。另附十一個表格，使我們能找出任何 Hi-Fi 系統上的錯誤。

本書作者 Roy F. Allison 為室內音響權威，曾為 TV & Radio Engineering 等雜誌主編，現為美國 Allison Acoustic Inc. 總裁，他的這本著作，被評為是所有能夠買到的有關 Hi-Fi 最好的一本書籍。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印行

書評書目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20期目錄

書評

陳克環 ■ 評「當代中國小說大展」• 5
卓雲生 ■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評• 88

讀書隨筆

蕭毅虹 ■ 讀唐君毅的譯作「愛情之福音」• 46
蕭毅虹 ■ 「綺羅堆裏埋神劍」讀後• 77

書介

7 ■ 歐美科學新書(四)• 投石
104 ■ 家、故事集、伐木工人• 童欣載

譯評

11 ■ 談“Gems of Truth Versus Brummagens”的中
譯• 張平男
39 ■ 「耶穌的生涯」讀後• 謝鮮聲

專論 專訪

6251 ■ 論金聖歎的批評方法• 陳香
紛爭的年代——葉石濤訪問記• 李昂

專欄

第三隻眼 ■ 橫看成嶺側成峯 · 任世驊 ·

■ 不食人間煙火食 · 平信宜 · 115 113

■ 三腳鷄 · 木易子 · 116

■ 沒落與希望 · 林陵 · 117

朱約農 ■ 美國暢銷書傳奇 (書市場之十) · 32

李大理等 ■ 作品 · 落花生 · 攝影世紀 (談停刊雜誌之五) · 43
本刊資料室 ■ 心岱 · 邵偶 · 段彩華 (作家話像之十四) · 67

楚茹 ■ 一部小說的日記 (連載之四) · 81

書簡

葉洪生 ■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 73
魏子雲 ■ 閒話陶淵明的桃花源 · 97

書目

70 ■ 作家書目 · 本刊資料室
101 ■ 十月新書 · 書坊
① ■ 批評索引 · 方遒

● 書評信箱 ■ 119 王少雄等

● 編後 ■ 123 本社

● 好書選單 ■ 135

· 封面設計：郭英聲 刊頭設計：古鏡賢 · 孫密德

· 封底設計：華生 作家畫像：沈臨彬

·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書評書目叢書之12

姚一葦著·文學論集

目 錄

- 釋「懂」
- 談文學上「懂」的問題
- 談意象
- 李商隱詩中的視覺意象
- 中國詩中的人稱問題芻論
- 批評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 論蘆弦的「坤伶」
- 論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
- 附：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
- 〔附錄〕 誠然谷：文學·戲劇·批評——姚一葦教授訪問錄
- 論白先勇的「遊園驚夢」
- 附：白先勇的「遊園驚夢」
- 論水晶的「悲憫的笑紋」
- 附：水晶的「悲憫的笑紋」
- 論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
- 附：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
- 藝術家筆下的「人」的問題
- 西洋戲劇研究上的兩條線索
- 「生活劇場」
-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 每冊定價：
- 平裝：七十元
- 精裝：一〇〇元
- 郵購一般讀者九折，書評書目訂戶八折
-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陳克環

爬一座沒有頂峯的山

評「當代中國小說大展」

寫在前面

十月初，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推出了「當代中國小說大展」，當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替冷落已久，且似乎行將沒落的小說打打強心針，說不定，它就從此又蓬勃成長起來——可是，却沒有進一步地去想這件事。

稍後，我有兩篇批評一位小說作者對於社會、讀者的影響的雜文，分別由「書評書目」和「文藝」同時刊出，引起了某些人對我的恐嚇及騷擾——一位第三者打電話給我，說：「××要告你，要和你沒個完沒個了！」而且，在深更半夜裏，不斷有怪電話打來，或無言，或作「星球人」語。十一月初，我又接到朋友們的電話和信，說有人在某雜誌上「罵」我。這一連串的「事件」，倒促使我下了決心：嘗試着寫點有關文藝評論的東西。小說展的作品正是現成的好資料，因此，還託人把我看過又弄丟了的那篇「蒸籠」，給我特地找到一份寄了來。

雖然明明知道這不是一個適合寫評論的環境（我目前仍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反擊之中，還沒有到「痛定思痛」的階段哩。）但是，老師既然贈給我「克服環境」這個名字，我怎能辜負她對我的那番鼓勵和期許？我着手做這種「一篙子打翻一船人」的事，倒也談不上有什麼「我不入地獄，誰入

地獄？」的氣概，只不過是因爲，我對於個人的得失譽毀看得淡極，只要我認爲自己的動機是爲了公益，而不是爲私利，外界任何反擊的旋風就吹不皺我的一池秋水之心。另一方面，我一向和文藝界人士少有見面的機會，識不得幾位作家，既然不認識，寫起來便比較客觀，即使說了些不中聽的話，也不致於引起得罪人，傷交情等等困擾之事。

以前寫過有關於作品的雜文，大半都是就作品對社會人心影響的好壞而論，因此筆涉褒貶、讚揚、抨擊，皆不遺餘力。這次來論評這一系列真正具有文藝價值的作品，目的是來欣賞，探討作者的寫作技巧，看作者是否能夠成功地表達了他的思想。雖然，我批評了許家石在「朝露」裏對「女子大學」和「留學政策」的看法，那是因爲我覺得他對這兩件事的了解不夠切實，對於他關於同性戀的看法，我就未置一詞。

文藝創作者都有才華，有抱負，對寫作懷有遠大的理想。當我每夜在燈下，仔細地研讀這些作品，讀到精彩動人的地方，我幾乎可以從作品的字裏行間，感覺到作者的心血沸騰，腦汁迴流，這真是十分令人感動的一種經驗。

世界上有偉大的作品，而沒有絕對完美的作品。奉獻自己於文藝創作的人，不會僅僅滿足於寫出一個自以爲美的夢境，而陶醉其中；而是想要如何用這枝筆，去使得這個世界，這個人生變得更好，恰合於自己的理想，而理想無邊，「好」是沒有止境的，因此，文藝創作者的一生便是在爬一座沒有頂峯的山，這，在它本身便已經是一高貴的作爲，於是，我的筆便不由得蘸滿了對他們的尊重、讚美、與同情。我深深地體會出評論不同於抨擊。

雖然，我學的是英國文學，可是，當學生時，却未曾專攻文學評論。作者當中許多也不會專攻小說創作，因此，我們都不過是文藝園裏的播種人，且不必浪費時間及精力，作那扔帽子的「遊戲」，讓我們一同耕耘。

「當代中國小說大展」篇名及刊出日期

篇名	作者	刊出日期
蒸籠	于子	六十三年十月二、三日
困	施叔青	六十三年十月四、五日
勝利的代價	王鼎鈞	六十三年十月六日
玫瑰剪枝	朱西寧	六十三年十月七、八日
方向	孟瑤	六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插映的片子	段彩華	六十三年十月十二、十三日
昨夜	李昂	六十三年十月十五、十六、十七日
地層下	王默人	六十三年十月十八、十九日
拾玉鐲	季季	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朝露	許家石	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
海漩姑娘順子	林海音	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晨曦	莊因	六十三年十一月一、二日

子于的「蒸籠」

「包子不蒸不發！」可是這個發透了「包子」留學生冠英，却要再回來買套蒸籠去國外謀生。

從在機場爲冠英送行，引出那套忘了帶走的蒸籠，和亞雄在花蓮的工廠的懸宕，一直到冠英離去，二個懸宕澄清，全篇以亞雄和愛珠的即興回憶，與實情實景，出入交相穿織而成，結構嚴密，轉承自然。

在亞雄第一段回憶裏，作者以亞雄自語「我能說甚麼？」出，以「再想，亞雄也仍然說不出甚麼。」入。在愛珠第一段回憶裏，愛珠由「冠英偶而掃她一眼」，而喚起十多年前，在這裏送冠英出國的回憶。亞雄第二段回憶，作者以「怎麼不記得」出，以「怎麼能不記得？」入；在愛珠第二段回憶裏，作者以「愛珠替亞雄難過」出，以「當時看着亞雄那幅多不好意思的怪相，愛珠笑都笑不出來」入。情景遙相應和，沒有一點生硬混淆的地方。

作者描寫人物，用的是印象派手法，作者的目的是在勾劃出空心博士與實心力行人物之間的總性與作爲，因此，他無意把人物當作一個「個人」去刻出他

們的個性與心理，而僅將他們當作人羣代表的抽樣來予以素描法的處理。作者素描的筆却是又粗又濃的。

他寫亞雄：他把錢，「沒當回事，沒想過還不還的。」「野出來的四海脾氣，好像跟甚麼樣人全合得來。」「這回可好了，家裏說不再管我，要幹甚麼全沒人管了！」「還常買些零食招待人，說是自己掙來錢買的。」「亞雄扛着孩子，站近，給愛珠遮住風吹。」這是一個幹勁十足，和氣生財，愛心、責任感都極重的人。

他寫冠英：怪愛珠，「你的英文就這麼差！」「白糟場這麼多這麼好的紙！」他吻了愛珠之後，問她：「好不好？好吧？」又說：「妳，妳跟亞雄才是一對兒！」亞雄巴巴地遞蒸籠過去，他却沒接；他回來一趟「就爲的學這個！」（炸油條），「跟你們說，你們也不懂！」買東西再三討價還價，要愛珠熬夜，時時問亞雄「有錢嗎？將來還你！」這是一個自私、自大、無情、用人家的，揩人家的，還要說人家小氣的吝嗇鬼。

作者的文字純熟，簡潔，又傳神，尤其是寫機場檢驗口，在人羣擁擠嘈雜之中，四大一小，在那裏遞

蒸籠，傳話雜錯；以及最後一段寫三大一小之間的對話，明暗閃爍交替，好像電影裏跳動快敘鏡頭。

作者安插外公與孩子的搭配對比，幽默，且含有溫和的嘲諷。他以「孩子的外公趕到」作爲首句，在貫穿全篇之中，便以孩子的天「真」話，點出老人的頑愚。老人再也不想不到那包裹是什麼，孩子却說：「那是蒸籠，街上館子裏蒸包子用的！」老人接口稱讚冠英不忘本，巴巴地還帶一套蒸籠去，孩子比劃着小手，像又要接着說什麼，却被媽媽按了下去。末尾，老人家問孩子：「……要跟大伯伯學，將來去美國！」孩子却掙開小手，理直氣壯地大叫：「我才不去美國炸油條呢！」

作者以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與各人生活發展的情況，來說明升學狂與留學觀念的錯誤。這種錯誤觀念的形成，也是基於一般人痛苦的經驗——「沒唸出個學歷，幹到老死，還是個科員」，而那些有學歷的，便「說不清升多高」。上一代的人吃了虧，便希望下一代好歹弄個學歷出來，「念完小學念中學，念完大學到美國去得博士……」。

博士在國外不值錢，可是在國內仍然保有某種權

威，在老一輩的人心中，博士的光耀和尊榮不減當年；亞雄和愛珠還是以他們的博士哥哥爲榮；這裏，唯一不以爲博士有什麼了不起的只有「孩子」，在他眼裏，博士不過是個在國外賣油條的人。

這是個熱得發俗的題材，作者的處理手法却是新穎不凡、生動和有趣。

施叔青的「困」

作者以葉洽和王溪山這一對「因勢定的」(Instant)夫妻，寫出現代留學生的婚姻之「困」。

我們的上一代打破媒妁之言的代定婚姻，爭取到自由戀愛的結合；如今，在人才外留的熱潮裏，自由戀愛又部份變質，成了「因勢定的」婚姻(Instant Marriage)。在美國，甚麼都講Instant。男學生在外國求學也好，就業也好，都忙得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談戀愛，趁着回國度假之便，就着國內一般女子想出國的心理情勢，打鐵趁熱地「抓」個太太，得出國去，雙方在日常生活的磨損之下，才發覺婚姻

並非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的事。腦子簡單的，認命過日子；稍有些頭腦的，便問題重重，葉洽便是這一類自比於困獸的人。

作者爲了強調葉洽「對生命感到絕望，對婚姻生活感到疲倦」，在葉洽的酒杯裏來展開她一連串的回憶，又以葉洽的飲酒來貫穿她的追憶和返回現實；如此，書中人物藉着酒使自己迷失，而讀者却因着酒而尋得了故事發展的脈絡，這是這篇小說結構出色的地方。

作者對於葉洽的浮游思緒，予以十分緊湊的剪接。他寫葉洽剛搬到這第廿二層的公寓來，「心情最壞的時候，成天呆在家裏，好像被困在空中似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下面緊接上「葉洽心煩地抓起酒杯，向廚房走去」。「倘若被丈夫發現，她開始走上酗酒的路，他會怎樣？」，緊接下去，「當初爲什麼嫁給王溪山……」。回憶和現實互相銜接，相互解釋扶襯，描出葉洽。

作者寫葉洽如何開始飲了第一杯酒，起初努力抗拒飲酒的欲望，從偷偷地喝酒，一直喝到「躲入酒裏」，每一次更大的煩惱和痛苦便趨使葉洽喝得更多，

爲的是她可以「安穩地沉睡，睡得像死一樣，希望永遠不再醒來」。毫無疑問的，讀者會同作者一樣，對葉洽的酗酒寄予同情與憐憫。

作者在另一方面寫王溪山的「拙」。王溪山「是個極普通的人，有一顆極普通的心靈」。套句目下流行的名詞，他是個缺乏「靈氣」的人，也就是個不會談情說愛的人。在摘星樓上，女朋友依在自己胸前做夢，自己却在數松山機場飛機降落的架次。葉洽如約到他的住處去，他却讓葉等着他先把報告打完才一同外出。二人結婚後，一待妻子向他訴說寂寞心情之後，便忙着買花，惡補小說，陪太太去看電影、參觀畫展等等，有心無神的硬討歡心，得不到妻子的感應之後，便又一個勁地「窺伺」她、看她、瞧她、盯住她，弄得對方幾乎要得神經病。一直到最後二人之間的關係似乎有一線生機之際，他又在不該笑的時候「露齒而笑」，在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時候又嚙嚙沒個完。王溪山雖然在處理男女關係之上是「拙」到了家，可是他却是個誠實的真人君子。結婚之前，他從沒有要過什麼花招，說過半句謊話，又全心全力來挽救他和葉洽的婚姻，這個婚姻之不幸，怪不上王溪山。因此

，讀者和作者一樣地，對王溪山也寄予深深的同情。在引起讀者的共鳴這一點上，作者是成功的。

作者有幾個表現「困」的意境寫得十分出色：「像個下雨天，她和丈夫互相絞扭着，一場無聲的、沒有結果的角力。」，「一叢快要謝了的白菊花，喪氣地站在過高的酒瓶內，奇形怪狀的」。二人之間尷尬和無望的場面隨着故事的發展，愈來愈多愈緊，使得葉洽「想尖叫，想遠離」，一直到「彷彿被人猛力一推，跌了個踉蹌，撞到牆上，頭是昏了，心裏却一陣絞痛，這一次，她再也哭不出來了……」，使得這場婚姻不幸的結局看起來是無可避免的，這篇小說的價值便也在此。

作者在處理文字方面雖然着意將對話寫得自然一些，但是，仍然流入西化的文藝腔。尤其以王溪山這樣一個連小說也不摸的人，說起話來應該是通俗平實的，而他卻會咬文嚼字來了：「好奇怪，兩個人在一起住了那麼久，……突然有一天醒來，發覺無法就着老路走下去，他們必須重新尋找，試着找出一個新的生活方式……」，「我承認以前我們像兩個陌生人似的，同住在一間屋子，互相不認識，更談不上瞭解，

或者感情上的交流……葉洽——你不以為，最近我們就是在試着往你要的那方向去做？」，「我是指心靈上的距離」……由於這一類的語調和用字，連帶地使得王溪山的性格顯得未能統一。譬如，他和妻子作相互瞭解的企圖一再失敗之後，他到波士頓出差返家的那天晚上，王溪山即使是想與妻子和好，他也不致於會像個多情種子，問葉洽「我不在家時，你想念我嗎？」；尤其是在結尾，王溪山突然露齒而笑，說出兩段極其「新潮派」的性的自白來。

王溪山買花回來安慰葉洽的那一段，雖然不是高潮所在，却是作者着力的意象之筆，述說二人之間的關係之無奈、無望，和它的必然凋謝。「第二天，王溪山比平常回來得早，手上還抓了把已經不新鮮的花，葉洽迎了上去，兩人眼睛一接觸，忙又各自移開。葉洽伸出手接過那把很快要謝掉的白菊花……」

在這件婚姻裏，比較痛苦的當然是葉洽，但是，誰叫她「找不到花瓶，只好用瓶子代用」的呢？作者這一隱喻十分恰當，用在這一段裏，更加具有突出的效果。

王鼎鈞的「勝利的代價」

「勝利的代價」的故事很簡單，然而，含義却極其深遠重大。王鼎鈞先生以小載大，以簡駕繁的傑出手法，令我想起觀音菩薩的那個精緻小瓶兒，瓶兒雖小，却裝得下一海的水。

整個故事的結構順暢、嚴謹，且迭出高潮。布版月夜聽到夜貓子在侯家墓園裏叫——侯家子孫的反應和行動，侯老爺的反應和行動——侯老爺和他的子孫們之間的意見由分離而結合一致——侯家子孫的計劃和行動——最後獲得勝利——同時也付出了勝利的代價。作者開始以全知的觀點來敘述、描寫；一直到故事告一段落，夜貓子打死了，侯家子孫們的食指也鋸掉了，作者才在最後加上一小段，以第一人稱的地位來說明了勝利的代價。這一小段的三句話不但切了主題，而且大大地加強了故事的真實性，具有「畫龍點睛」之妙。

這篇故事不到四千字，可是却有好幾處層次不同的高潮出現：

侯老爺聽說墓園裏出現了夜貓之後，決定自己去

看個究竟。作者描寫侯老爺寒夜探墓園的心理狀態，「在茫茫天地之間，他覺得像一葉孤舟在驚濤駭浪中顛簸漂盪。」「在孤獨和恐懼中的他充滿了憂愁」。作者藉侯老爺的眼來描寫墓園的陰森，然後便轉到夜貓子。夜貓子是這個故事的重要主角，因此作者替它安排了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出現。當侯老爺心裏正在盤算夜貓子，「夜貓子啊！夜貓子！侯家可不比馮家，侯家不好惹的呀！」接下去便是夜貓子出現的先兆。

「他忽然打了一個寒顫。
外面有聲音，一種異乎尋常的聲音。」

作者繼續描寫那個聲音的恐怖、複雜和多變。然後，以「這回他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來掀起夜貓子出現的高潮，「一聲慘厲的長嚎，順著松樹尖頂朝天而上，好像一支又一支高速轉動的螺旋，鑽天入地，留下寒冷堅硬的原野所發生的共鳴。兩匹馬中的一匹，好像在戰場上遇見伏兵一樣，兩耳直豎，鬚毛張開，仰起頸子，嘩啦啦地長嘯，努力抵抗這原始性的恐怖……」。作者寫夜貓子出現之前的陰森森氣氛，和馬對夜貓子叫聲的恐怖反應，實在比直接寫侯老爺如何受驚嚇有更佳的效果。因此，當作者在下面一段

說「風寒加上驚嚇，回家以後，侯老爺一連發了幾天高熱，說了幾夜的夢話。」便成了極其自然不過的事。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侯老爺計激子孫是第二個高潮。侯家子孫本來不想把事態擴大，把布販子揍一頓，要他自己承認看錯了地方，就一了百了，何犯得着天寒地凍的去打什麼夜貓子。侯老爺如何使他的子孫們認識自己保衛祖宗墓園的責任呢？作者用了約五百字便使侯老爺完成了這個艱巨的說服工作，而且不帶一點勉強，侯老爺拖着病體，帶着子孫們到祠堂去祭祖，磕頭祝告之後，「他吩咐子弟們，今天夜裏，無論如何要去打死那隻那鳥。」而且不帶家丁，也不能再拖延時日。他說：「這是侯家的興亡大事，只有侯家的子弟能站在侯家祖宗的墳頂上放槍，可以讓祖先的墳前染血……」當他說到最激動的地方，子弟們一起跪下謝罪，發誓照他的話去做……。

侯家子孫們趕在大年夜之前，到墓園裏去打夜貓子是第三個高潮。作者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夜貓子的兩次出現，反應出同樣的事物景像在不同的人心目中引起不同的反應。年老體衰的侯老爺從夜貓子所

感受的和他的子孫們所感受的大不相同。

作者對於處理高潮的起伏，把握得有層次，有餘韻。高潮一陣又一陣的掀到最高點，戛然而引退，令人似乎聽到餘波在迴旋嘆息。

作者在這裏所運用的文字，既具有古典的簡潔，口語的流暢，也具有西化的豐富、生動、和多變。他以簡潔的文字來敘事。

「侯鎮有一個布販，騎着小毛驢到城裏去辦年貨，半夜，獨自個一癩一癩走回來，臉色蒼白，失魂落魄。」讓人讀起來，都覺得嘴裏乾乾淨淨的。

人物的獨白和對話是純粹的口語化。「世界上那有鬼，賣布的人八成是聽到夜貓子的叫聲。」

在描寫景物和發抒感情的時候，作者便採用西化的句法。「在孤獨和恐懼中的他充滿了憂愁。」「那種聲音非常的悲慘，就好像地獄底層冤魂的嚎叫，但是同時又好像極爲得意的小人，某種卑鄙的計謀實現以後，充滿惡意和快意的冷笑。」「寒冷像刀刃一樣越磨越鋒利了。」「點着馬燈，看見滿地的硝煙籠罩著片片殘枝碎葉。」

這種文字的綜合運用，無疑充分發揮了傳統式和

西化式雙方句法的優點，而作者將之揉和調勻得不著痕跡。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去批評傳統句法的死板，或是譏諷西化句法的冗長和拗口。只要運用得法，都能達到既實用又美麗的效果。

儘管作者在這短篇小說裏表現了超人的技巧，更加令人激賞的，還是他以隱喻的手法藉這個故事來傳達了一個嚴正的課題。

在土地還是很便宜，人們講究「百善孝為先」的時代，對我們中國人而言，祖先的墓園便代表了一個家族的興衰以及那個家族的「文化」。夜貓子侵佔一個家族祖先的墓園，正如同邪惡的暴力霸佔了一個民族的「墓園」，毀滅這個民族的文化，從而使得這個民族的後代「流落四方」，終致於沒落滅亡。子孫們爲了要保存祖先的墓園，同時也是爲了自己以及後代的生存，不能拖延，也不能假手於別人，只有自家人團結起來，接受惡魔的挑戰。

侯家子孫們爲了打死夜貓子，既沒有過一個好年，還斷失了一隻手指頭；勝利是有代價的，但是却值得。因爲：自那以後，「不必經過任何介紹，別人自然就知道他姓侯。」——一個光榮家族的「有種」後

裔。那些聽隨夜貓子在祖先墓園裏造反的馮家子孫們，却「流落四方」。馮家的墓園「現在變成一片亂崗子，不但沒有一棵樹，連一座完整的墳墓也沒有了」，無民族、無文化、無國，個人又以何處爲家，爲生存的落腳點？

作者意重心長，他那筆衝擊震撼人心的力量又何止千鼎萬鈞！

朱西寧的「玫瑰剪枝」

「玫瑰剪枝」述說一個病態的孩子終於獲得自我獨立而成長的故事。

作者以第一人稱「我」來開始描寫鄰家那個病態百出的寂寞孩子——桂羣；繼之，又談到孩子的爸爸桂老哥種植玫瑰的不得法。桂家遷居之後，兩家之間仍舊保持連絡。偶而見面，作者發覺桂羣的病態似乎在隨着他的年齡而增長，直到有一天，忽然收到桂老哥心臟病去世的訃聞。幾乎是打從父親的死開始，桂羣便好像脫骨換胎似的變了一個人，不但是病態霍然

消失，而且變得「鎮靜、大方」、「好有自信」、「完全成竹在胸」，還成了侃侃而談的股票行家。

作者採取重點的手法來說出他的觀點。但是重點的過於冗長和重覆往往落入堆砌，使得作品在結構和佈局上顯得拖宕滯澀。作者以大約廿五段文字專門寫桂羣的病態和寂寞，以及他那隻手。接着又以差不多十三段文字專談桂老哥的玫瑰「經」，然後便詳述兩家孩子們交往，以及雙方家長成為朋友的過程。由於結構受累於細節的重疊與復現，因之就缺乎高潮的起伏變化，雖然如此，整篇故事的轉捩點却安排處理得十分俐落。作者把桂羣的病態和桂老哥的玫瑰花，作一番對比之後，緊接着就以「有天，平空接到份計聞」帶來桂羣的新生。

以不剪枝的玫瑰隱喻，以及二鄰對孩子的教養方式作對比，來說明桂羣病態的形成，作者認為桂老哥以他種玫瑰不剪枝的方式來教養桂羣，是促成桂羣病態的唯一原因，因此，在桂老哥去世之後，他將桂羣性格突變前後的對比處理得過於強烈以致於失真。變前一無是處，變後一無缺點，這種性格的概念化使人物看起來更像一個表達作者某種觀點的道具，而非活

生生的人。

作者先藉桂太太的數落，說桂羣是個電視迷，懶睡蟲，整天玩吉他，搞熱門音樂，這個印象既然在讀者印象中先入為主，以致於突變後的桂羣解釋說他之所以對股票方面「很行」，是因為小時候常看爸爸畫股票指數表，留意爸爸收聽廣播，翻翻「自由新聞」甚麼的，就格外見得薄弱無力了。

生活上遭受巨變，誠然可能導致一個人在性格上的轉變，但是，卽令是急劇的突變，也多少要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以及改變過渡期中短暫的猶豫和恍惚；尤其是學識和談吐、風度各方面，更不是一蹴可及的。作者以第一人稱涉入故事，不能以全知觀點去剖析人物內心的歷程，因此便比較難以產生說服力。作者如果把描寫病態桂羣的篇幅分出一半來描寫轉變中的桂羣，或會達到較高的效果。

「病態的手」和「不剪枝的玫瑰」二個隱喻有極佳的創意。只可惜作者描寫這二者的筆觸過於鮮明，他將兩者反反覆覆平行又交錯地編織在作品裏，以致於幾乎把絕妙的「隱喻」變成了「明比」。起頭的四段全部有關桂羣的手病，之後，那隻手又出現了約有

八次之多，作者又還忍不住要點破來說：「畢竟桂羣是個男孩，是否一直尋求機會強調他是個男子？」。而玫瑰就好像成了桂羣的影子，作者說到桂羣，就接着提到玫瑰。尤其在故事結尾，作者在「走廊燈下，望着庭院四周盡是風裏搖曳不停的玫瑰花枝……」，連桂羣也似乎洞悉了在作者心中自己和玫瑰的連帶關係，接着說道：「我會好好照顧那些玫瑰的……」。作者不留給讀者一些思考的餘地，就反而失去了運用隱喻的意義。

除了有幾處的「這才他……」，以及暖、暖、暖、嗒等字，令人不由自主地停頓下來，「反芻」一下用字秩序的顛倒，試想想那些語調之外，對話極爲生動。不同年紀的人用的字眼不一樣，不同個性的人的語氣也各異。尤其是桂太太那一頓訴說，一會兒對作者吐苦水，一會兒轉述丈夫對兒子的責難，一會兒又學兒子的抱怨，生動已極，變化多端，具有立體音響效果。以「對鳴的火鷄」來形容新鄰之間無意義的搶着高聲寒喧等，表現出作者對於文學的音響效果運用得恰妙處。

古代災荒之年，人無以食，既不忍吃自己的子女

，便將子女互相交換而食之，稱之爲「易子而食」。在這裏，兩家的孩子不喜歡吃自家的水果，而愛吃鄰家的，作者說：「這樣子倒叫人發現兩家不如易子而食的好。」「易子而食」用在這裏似乎不合。

在這篇小說裏，作者強調「代溝」並非是不可避免的社會悲劇，睿智的愛護和理智的放任會將培植植身健壯的下一代，在許多人一一咬定代溝無法填補的今日，「玫瑰剪枝」的觀點無寧爲我們帶來一些希望。

孟瑤的「方向」

當一名司機，「手上雖然握着方向盤，方向却是由別人支配的」。然而，只要自己把人生的大前提抓對了，這些方向都是沒有問題的，這是作者的含義。

作者以一名高中程度的計程車司機，述說自己討老婆以及就業的經過。將獨白式的敘述穿插在他在一個黑色禮拜五那一天的形形色色的生意之間。當黑色的禮拜五一天過完，他對自己也獲得了一個結論：「

這職業有它的尊嚴，也有可被尊敬的地方；而老婆呢，也似乎是「自己的好」！

作者使用的獨白文字、語氣，自始至終，恰如其份。可是這個主題是否值得如此這般的分析探討，却令人懷疑。在我們這個由農業蛻變到經濟起飛的商業社會裏，職業高下的觀念縱然尚未達到絕對平等的地步，可是計程車司機這門新興的謀生方式，却從來沒有被認為是什麼「低下」的職業；何況，主角又並不是曾任「要」職，目前「淪落」到以開車為生的「士」輩人物。自卑、自我解嘲式的情緒對於一個高中程度的計程車司機似乎還屬稀有。

段彩華的「插映的片子」

讀者看到這個題目，便可以明白作品內容的一大半了。但是，當你快讀到一半了，作者還在教室裏和學生們討論到那家電影院的問題，於是，你又開始弄不清楚，作者的主題到底何在。

作者或者有意強調學生們的活潑、天真，以課堂

裏明朗和充滿逗趣的氣氛，和電影院裏放映春宮片時那種充滿邪惡的罪惡感氣氛，作一對照，但是，過份的強調便形成了「喧賓奪主」的形勢，使得作品失去了重心。

作者將春宮片安插在「誰是良師」影片之間，不但是諷刺，同時也具有一語雙關的作用，使得周巡官、電影院老闆與老師「我」三個人之間的那一段對話，在纏夾不清之中，滋生諧趣。

作者雖然也曾致力於高潮的引進，但是，由於在放映正片中間，插映色情片的事情，在報紙上已經不能算是甚麼新聞，讀者只看到題目，便早已猜到下面要發生的事，因而懸宕手法完全失去了效果，也就談不到高潮的起伏轉承。

新穎曲折的題材，不妨以平直的手法處理；可是普通又熟悉的題材，在處理上，就得大大的費一番力氣，否則就不够斤兩。

李昂的「昨夜」

「昨夜」的主角人物嚴格說來只有兩個半。何芳，杜決明，他們雙方都認識的那個朋友只是在故事的一頭一尾露了一下，只能算是半個人物。整個事情的經過發生在隔夜之間。地點從明星的快餐座到行駛在北宜公路的計程車裏，從宜蘭的中廣電台到羅東的小旅舍，然後從南方澳回臺北。作者刻意捕捉一對相識却不深知的男女，從各人已經破裂的愛情生活之中爬出來之後，重新再涉入情和慾的心理過程。

當一個人經過情感上的巨變（如失戀、離婚等）之後，在精神上便往往陷入一種恍惚迷離的狀態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隨即在情場上重又開始新的試探，則這種「恍惚迷離」的程度便更加深沉。

作者以流動轉換迴轉，纏纏返返盡在四周的山霧，夾著風狂暴潑倒的雨，不可辨無窮無盡的黑暗，渲染出一個「恍惚迷離」的客觀世界。

未談到人物心理的變化之前，我們先找出這兩位主角各人的基本出發點來。作者給予何芳的是一團黑暗——「何芳企圖望向窗外追隨那意象，却只見不可辨的昏黑」，「杜決明說快到宜蘭時，可以在車上看到海。何芳望向窗外的黑暗」……。杜決明有一雙眼

睛「閃爍變化……總慌張在告訴一切，却又十分自覺到的希圖要掩飾，於是瞬息閃滅千萬萬神情與姿勢。」和一張「不輕易開口的嘴」——「杜決明不曾接口」，「一向知道他不是很喜歡說話」，「杜決明抽着煙未曾回答」，「靜默中的杜決明」……。

作者將這樣的一對男女，置放於恍惚迷離的境地之中之後，他便以外科醫生一般精微的手法，來剖析他們之間關係的挫折和進展，以及雙方微妙的心理變化。

何芳和杜決明在這次約會之前，「只見過一次」，「總共只談三兩句話」，在約會時，由於第三者之偶然提起，二人便隨興之所至而乘計程車往蘇澳去看漁船。在路上，開始時，「彼此間不熟無法持久談話」，一直到車子轉彎的時候將他們之間的距離拉近，發生了身體上的若即若離，說有意又似無意的接觸。杜決明的緘默一再使何芳感到「累煩」或「厭煩」，甚至於對這次赴約出遊懷恨起來。正當何芳的情緒沉入最低潮，車子又一個轉彎，使「杜決明的手落在何芳肩上」，這時杜決明開始述說在宜蘭長大的往事，使得「何芳心懷喜悅起來」，而放鬆了抓住車窗的手

，不在乎車子將她甩向杜決明了。作者以從雨中突現的燈火輝煌的蘭陽平原，來象徵二人之間「情」的明朗化。當話題轉到杜決明已離婚的太太，杜對何芳的問題默不作答，「二人自顧望着外邊黑裏的中廣電台」，「情」再度陷入低潮。等朋友等不到，杜提議到小吃店去碰碰看。醉意和「寒冷帶來清淒的感覺」使何芳接受了杜決明伸過來的遲疑的手臂，決定同他過夜——二人的關係到達最高潮。「昨夜」之後，二人在車上，「情」又開始游離。杜決明對何芳的「快速閃變的思索」無法追隨，便「靜靜沉默」以對，何芳對杜決明關於沿途地方設施的「說白」感到隔絕，加上隔夜的「昏沉倦怠」，厭倦之情又油然而起。逛過市場後，二人到海產店午餐，杜決明藉着酒力開始「說了許多話」，關於過去，關於昨夜種種，令何芳覺得能帶給杜如此慰藉而「心中懷滿幸福」。回程中，何發現自己所說的句句皆在杜心裏，便「伸過手，溫柔摟住他」——第一次由被動的接受轉為主動的給予。雖不是高潮，却是這篇小說的中心要點。二人之間關係的變化，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作者頗能把握住人物的心理轉變，而且使

用極簡潔的字句描出人物的眼神，體態和動作，以之烘托出其內心的激變運用「身體語言」來反映人物內心變化的嘗試極為成功。

作者在這篇小說裏所成就的「真」可以說是極為完美。在另一方面，作者也盡全力創造一種虛幻的氣氛，用以表現男女關係之瞬息多變，他甚至不惜以何芳、杜決明與那位朋友在中廣電台彼此尋而不見來增加這種虛幻感。但是這一強調似乎成了過份的渲染。

如果論及缺點，作者在文字上所作的刻意求變、求奇便算是一瑕疵。該用「知道」，「意識」，或「覺得」的地方，他一概都用「知覺」，或者乾脆用一個單字「覺」將「些微」改為「微些」。該用副詞的時候不用——「何芳閒閒說」，「淡淡回說」，而有些地方又拖着個似乎多餘的尾巴——「也似極不實在著」，「却還是很鬱熱著」。標點的使用令人頗感「恍惚迷離」——「她只是很女性固執的，要我無論如何還愛她。」，「隨著杜決明話語何芳說，」另一方面，在某些片段裏，作者文字的簡潔和意象化將「昨夜」綴飾得一片星星閃爍。例如，何芳「低頭猛剝起那宜蘭特有的大頭蝦，剝出一桌面鮮紅蝦殼，片片參差

王默人的「地層下」

堆疊，襯著黃橙色澤剛倒帶泡沫的酒，和外面下落的雨，一小小陣流動寂艷顏色。持住酒杯，俟那酒澄後，清瑩透明，望四低下是流轉不斷過往記憶，翻滾旋迴。咬咬唇，逐漸，剝蝦的手慢下來，任那瑩徹的酒旋出另一種狂亂鬆散的安樂。」不但寫情寫景，而且刻劃出人物心裏的變貌和變向來，在這裏不但表現作者豐富的想像力，而且顯出其對文字的鍛鍊功夫。

求新求變，只要不走顛三倒四的異端路子，是絕對可行的。

作者所企圖說明的是：男女關係由相識而進入情和慾的過程之中，瞬息即變，難以捉摸，肉體的接觸固然有助於突破某些僵持的界線，但是，僅賴肉體而維持的關係却決不會長久，導致雙方之間恒久的結合，主要是「情」的交流，而非「慾」的放縱。唯望讀者不致於因著有關「慾」無微不至的描寫，而忽視了作者對於「情」的啓示。

作者以阿田重返地層之下挖煤開始，倒敘他跳出這黑坑往都市去謀生的幾段經歷，一直到說明了他之所以「回來玩玩」的原因。然後才順敘阿田在煤礦底下重溫故技以後，覺得在地層下吃硬飯，比在別人的鄙視和玩弄的氣餒下吃軟飯，要來得「踏踏實實」，因此便決定「不再出去了」。

作者寫阿田不耐煩過挖煤的那種「溫溫吞吞」的生活而「發狠」出去「闖闖世界」，阿田的父親對他的臨別贈言是叫他「踏踏實實」的。一個沒有唸過多少書的年輕人，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去謀生，任何遭遇都不足以為奇，挑石子泥沙，當餐館招待，甚至於靠女人吃軟飯，都屬可能，但是阿田做招待的那一派「超級周到」的功夫，以及他和秋子由結識到入幕的閃電經過，令人感到過於輕滑，缺少一些內心的衝突和克服。

「笑笑眯眯」，「恭恭敬敬」，「微微地鞠躬著躬」，「連連地道著謝」是餐館招待的標準職業姿態，但是真正能够澈底地如是奉行的人却並不多見，想必是為個人較強烈的個性所牽掣的緣故。事實上，顧客上餐館，目的在吃，招待員只要態度溫和即可，並不

必要那般地特別殷勤。以阿田的性格，他以往的生活習慣，以及父親的教訓，不像是經過領班的一番指點之後，就能變成那麼樣一個乖巧伶俐，只有顧客沒有自己的第一流招待。

上一種有氣派的餐館，秋子大約不可能獨自一人，而且也不大會是與女伴同來，總不外是與「客人」共餐，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她與阿田搭訕，拋媚眼可以行之，說二人之間的關係就這樣一直可以發展到「走」了之，却也似乎難以令人置信。

由於阿田的生活轉變處理得過於速簡，缺乏內心的衝突，猶豫和無奈，讀者對他的處境遂無法予以同情；再加上秋子被寫成那樣一個毫無感情，絕無羞耻之心的女人，因此，他們之間的決裂，也不能引起讀者的關切。雖然作者在故事的後節，逐漸加重阿田對秋子行爲的妒忌和怒氣，但是那只徒然令人覺得不過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既有當初，又何必今日」的愚蠶。因此，雖然二人的決裂也有砸碎的玻璃和流血的傷口，但是却缺乏一般高潮所應具有的衝擊力。

作者對於煤礦坑裏的情形有極其深刻的描寫，他寫坑底的空氣、燈光，水氣和煤渣；他寫挖煤人在洞

裏的鑿鑽，滑，爬，挖掘，呼吸，口渴，淌汗，以及出洞後的悶燥，難耐和狂賭。看起來，作者對地層下的人，懷有深厚的愛心和同情，但是對那些地層上的人，有的只是不求甚解的鄙視與厭惡。或許也就是因爲如此，作者在這篇小說裏只達成了一半的「真」。

季季的「拾玉鐲」

作者從收到三叔從鄉下老家來的一封信，順敘由這封信所引起的一些事情，她藉著打電話邀約兄嫂堂姊他們一同返鄉，爲曾祖母「撿骨」，把幾個人物逐一介紹，極其自然地順帶着把這個經濟起飛的社會裏的新貴們——貿易公司經理、電視台歌星和導演、珠寶店老闆娘、洋人的房東，以及搞廣告的和炒股票的——內內外的生活，作了一番生動的速寫，然後，作者便佈下懸宕，讓讀者和她一樣地摸不清，那些爲了賺錢忙得難以分身的人，到底會不會返鄉一行。三叔的信似乎不曾發生甚麼作用，一直到堂姊的腦筋轉到曾祖母的陪葬物上，回鄉的事才算有了轉機。到了

擔骨的那天早上，大家都坐上了車，作者心裏總算「塵埃落定」，但是還一直等到堂姊說出來：如果不是她提起陪葬物的事，「他們今天恐怕就不會坐在這車上」，大家終於決定返鄉一行的謎才完全揭開。作者雖然用了約五分之三的篇幅，一直在這個「謎」的四周打轉，而且一直藉着打電話的方式來製造懸宕，但是她將豐富的資料，予以靈活且有層次的處理，因此仍然能够抓住讀者的注意力和好奇心，而達到運用懸宕的功效。

三叔的白癡兒子大樹，是這一羣從城裏來的堂兄堂姊們一個強烈的對照。俗語所謂的「瘋子說實話，酒後吐真言」。作者藉着一個白癡的口，來點破意圖回來分祖上財物的「賊」行爲，遠離祖居的子孫，身在遠方，心不念鄉土故人，但是，對於祖上的財物和故鄉的「果實」却理所當然地視爲己有，心安理得地不勞而享用。作者又巧妙地藉三叔的真心話，道出自己的隱諷和命運的嘲弄：「你們一個個都那麼掙氣，光耀我們祖先的門楣。只有我生這憨呆兒，敗門聲，真不孝呀，對不起我們的祖先。」只有作者才知道她那些堂兄堂姊，除了賺幾個錢之外，還有什麼可光耀

祖先的門楣，而憨呆兒除了天生成是個白癡，實在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祖先的敗行，命運似乎安排使那些越有辦法的子孫，離開祖居之地越遠，孝思也越淡，在故里生了根的就只有憨呆兒這一類的人了。

三叔與城裏來的侄輩之間的敘談，充滿了諧趣，代「溝」以及都市與鄉村之「隔」，令人莞爾。

從第五節，檢曾祖母的遺骨開始，故事逐漸進入高潮，從攤派安葬費到檢視陪葬物，衆人爭論的焦點就在「錢」。所有的陪葬物都看清楚，不過是些不值錢的生鏽，長了銅綠的零星首飾，正在失望之中，三叔卻從褲袋裏摸出一隻玉鐲。大家又熱心地討論起賣掉玉鐲好分錢的細節來……三叔由失望、憤怒、鳴咽，而行使他當家長的權威：「都給我跪下，好好的向你們曾祖母懺悔！」故事高潮正待掀起，龔子三嬉的一番誤解却大大地沖淡了祠堂祭祖，執行家法的悲痛嚴肅空氣。三嬉的「……你們讀書人，怎麼這樣多禮！」插曲如果安放到比較輕鬆閒散的場合裏去，倒不失爲一個絕妙的嘲諷。如果移去三嬉的插嘴，三叔在痛斥侄輩之後，「大哭出聲，我聽到許多淚珠琤琮淪落」便具有極佳的高潮集結衝擊的效果。

在尾聲裏，那一小段描寫玉鐲的文字，更強調出玉鐲的象徵作用。玉鐲的圓象徵家族的團結，雖然，當子孫跪拜祖先之際，令人感到世代之間精神上的結合，但是在時代的捲潮裏，這種結合只是暫時的現，因此，作者還是止不住哭泣，悲哀於這種結合的迅即消失。

作者寫人物，極為逼真，尤其是寫堂姊的嘴臉，令人覺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寫景不多，偶而帶過幾筆，簡短明晰：「夏季凌晨特有的濃霧，灰濛濛的把街道的臉孔蓋得一片模糊。」「庭院內的花草樹木，……蒼勁繁茂的佇立着，像一圈綠色的牆，把……祖宅忽實忽虛地掩映在一片翠綠之中。」作者行文流利，常常由於信筆寫去，增添了許多與故事發展無關緊要的枝節出來。譬如說，大嫂的弟弟在電話裏告訴作者有關於她大哥要到歐美去遊歷的錯誤消息；在車上，堂姊和作者談到孩子們課外學習的事，作者或許意在將二者的學習作個對比，但是，有錢人家子女學繪畫、學彈琴、學芭蕾舞、學游泳，却也並非瑣事，與功課不好亦無直接關係。在三叔正在斥責侄輩，悲痛不已，作者忽然讓龔三嬸來說句瞎話，將即將結果

的高潮瓦解，也是受到信筆而來之累。此外，在描寫祖宅的那幾段裏，「我們的祖宅」一連出現了五次之多，照作者運用文字的工力看來，這種重覆應當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以一隻玉鐲，引出了多面的社會問題：農村的沒落，故里的被遺忘；人心的現實，親情的冷淡；然而似乎誰也無法抵擋這一股時代的激流。

許家石的「朝露」

這是一個高中程度工友的獨白。父母相繼去世之後，他獨自苦撐負擔妹妹唸一所私立大學，把全付希望寄託在妹妹身上，妹妹竟因同性戀受刺激，神經錯亂，死在醫院裏。死時赤裸裸的，一絲不掛。這裏是他思索亡妹死因的自省。

作者勾劃獨白者的思想形態和生活習慣，儘量力求合乎人物的身份——他一度相信妹妹奇特的死亡方式，一定是由於祖上有人曾經做了某些不好的事；他在辦公室的地位以及他的自尊心，和對工友小妹的遐

思；想起妹妹上學的事，便半夜裏爬起來數枕頭底下的鈔票；指望妹妹「找個男朋友，談出一場頗有苗頭的戀愛」，以及他對「代溝」這名詞的憤慨反應……等。可是作者對於文字的疏忽不當，却勾銷了他對於人物造型方面的努力。上面所提出來的幾個造型着力點，顯示主角人物雖然唸完了中學，在程度上却還比不上一般够水準的高中生，而且也欠缺一種自我教育的意志和力行。作者也一再以主角自白口氣說，說明自己只是一個頭腦簡單，中學程度的工友，可是，我們從其獨白之中，可以發現許多西化的，極富文藝性的句子。誠然，作者也提到過，主角無事就愛看「文藝愛情」小說，可是，同時，也說明主角自己也並不以為那些小說是什麼高水準作品，不過是些有「風騷的男主角」，「約小妹晚上去逛新公園」，「鬼扯蛋」的「爛小說」，妹妹淑敏曾經責備哥哥，不該在公共汽車上讀那些小說，害得她「怪窘的」，「因為這些書不够水準」。他自己也曾經自責：「我這麼賤！三下兩下就又想到那些無聊的小說。」我們看看主角獨白中的一些話語，形容他母親的死亡：「她臉上的美麗，開始像一片西天的晚霞，在一種極為眩人的絕

望與無助中，逐漸褪了下去。」「我曾希望她像一朵開在歲月裏，永不凋謝的花，而我只去做那營養她的土壤。」「假如這（死亡）就是他們對生活的唯一語言。」「因為我像一個忠心而又勤勞的鐵匠般，終於將她的遺言，在漫長歲月的煎熬之下，一句句打成了事實。」「靜靜地落下淚來，靜靜地，落在我心裏，一朵慢慢張開的悲哀的花。」這些句子充滿了Sentimentality，嚴格地說，也並非高水準作品的條件，因為小說作品的文學價值，主要在於思想以及表現技巧，文句之美化精巧，僅屬一種可喜的點綴而已；雖則如此，其水準仍然遠超過了主角平日所讀的那類小說。另一方面來說，一個人在自省獨白的時候，是沒有心思去造這一類又長又美又巧的句子來自我欣賞的，尤其是「她甚至陌生於她那世上唯一的哥哥。」「我不過是徒然地將我以往所一心崇拜的親情之愛，墮落成爲我生活中一個古老而不可靠的神話而已。」簡直就西化得不像「話」，更不要說是自言自語的「話」了。這一類的句子使得讀者對於主角人物的 Identity 發生混淆，而產生一個印象：作者假裝故事中的人物在反省自述，而有時候一不小心，自己便鑽出來大做

「文章」了。這也是一般採用意識流獨白手法的寫作者，最難以把握住的地方。除了主角人物的獨白文字，故事裏那位從來不讀小說的妹妹，偶而也會十分文藝地說出「我的生活裏，同樣也有一層你悲哀的霧。」這類的「文句」來。由於作者在文字方面的失敗，連帶地也影響到人物個性、身份的統一性。

作者對於某些事情和某些觀念的了解，也顯然不夠切實。故事中的「妹妹」雖然家境微寒，又是就讀於校規嚴謹的女子大學，但是，生存在今日這樣一個男女關係開放的社會裏，無論一個人生活在怎樣狹窄的生活圈子裏，他總脫離不了社會的影響。所謂之「沒吃過豬肉，也曾看見過豬走」，沒有機會交接男朋友，但總還不至於天真到反問哥哥：「怎樣才算是男朋友？」而且進一步地傻到底問道：「比較照顧我的，那不就是你嗎？」筆者就是唸的女子教會大學，宿舍到了晚上十點鐘一律上鎖點名，可是同學們抓著閒空就談男朋友，一到週末，「男朋友」們不但翹首佇立於校園草坪，而且情侶們還手挽手地雙雙外出。三十年以後的今日，女校風氣大約還不致於比那時候竟還保守到令學生弄不清「男朋友」是個甚麼名堂吧。

作者藉着兄妹二人的一段談話，表示了對目前「留學政策」的懷疑。

「既然留學這麼好，爲甚麼報紙上却又一天到晚講人才不應該外流呢？」

「……既然人才不應該外流，爲什麼報紙又常常登一些人才在外國多麼成功的事？」

「……留學回來的客座教授，薪水就比本地教授高，實際上，大家還是很鼓勵留學的。」

留學的正面目的，乃是到國外大學的研究院去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對於學自然科學的人，留學是應當予以鼓勵的，因爲自然科學的教學系統本來就是「洋」東西，大學四年不過供給了一些概念，能夠到國外大學，利用他們的參考資料、實驗設備，以及名教授的指導，作一番「更上層樓」的學習，絕對是正確的途徑。因此，鼓勵留學生是無可厚非的。現在的問題出在，留學生學問有成之後，不願意回國來就業，而繼續居留在外國。爲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局對於返國教學的教授們予以特別津貼。人向高走，水往低流，何況如今又是一個現實不過的世界，民族國家是正意識中的主流，潛意識裏終究還是在生活問題的權衡，

當局予客座教授以優待，實在也費了一番苦心，而且一個人勞心傷財到國外去進修一番，尤其是獲得了學術界的名聲和地位者，多拿幾個錢，也不能說有失公平，至於，客座教授之中有魚目混珠之輩，這就是政策正確不正確的問題了。報紙上登載我國人在國外揚名，是為我們吐氣，加強我們的民族自尊，似乎與「留學政策」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作者以「哥哥」的口吻，道出了上一代對於下一代的失望和憤慨。「假如一個書讀得這麼多的人，竟然不能去寬容一個書讀得少的人的生活方式，而且還用代溝這些名詞，去迎頭痛擊他所不同意的想法，那麼，我如此費盡氣力的供養妹妹唸書，豈不都是白費了！」。可是，「代溝」這個名詞用在這裏却似乎並不適當。「代溝」是從英文名詞“Generation Gap”翻譯過來（譯得很妙）意思是指代與代之間的深遠距離。兄妹原屬同代，在這裏，哥哥比妹妹大七歲，即使以年歲而論，也算不上代差，他們在意見上的距離，緣由於各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不一致，不能說是「代溝」。

作者在他這篇小說裏，涉及了許多社會問題，教

育制度，留學政策，代溝等，而他的中心主題是同性戀。作者在自省當中，一步一步，一層又一層地分析「妹妹」陷入同性戀的過程，她之成為同性戀者，是由於不幸的家庭遭遇，和不當的學校教育，而她的死亡則應由社會負責，如朝露之死於太陽。她自從神經失常後，就赤裸全身，一直到死，一絲不掛，乃表現其對社會傳統保守觀念的無言抗議。

作者一再把張老頭的大保女兒和太保的放蕩，小李愛老舞女的齷齪，以及自己與工友小妹的不登大雅，與「妹妹」的同性戀作爲對比。然而前者被社會所容許，後者的下場是「被踢出來，十分十分無助的」。「妹妹」的同性愛，除了沒有維持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基本形式，但「從精神上講……妹妹愛過也被愛過了。」在「哥哥」眼中，「妹妹被吻的臉上，却泛着一層我所未見的光，神秘的光，清晨第一線快樂的光，光裏悸動着畢生愛情被完成後的艷麗。」很顯然的，這些話無論是在形式或內容上，都絕對不像是那一位「哥哥」所能想得到說得出的。

作者對主題所持的立場正確與否，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見長的令人深思的

文句：

「想到世上所有親人之間的愛，原來就是一種模稜兩可，不求甚解的愛。」「親人之間血緣之愛，原來是不必講道理的。」「我一對人生灰了心，就像一個跑長路的人，一旦停了下來，就再也不想往前跑了。」「爲什麼一個人頭腦越貧弱，上天所丟給他的難題却越多。」

作者對人生的體會，和他構句的巧思使這一類的文字（包括那些不合「哥哥」身份的句子）點綴全篇，美麗清新有如「朝露」。

林海音的「海淀姑娘順子」

這是一個非常曲折的愛情故事，但是作者表現在文字上的才能，又遠勝過她鋪陳故事的技巧。

作者口語化的文字，具有獨特的風格，它的流利，爽朗，簡潔，和機伶，或者與她的性格和居留地有關；但是，她能夠將方言予以一番精心的揚棄，只納入那些具有文學價值的詞句，而略去無意義的鄉音土

語，這是作者真正成功的地方，或者也就是從事於方言文學者所該走的方向。作者形容夏布的好處「又平整，又骨力」；形容一個漂亮伶俐的女孩子「挺俏式的！」作者的文字富有地域性色彩，可是却不「排外」，不至於令異地人讀來不順，看來不慣，反倒覺得它們既新穎，又妥貼。

一般人都說，女人缺乏幽默感，更難得的是那種「幽自己一默」的鬆放，然而，作者却以這一類的幽默，將這篇故事點綴得趣味盎然。

作者描寫人物的筆觸，粗略，突出，是寫短篇小說人物的有效技巧。她以具體的生活細節襯托出一個天真、快樂而友善的「我」，對於順子同荷花兒的描寫，就只有「三人立約」的那一小段往事，僅僅藉着一席對話，便把順子的柔順、善良和富同情心；荷花兒做工心計和驅使力寫得生生活現的，爲後來二女一男之間的悲劇之形成，作了強力的伏筆。

作者將這個故事分成四段。第一段寫柯先生的花邊公司以及她如何同柯先生結識的經過，結尾於順子的驚鴻一現。在第二段裏，作者回憶幼年時期的友伴，描寫三個女孩的性格，各人的性格深深地影響其後

來的幸與不幸。第三段寫作者對於未能及時辨識順子感到懊惱和悵惘。第四段裏，柯太太將順子同荷花兒的悲劇和盤托出。

除開第二段寫人物的性格和不嫁的誓約，爲不可少的伏筆之外，作者結識柯先生（第一段），以及她錯過與順子重逢絳舊的時機（第三段），對於故事本身發展的重要性，與其所佔的篇幅，不成比例，悲劇故事本身不過也只佔有一段而已，因而使得整篇作品在結構上呈現出頭輕而大，腳重又小的不平衡。

作者藉柯太太講故事的方式，和盤托出順子與荷花兒的遭遇。順子在讀者心目中，只是驚鴻一現，荷花兒以及悲劇的男主角順子的表兄，則僅屬背景中人物，這樣曲折悲慘的愛情，只當了一個故事去處理，而沒有發揮出它悲劇文學的衝擊力量，十分可惜。

作者的口語化文字和她的幽默感，是一宗深厚的文學創作資本；但是，「投資」於寫悲劇是未盡其才，便難以發揮其效，因爲以這種筆調，來述說悲劇故事，令人的情緒飄浮無定，既無法痛快地笑，也不能癡癡地抹抹眼淚。作者如果着眼喜劇性文學方面去發展，她的成就不僅是她個人的，對中國文學界也會有

極大的貢獻。人都說，我們的文學和藝術，善悲不善樂，事實上，我們並非沒有「善樂」的人才，只是由於某些傳統因素，大家一窩風地欣賞哭腔哭調，讓「善樂」之白白埋沒浪費掉。在文學藝術的眼淚裏浸了幾千年的民族魂，也該升出淚缸，晒太陽，樂一樂，鍛鍊得健壯一些了。

莊因的「晨曦」

「晨曦」這個題目，除了說明事件發生的時間，「射進後院的第一線陽光」，與作者的主題「代差」和「國內外之隔」，似乎沒有甚麼隱喻含蓄的意義——朱老伯同吳健人，辯說了一早晨之後，誰也沒有說服誰。在互不諒解的暗霧中，見不到曙光。

作者以天花板上的那隻蜘蛛，在吳健人眼中凝出在美國的留學生的困境。「這種蜘蛛似不能結網的，當然也不能捕殺飛蛾一類的東西了。總是漫無目的，有時又緊張緊張神經質地東南西北亂爬」，「似被追殺一般迅速的爬到牆，也鑽進了縫裏。」然而朱又以

陶潛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以自勉，簡直是糟塌了古人。他覺得「單是爲了回去與父母團聚或探訪師友，似乎不一定有那樣的必要」，父母病重，何必瞞着他，他是可以寄點醫藥費回去的。對父母的親情尚且如此冷漠，可是他對朱老伯那一派必恭必敬的態度，却又保留了中國傳統的尊重長者之風。他說：「像我們這樣長年在外的，不管怎麼樣，是自己選擇出來的。既然是這樣，就應該以自己的意思爲意思……不回國，並不代表不愛國，回國也不代表一定愛國，……父母如果健在，雖說隔了十多二十年，是沒有必要非回去一見不可的……」，他要朱老伯「不要把他當作一個忘恩負義不孝不悌的人來看」，接着便又說出一番不同的道理，自己之所以不願意回去，主要是因爲臺灣那許多令他心裏無法澄清的種種現象——「奢侈浪費」，「荒唐無聊」，「崇洋浮誇」，令人氣短的一些「鷄毛蒜皮」之事而外，再有便是「吃」。吳健人說朱老伯明白他當初離國去美的環境和心情，作者却並沒有交代他究竟是在怎樣的環境和心情之下出國的；雖然如此，可是有一樣事，很顯然：當臺灣「一切還有共體國艱的氣氛，大家都還有當時所謂的克難精神」的時候，吳健人離開了臺灣；而他現在又將

他不願意回臺灣的原因，歸咎於臺灣的不爲往昔的克難克艱。吳健人向朱老伯繼續牢騷下去，倒是又澄清了一件事：他拼了老命在外國讀學位，可是在那個社會裏，學位又不值幾個錢，大家不過「都混口飯吃」，教書，著作研究心得是鬼話。誰有錢，誰就在人的頭上。可見他所留戀的外國，情形也不比臺灣高明。他也承認，包括他在內，「我們這些人……什麼爲學術爲志趣爲知識而讀書……爲國家社會，全是幌子……」既如此，他不滿於臺灣現狀的那番憤慨，豈不又是多餘？

作者的牢騷串如鞭炮，炸得人滿頭星火，如果不是人物的思想矛盾，就是作者本人的立場混淆不清，

一根煙夾在朱老伯的手指間燃着，「一大截煙灰燒到了濾嘴，不支掉下，散成無數碎屑」，象徵老一代的消逝，而「偏激狡辯，幼稚膚淺，魯莽胡言」便是像吳健人那樣的留學生的寫真。

作者在開頭似乎還打算「寫」一番，及至牢騷一發，便如堤缺不可收拾，索性就只「發」不「寫」了。我不認爲這是一篇小說作品，甚至，不是文藝創作性的。

正中書局 十月份新書

戰後日本思想的逆流

陳鵬仁著 定價：六十三元

本書著者久居日本，目覩日本思想界的怪現狀，而着成此書，為關心國際政治者，不可錯過的一本好書。

毛共政權的「變」與「衰」

黃天健編著 定價：二四三元

本書由匪偽政權成立之日起，述至今尚未結束的毛林奪權，都有詳盡的分析。素材收集之廣，敢誇為國內第一。

中國現代史

許朗軒教授著 定價：八十二元五角

許朗軒教授根據多年教學經驗，及其所搜集的第一手資料，精心著成本書。脈絡一貫，章節分明，為同類書籍中最深入且最充實的一部。

偉大的中華

趙友培執筆 定價：八十七元

本書策劃編纂遠在民國三十三年秋，現在本書已增為十四章，對我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廣大領土，豐富物產，燦爛學術均有述及，為購贈親友及海外華僑的最佳禮物。

家具設計

葉祺源編著 定價：八十四元

本省的工藝品已外銷，本書對於家具設計的日新月異當有很大幫助。書內附插彩色黑白圖片百餘幅，實為家具設計界的最佳工具書。

國耻史綱

劉珍教授著 定價：八十四元

劉珍教授說：「國民不知耻，國家必滅亡」。本書以知耻的觀點，沉重的心情，寫出了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我中華民族的國耻之事實與過程。是每一中上青年及每一國民都應一讀之書。

美國暢銷書傳奇

朱約德

今日美國出版界和讀書界中最響亮和扣人心弦的一個名詞，無疑地是「暢銷書」。正像美國戰後的其他風尚，這個名詞也風靡了自由世界和若干共產國家，如蘇俄和南斯拉夫等。

美國讀書人每週翻閱暢銷書名單的熱切，一如買馬和賭球賽的有閒階級那樣，既懷有奇突的好奇心，也擁有得人機先的好勝心理。

生活在美國那樣虛飾和自我陶醉的社會裏，凡附尙風雅的男女，無不在談話中引幾句暢銷書中流行的話，表示自己尖峰人物；至少沒有人肯對當今的暢銷書表示一無所知。

暢銷書的有功於一個蓬勃的出版事業，和一個製造話題的活潑社會，在此當可不言而喻。那末，有人會問暢銷書是怎樣產生的呢？

首先應該說明的，暢銷書在美國始自八十年前的一八九五年，不算是新發明，但它的流行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本來，書的市場跟其他商品一樣，經常跟着經濟指標同時升沉。

特別的例外不是沒有，如戰爭期間或某項重大運動推行期間，某些書會反常地暢銷：譬如宗教書籍之於戰時，反戰書籍之於戰後，「易經」和「老莊」之與美國反科學思潮，以及禪學之與美國「希卑」文化等。

就是在正常情況下，美國的作家也得相當的努力，才能登上暢銷書的名單。目前的標準是：小說必須在精裝本銷行到七萬五千冊以上時，才有資格列為暢銷書；非小說類的作品，則須十萬冊以上才能登榜。

至於這裏所說的「榜」，不是我們常說的那種「十大」暢銷書的名單，而是指美國出版商圈內所擬訂的書目。這些書目通常不限於十位，原因是凡具有這種業績的書，都列上參考，有時候多至五十名左右。

目前最具權威的美國暢銷書目，是每週日刊於「紐約時報」書評週刊上的那一份。一方面由於「紐約時報」的聲望和發行的廣泛，再方面由於這份報紙的讀者，幾乎包羅美國和世界各地的重要知識份子。此外，「紐約時報」書目的蒐集範圍，也是最廣大的；它的結果是彙集美國卅四個重要地區的一百七十五家股實發行網的報告而成。這裏面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巴拿馬運河區在內。

其次受人注目的，是每週刊於「時代雜誌」上的那份書目。它的纂編是根據全美十七個大城市的書商報告，並以人口與銷數的對比來加以挑選決定。

以上每種書目，均分小說和非小說兩大類，每類各列十個書目。由於數目少，競爭自然顯得激烈，新人的出現就會造成舊人的隕落。但偶爾也有起死還生的作品，從後面爬上去，作短時的掙扎。

此外還有一種暢銷書目，是一般讀者看不見的。它刊於「美國出版商週刊」，在圈內極具影響力（前面提過）。這裏的數字，是根據每個月全美書商分期送來的報表彙集而成，通常包括卅多個城市的四十多家發行商的數字。因此，它的書目經常是在十位以上，前面提過可能在五十位左右。

談到這裏，有深見的讀者一定會問：這些書目的正確性究有幾多？

這是本文問題的核心，也是自有暢銷書以來一直引人追究的一個問題。但無論業內業外，沒有一個美國人敢確保暢銷書的統計數字絕對無訛。即使研究暢銷書達數十年，並為「美國出版商週刊」彙編暢銷書目的愛麗

絲·海契德女士也祇敢說：「暢銷書的正確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美國有許多新聞記者，早就指責書商的零售賬目不準確，多數祇是估計，不是實銷。關於這一點，美國出版商承認是實情，因為這是書商的習慣，祇報當時銷售的情況，不是實銷。他們認為報告暢銷書不是查賬，概數也就够了。

持相反意見的美國出版商，認為這僅限於零售商，批發和股實的大書商，都有一整套的賬目，隨時都可查出實銷的數字，不需要估計。

任何事業都有隱私，何獨美國出版業沒有？而況，暢銷書目的收集手續中，無處不是自由意志，不會涉及刑事。所以，過去就有大書商把滯銷的書故意報為暢銷書以刺激發行的情事發生。而且都是美國作家自相攻訐揭露出來的。

在業內，自然不會有人承認這類自損名譽的醜事。他們表示書商沒有謊報的必要，所有銷不掉的書都可退還給發行人，何必故弄玄虛。其實，所指的事不發生在小書商，而發生在批發商。

說實在，暢銷書的人為因素，是與生俱來的。一八九五年開始設有暢銷書目以來，美國窮作家用「搶購」方式來哄抬自己作品的事，已屢見不鮮。雖然，成功的並不多。

原因是：單憑「搶購」來創造一本書的暢銷業績，這筆投資不是一個窮作家所能負擔的。通常的版稅祇佔書款的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中的差距太大了。（版稅是跟作家的名望相上下，所以越窮的作家越「窮」。）

「搶購」的發生作用，是當一本書在市場上銷售到接近暢銷邊緣時，才成。任何事發展到天秤中央時，一根頭髮就能決勝負，何況一本書的重量呢？

別具作用的「搶購」，那是公開的秘密。特別是那些賣掉電影攝製權的書，影片公司就常提出一筆資金來在市場上收購這本書，以造成「傾銷」的風潮。這顯然是電影業的推廣和廣告術的一種，與暢銷書的「清白」

無關。

奇怪的是：新的美國潮流已把這種手法「倒行逆施」。那就是：把好的故事（如「蝴蝶小姐」和「愛情故事」等）先拍成電影（多數是廉價的），再發行書籍，兩相哄抬，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從這一趨勢看來，美國暢銷書這個玩意兒，好像「騙」多於「真」。關於這一評斷，公允的分析應該是「真」多於「騙」。

最主要的關鍵，是美國的幅員大、人口衆多、自由競爭的社會經濟難由少數財閥有效控制。處在一個幅員小、人口不多的國家，假如再加上一個閉塞的社會制度，「暢銷書」這個活動真會寸步難移，而且必然會「騙」多於「真」。

平實一點說，美國目前的暢銷書目，可信的程度還佔多數。至於多到什麼程度，那是難答的問題。

撇開它的文化意義不談，從根本上求其統計彙集方法的準確，是不可能的。據美國出版業的一位鉅子最近表示：審核暢銷書統計數字最簡易有效的方法，是憑各地報來的數字是否平坐上升或下降，來衡量它的準確性，那是最好的考驗。任何「袋形」或「區域性」的狂銷，都意味着人爲因素。

若干代表性的城市，如大學城、文化中心、最落後的地區、平時銷量稀少的地方，最足以拿來當作正確衡量的風雨表，看出實銷的真趨向。

書商和書商間串通製造暢銷書的可能性，近年來已在逐漸減少，特別因爲今日暢銷書牽涉的數字越來越大，少量的虛報已不發生作用。

再說書評家對銷暢的功能，現在也有了急劇的變化。過去沒有電視和大衆音樂的時代，書評對新書的影響，跟劇評對一齣新戲一般的重要。今日，美國的讀者本身，便是書評家，其中聽信書評家選擇閱讀對象的人，已十不得一。相反的，美國讀者的受惑於書刊封面設計、印刷與編排新穎美觀，以及宣傳技巧的精巧等外在因素的，却與日俱增。這就是市場學侵入出版界和讀書界的一個重要課題。

從這一現象推論，可證今日美國的日常生活的確是以「新」與「奇」為一切活動的主流。

難怪今日的美國暢銷書，多數讀來味同大蕪烟、嗎啡、海洛因，或白日說夢，或夜半囈語。那些與此「背道而馳」的作品，自然難以躋身其間了。

「性」與「反道德」（或說「反傳統」），為多數美國暢銷書（小說和非小說）的主題。誰能在這兩方面出奇制勝的，必能金榜題名，這幾乎是不移的定律。

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史學家和衛道者，好像都是躺在路上眼睜睜地看着這個時代巨輪壓過來，把自己砸得粉碎，而束手無策的石丸子。史家和衛道者遭此厄運的，這可能是人類史上的第一回——一個極可笑的問題。

不過歷史的進展，仍然是阻止不了的。它的判斷和揚棄力量，也仍然有效。這在暢銷書方面，尤其如此。真正的暢銷書，必須經由歷史的考驗，才能顯出它的真實性。曇花一現的暢銷書，自不能和經年累月都在暢銷的書相比。

然而美國的暢銷書目，最風行的是以「週」計；次之，以「月」計；再次之，以「年」計。沒有十年一計的，更沒有廿年或卅年一計的。

據上述海契德女士在她所著「七十年來的美國暢銷書」一書中說：真正的暢銷書要在若干年內累積到一百萬冊的實銷量，才够得上貨真價實。她說那些轟動一時，隨即消聲匿跡的書，不能算是真正的暢銷書。

但也有許多書銷過了一百萬冊不為人知的，如「聖經」、莎士比亞的作品、兒童讀物、烹飪學、縫紉學、百科全書等……祇是因爲它們不列入暢銷書的統計範圍之內之故。

另據美國普列茲獎史學家佛蘭克·摩德說：暢銷書的定義，應該根據人口的增長和銷行數的對比來擬訂才合理（這就是目前「時代雜誌」所遵行的一種統計）。他接着說：合理的暢銷書應以十年一計。

在這兩大原則下，摩德擬訂了一個暢銷書的定律：「任何暢銷書，必須以十年內，達到美國平均總人口數

百分之一的銷行量爲準。」

基於此，一八六〇年代的暢銷書，應爲卅萬冊、一八七〇年代應爲卅七萬五千冊、一八八〇年代應爲五十萬冊、一八九〇年代應爲六十三萬冊。到了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這個數字首度超過了一百萬，而於七十年代達到二百萬大關。

換言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十年中）銷行兩百萬冊的書，才可說是暢銷書。它的身價跟一百年前（即一八七〇年代）同期中銷行卅七萬五千冊的書同列。

這說明美國的暢銷書，是跟美國人口增加率的反比同時「貶值」（另一種「通貨膨脹」）。這種近乎經濟定律的暢銷書計算法，看來既科學又合理，應該算是公允的了。祇可惜暢銷書所容納的範圍太狹窄，並不包括美國全部的出版物。說得簡單一點，暢銷書祇容納軟性的書，不容納硬性的書。如果把暢銷與否作爲一本書的價值論據，則未免有意把美國著作界的水準壓低，與通俗淺薄並論。

但也有人說：就算所有暢銷的美國書都是通俗的，何以某一著作會特優於其他的著作？以「步其後塵」（*In His Step*）這本宗教小說而言，自一八九七年出版以來，一直盛銷了半個世紀。最後的估計，總數約達八百萬冊之鉅，公認爲所有美國暢銷書中位居首位的「巨著」。

但這本書的作家查理·謝爾頓牧師（一八五七年生，一九四六年死），沒有寫過第二本書。他本人對於美國和美國以外的讀者而言，始終十分的陌生。就是他的巨著「步其後塵」，也從未列入美國出版的「世界巨著名錄」中，這真是美國出版界的一樁奇事。

描寫美國南北戰爭的「飄」（電影改稱「亂世佳人」），爲美國歷史上暢銷書中至今仍然爲人所熟知的一本書。它自一九三六年出版後，一直盛銷到今日，總數估計已逾五百萬冊，爲僅次於「步其後塵」的少數大書之一。但它目前的名望，遠過於「步」書，這可能由於故事動人和電影製作成功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的結果。

但在嚴格的美國文評界，「飄」始終被視作故事書，跟近年的超級暢銷書「娃娃谷」和「愛情故事」等，

都不列文學著作的品位。當然，也有許多美國文學教授認為「飄」的作家瑪格麗·密琪兒，比「大地」作家賽珍珠更具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格。

在文學上和實銷上同被看重的一本美國小說，恐怕要推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了。這也是美國文評界多數贊同的一本暢銷書，目前的實銷約四百萬冊，為八十年來美國暢銷書中前十名或十五名的一書。（傑克·倫敦的另一著作「海狼」，是前五十年中的一書。）

那些崇讚傑克·倫敦的美國文評家曾表示：寫「老人與海」的海明威所得的諾貝爾文學獎，其中一半以上的榮譽（不是獎金），應該獻給傑克·倫敦作祭禮，因為海明威承繼了傑克·倫敦大部份的血和肉。

在實利上，絕大多數的美國作家寧願寫一本暢銷書，而不在乎不得到諾貝爾獎。通常一本中、下級的暢銷書，版稅的收入也可達卅萬至五十萬美元，可供一個作家五至十年的生活費用。今日的一份諾貝爾獎（約美金十二萬元），不足與最低的暢銷書收入相比。至於諾貝爾獎所能提供作家的著作聲望，那是另一問題。

由於暢銷書變成美國著作界鑽營競爭的一個實利目標，美國著作界和出版界都養活了一大批的經紀人（「黃牛」的翻版），自稱能包寫包銷暢銷書。結果，多數是得不償失，其中多少有些欺詐行爲，形成了美國文化界的一股黑色社會。

針對這一現象，美國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單槍匹馬的青年作家，以英雄好漢自居，自組獨立的發行網，逃避大出版商和那些所謂「經紀人」的中間剝削與壟斷，自成一個天地。

在這個新拓的園地裏，也出現了不少新鮮活潑的作品，雖不能登上大出版商控制暢銷書目，但也有相當動人的實銷業績，足以讓這些野地裏的作家苟延殘喘，進而冒險寫些更嚴肅、更符合他們期望的作品。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趨勢，同時也襯托出「暢銷書」這個響亮的名詞後面，隱伏着一種特殊的勢力，阻撓着新思潮和新血輪的崛起。



後讀「耶穌的生涯」

謝鮮聲

這本書的原作者遠藤周作是信奉天主教的作家。他曾經說：「我不是經過思想的彷徨才選擇基督教。打個比喻說我不過是將父母傳給我的西裝穿上了罷了。直到青年時代才發現西裝很不合身。幾次想把它脫掉，但脫掉就要光着身子，我已沒有可替代的衣服了」。因此在他的文學領域裏，努力做修剪西裝的工作。希望基督教能為東方人所容易接受。這本「耶穌的生涯」正是其成果之一。譯者余阿勳在臺灣的日文翻譯界裏相當活躍，選擇這本書翻譯也確具眼光。可是不知譯者是因趕譯，或因非基督徒的關係，書中誤譯之處真是不勝枚舉，這裏僅提起有關加利利的部份。

耶穌生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以整個巴勒斯坦來說猶太地的北方是撒瑪利亞，而撒瑪利亞的北方才是加利利。由猶太教的中心猶太地的耶路撒冷來看加利利只能算是邊疆。但加利利是耶穌的故鄉也是耶穌主要活動之地，因此當代福音書研究者很重視加利利的歷史與地理風土的特性，以塑造加利利人獨有的性格——即對耶路撒冷的中央性、權威性、傳統性等支配者性格持對抗的意識。原作者對此處處強調，而譯者却加忽略。以下是原文與翻譯的比較，不難發現其明顯的出入：

1. 「だからユダヤに送られたローマ人知事はいつも過越祭にエルサレムの神殿を訪れるガリラヤの巡禮者たちの暴動を怖れたのである」。

「因此、被遣送到猶太來的羅馬巡撫，時時刻刻都害怕往耶路撒冷朝聖的羣衆會掀起暴動」

。（譯本第六頁第八行以下）。

2. 「ナザレで育つたイエスがこのガリラヤ人の傳統的感情をどのくらい持たれていたか、聖書はあらわに記述していない。みが我々はやがて彼をエルサレムで訊問するアンテパス王とイエスの間に、ギリシャ・ローマの風習に染められた者と純粹のガリラヤ人との對立の臭いをか

ぐこともできる」。

「在拿撒勒長大的耶穌、具有多少加利利人的感情、聖經中不曾記述、但是我們從希律王和耶穌之間的關係、多少能感覺出耶穌對羅馬風俗所抱持的不滿」。(譯本第六頁第十行以下)。

3. 「ヘロデ・アンテパス王や富裕階級たちにたいしてだけではなく、ガリラヤ人のなかにはローマ帝國と妥協してその權威を守っているエルサレムの祭司階級にたいする不滿を持つ者も多かった。ただしこれらのエミサレムの祭司階級たちはユダヤ教の純粹を歪めていると思われたからである。イエスの裡にこのガリラヤ人の感情がどのように育つたかは、あとになつて書くつもりである」。

「許多人不僅對希律王和貴族階級抱着不滿的態度、就是對加利利人中那些向羅馬帝國採取妥協態度而擁有權位的耶路撒冷祭司階級、也同樣存着憤恨心理、因為耶路撒冷的祭司階級已經把猶太教的教義加以歪曲、至於耶穌心裡對於加利利人的感情是如何培育起來的、將在後章敘述。」(譯本第七頁第一行以下)。

4. 一方、パリサイ派はサドカイ派よりもはるかに民衆に密着はしていたが律法の徒らな解釋を付けている。こうしたユダヤ教主流派の姿勢を烈しく責める洗者ヨハネの聲はガリラヤで育たれたイエスの共感を引くものがあつた。

「另一方面、法利賽派雖比撒都該派更能接近民衆、但太過拘泥於律法之徒的解釋、對待這種姿勢的猶太教主流派、約翰指責的聲音、自然引起耶穌的共鳴。」(譯本十六頁五行以下)。

就第一例來說巡撫並不時時刻刻害怕一般「羣衆」、只是害怕一年一度於逾越節期間從加利利來的朝聖者掀起暴動。

就第二例來說這裏強調的是、同樣是猶太人、同樣住在加利利、但在加利利土生土長的耶穌與受羅馬風俗所感染的安提帕王是對立的。譯者却將之引爲耶穌的不滿。

就第三例來說這裏敘述加利利一般民衆不滿的對象包括「希律王和貴族階級」以及「與羅馬帝國妥協以保有地位的耶路撒冷階級」，並要說明生於此的耶穌也受了影響於後。譯文的兩處「對加利利人中……」「耶穌心理對於加利利人的……」都「對」錯了目標。

就第四例來說，表示施洗約翰的反对聲音正與加利利人的不謀而合。譯文的「律法之徒」不知所云。「耶穌」之前應添上「在加利利長大的」。

因此上面四例宜改譯如下：

1 「因此派遣到猶太來的羅馬巡撫，總是害怕在逾越節期間，前來耶路撒冷神殿朝聖的加利利人會掀起暴動」。

2 「在拿撒勒長大的耶穌持有多少加利利人傳統的感情，聖經沒有明白的記述。但是以後我們會看到，在耶路撒冷審問者安提帕希律王與被審者耶穌之間，存在着受希臘羅馬風俗影響的人與純粹的加利利人的對立」。

3 「大多數的加利利人不僅對希律王或有錢階級，連那些與羅馬帝國妥協，以保有地位的耶路撒冷祭司階級抱着不滿的態度。因為他們認為耶路撒冷階級歪曲了猶太教的實質。這種加利利人的感情如何在耶穌的心理孕育，將在後面敘述」。

4 「另一面法利賽派比撒都該派較接近於民衆，但徒然沉緬於律法的解釋。施洗約翰激烈責備猶太教主流派的這種態度，很引起在加利利長大的耶穌的共鳴」。

目前臺灣日文的翻譯相當氾濫，却絕少看到對譯文的批評。這大概是基於所謂「同文同種」的心理，翻譯的人覺得很容易，看書的人也以為錯不了。其實中文與日文只能說是比較相似，絕對不是相同，從事日文翻譯的人還是慎重些才好。

極受年輕一代喜愛的雜誌

中華文藝

十二月號要目

- 余素·幾對梧桐憶鳳凰
- 劉國光·張大千與畢加索
- 孫旗譯·非具象的象徵主義
- 林柏燕·張愛玲、紅樓夢、郁達夫
- 嬾人·素描一位音樂家——許常惠
- 王壽來·怎樣成爲一個職業作家
- 朱西甯·「雛鳳聲清」序
- 段彩華·龍袍劫(長篇連載)
- 小歌·想我油車幫的弟兄(小說)
- 呂紹澄·有月亮的晚上(小說)
- 羅青·基隆山(詩)
- 另有艾雯、梁君午、顧重光、余生中、李志皓、楚茹、黃進蓮……等人的作品。
- 本期彩印馮鍾睿繪畫十餘幀。
- 每冊廿元、全年十二期二百元，郵撥18215號
-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帳戶。
- 總經銷·臺北市懷寧街 新亞出版社

新時代

十一月號要目

- 朱建民 修正刑法應有的基本原則
- 林山田 從西德刑法改革看我國刑法的修正
- 劉清波 公害得構成犯罪之商榷
- 桂裕 關於墮胎合法化問題之管見
- 游鳳池 墮胎合法化的法理檢討
- 翟紹先 爲修正刑法法獻議數則
- 楊崇森 修正刑法問題之管見
- 劉得寬 淺論安樂死的可存性
- 薛平山 廢除死刑芻議
- 項迺光 中共內部鬭爭的周恩來
- 朱文琳 王洪文——毛澤東的新「王儲」
- 莫誰敵 對鄧小平的整肅和竄生的看法
- 丘正歐 車禍發生的心理因素應予特別注意防止
- 何公明 怎樣整好臺北市的交通秩序
- 吳海初 整頓都市交通的幾點具體建議
- 陳濟民 談現代都市交通的改進
- 雷音 南北高速公路的效益
- 薛昭雄 西德教育近況
- 梁寒操 堪稱大孝的孫哲生先生
- 每冊20元 訂閱全年一八〇元
- 總經銷：正中書局·新亞出版社。
- 劃撥第二九五號

一面古鏡的話

談停刊雜誌 五

作品

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創刊

民國六十年五月停刊

共出三十九期

發行人：潘 壘、陳照銘、馮放民

主 編：馮放民、林適存

• 43 •
以「作品」為雜誌名稱的前後共有兩種，舊「作品」由吳竹銘先生任發行人，章君毅先生主編，由於有關資料不全，暫時無法在此細談；新「作品」雖與

舊「作品」名稱相同，但兩者並無任何人事上經濟上的關連，這裏要談的是由潘壘先生任發行人的「作品」。

「作品」創刊就沒有「編後」，也無任何有關發行旨趣的說明，惟從第二期開始，打出三句口號：「作家作好作品」、「編者編好作品」、「讀者讀好作品」，「作品」創辦初期，幾乎網羅所有成名作家的作品，陣容頗為堅強，但特色不顯，「小說」、「散文」、「論述」之外，稍與一般文藝雜誌不同的是，開闢「衆議苑」專欄，由早期「方社」諸君子如方以直、文壽、何凡、鳳兮、誓還、寒爵等輪流執筆，其

二是特闢「作品欣賞」一欄，選載自三十八年至五十七年已發表之小說和散文佳作，並附作者簡介及作品評析。

十九期起，改由陳照銘任發行人，陳韶華任總編輯，二十五期起，第三度變更，發行人是馮放民先生。

後期的「作品」，極力想以「新面目」、「新花招」出現，除增加新專欄，並舉辦使讀者不解的「新詩人得票統計」等花樣，但雜誌的銷路仍毫無起色，更加上紙張和印刷成本的不斷高漲，「作品」出到二十九期，雖無停刊或休刊之任何聲明，却從此消失了蹤影……（李大里）

落花生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四日創刊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一日停刊

共出十二期

發行人：阮伍牧

主編：桑品載

「落花生」創刊號有正副兩冊，正冊執筆人有孟瑤、邵憫、畢珍、劉慕沙、楚卿、季薇、童世璋、司馬中原、張健、余光中、羅蘭、丁樹南、亮軒等，一看就知道「落花生」必定是文藝雜誌；副冊的內容則有：名人眼裏的女人、魅力測驗、算算古人的風流帳、天下怪事、測字、吻的種種、釋夢、風靡音樂、北海道的妮兒等等，顯然為一冊消遣性的刊物，從第二期起，正冊和副冊合而為一，而此後「落花生」走的路線一直是通俗趣味中也不忘沾點文藝氣息，所以長時期舉辦最佳小說徵文，並有「每月筆談」及「每月小說選粹」專欄。

很多人辦雜誌都希望迎合成千上萬讀者的不同口味，於是一本雜誌，小說、散文、風俗、民情、音樂、美術、電影、科學……一把抓，表面上樣樣都有，事實上，讀者會為了一篇文章而買一本雜誌嗎？綜合性刊物所以不如想像的擁有那麼多讀者，主要原因在此。

「落花生」辦了十二期就停刊了，我們尋找其原因，可能就是它的基本路線不明，格調說高不高，說低又不低，於是缺少固定性的讀者，沒有「必須閱讀

「的價值，結果是「此路不通」，只好悄悄的停辦啦！(易風)

攝影世紀

民國五十九年元月一日創刊

發行一期

發行人：龍思良

總編輯：羅珞珈

由於生活水準的提高，照相機在臺灣可謂十分地普遍，各種攝影學會林立，乃至有發行會刊推動活動者。四年前，一羣年輕人刊行了「攝影世紀」。

在條列的二十七項「創刊的話」中，表明這份刊物「宗旨在追求攝影與人的關係，而不限於美的追求，攝影與藝術的關係，只是本刊中重要的一環。」在此一理想下他們「提倡創新，並不主張棄舊，溫故知新才是正路。」「不標新立異，但內容力求日新月異，因標新立異幼稚，而日新月異則能進步。」

就刊物的內容而言，專題佔了頗重的份量，如張

國雄的「歸帆」，莊靈的「機械旋律」，凌明聲的「漠視死亡」等。這正是創刊號中「重視專題攝影，因為它最能充份發揮攝影的特性，更能表現作者的意慾」之有力註腳。

就一般偏好沙龍調者而言，這份雜誌所發表的照片恐怕是頗難以接受的，中秋時節颱風帶來的洪水災禍被寫實地記錄下來，大都會中的小人物是描攝的對象，張照堂實驗性地取材，可不「美」哩！他們的意圖在於「建立形象的語言領域，直接用圖片(照片)說話，表現自己，傳達思想。」「認為能反映生活、反映時代、反映人性的作品必然是好作品，風花雪月，不痛不癢的作品只能視作習作。」

雜誌僅出版了一期，但這羣年輕人的活動仍斷續地存在，六十年五月他們推出「女展」，六十二年六月擴大媒體的範圍，藉着攝影、設計、幻燈、電影、音樂等，以視覺藝術羣的團體姿態舉辦了「生活展」。

對攝影新境界的開拓，他們曾是羣「重視實際工作，不唱空高調，手腦並用，有說有做」的園丁。(

黃健敏)

愛是提昇 • 美是和諧

蕭毅虹

——讀唐君毅的譯作「愛情之福音」

人的長相，本來不像現在這樣，而是有着四個眼睛、兩個鼻子、兩個嘴吧的。後來，奧林帕斯山上的神，嫉妬人內外造型的完美和諧，就拿了根線，像割切皮蛋那樣的把人給從中割成了兩半，這就是今天兩眼一鼻一嘴的人——柏拉圖在他著名的一本專談「愛與美」的作品「饗宴」(Symposium)裏，引用了上面那則希臘神話來說明何謂愛？何謂美？真正的美，是提昇至人原來所稟承的完美和諧；真正的愛，柏拉圖指為eros，意思是「對至美的追求」，也就是追求、提昇至那宇宙間的「至美」。“agathon”這其中自然的包含了形上的意義、道德的意義以及精神上的意義。人在愛情生活本身，也自然的可以提昇自己、提昇對方，探觸到宇宙的真實、和諧與完美。

然而在人生的活動中，愛情多半是站在比較低的地位，聖者先知很少真把它當成一個問題來談的，而一般人又只當作一種實際需要來求滿足，因此難免就產生了最强烈的迷眩和最深切的困惑，那渴望懂得愛心的心，往往比渴望知識的心更迫切，但是也正因為愛裏包含的是最大的智慧，所以浮淺的愛、情緒的愛、畸形的愛，就逐漸迷濛了真正的愛情——愛只不過是一種浮相的追逐，或是情緒的激盪嗎？「為伊消得人憔悴」一定就屬

於真愛嗎？愛中因移情作用而出現的「美感」是不是就是永存的美呢？有沒有一種哲學，能够帶領我們去發現愛情中的哲學意義，使這愛能够一頭連着智慧，一頭直達人生奧秘，因而得以源源不息生生不已綿綿不斷浩浩不窮？有沒有一種生命哲學，能讓我們經由愛，學習愛，而提昇每一個有限的自我？有沒有一種哲學智慧呢？

克爾羅斯基原著，名哲學家唐君毅先生精心翻譯的「愛情之福音」，可以說提供了最好的答案。若論這本書的小、薄，與內容之醇厚精美、深入淺出，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似可比擬。書名極好，任何人的愛情，固然時、空、型均相異，却都可以在這本書裏找着那愛情的「原型」，而經由書中活潑潑的生命哲學，賦予了現實生活更豐富的意義，因此能有更廣大的胸襟與眼界，來看最平凡的現實生活。從哲學源流來看，這本書上承柏拉圖的愛情觀，同時把孔子闡揚的愛及耶穌基督力行的愛，在哲學上作了一次和諧無比而又奇妙的融合，說是「福音」實不為過。

全書分爲五章——

一、靈與肉。

二、愛之一源。

三、愛情中的道德（包括論專一、論堅貞、論信心、論對他人之愛之態度、論求愛中之道德、論陷溺於愛情中之罪過、論被二人同等愛時之選擇）。

四、愛情之創造與條件（包括論愛情之創造、論妝飾）。

五、論愛情之罪過與苦痛（包括論罪過、論再婚、論第二次之愛情、論離別、論死亡、論失愛）。

德拉斯，一位已經認識了婆羅門教中梵天真理的先知，準備走到喜馬拉雅山去隱居，練養他的靈魂，沉入宇宙的真實而與梵天冥合。經過印度時，他最愛的年青人成羣的跑來看他——一段智慧的問答於焉開始。

德拉斯相信，人生任何活動，都可通到宇宙的真實，只是所通的深度不同，但是他從來不曾應用他的哲學

，來解釋人類最普遍的男女愛情之活動。年青人感到惶惑，因為當他們最初感到兩性的需要時，只覺得是一種盲目的衝動，他們迫切的希望德拉斯能指示出「一條由男女愛情通到宇宙真實的道路」。

德拉斯的哲學之根本，在於肯定一切存在來自那原始的太一（老子所謂「沖而用之又不足，淵號似萬物之宗的「道」），一切存在是多，而要還歸於原始之太一，然而在一切存在中，只有人類才能自覺的要求破除他存在的限制，自覺的渴慕無限；只有人類才能開展無限的生命意義，領略無限的精神意味。但是，人類又是靠着什麼來還歸太一，與宇宙真實相冥合呢？那就是人類自內心流出的無限的、向各方面發展的愛。包括（一）、打破障蔽的對「真理」之愛；（二）、破除內在紆結以投注全部生命情調的對「美」之愛；三、發生共感、同情的對於「一切人與其他生物」之愛；以及對那「生命本體、原始太一」之愛——這四種愛，却是純粹的要求超脫自己而投到自己以外，永不自限。四種愛猶如一樹的分枝，那樹身中生命力之源即是對那「生命本體、原始太一」之愛。男女之愛與其它所謂純精神的愛，除了在模式上有些不同，本質上它們同樣是對「生命本體」之愛的投射，所以全是息息相通的。德拉斯要年青人從生命的事實中自己去發現，原來他們之求異性，恰巧是與他們的愛真、善、美及宗教之情緒同時發展的，因為「愛本同源」，由此啓發了、提昇了愛情的意義。為何在愛情關係中要真誠坦白？為何需要體貼濃厚？為何需要同情？如何能由這過程中尋找到真的、善的、美的價值？如何能不沉溺在男女之愛裏？如何能經由愛情而促進彼此人格的圓滿發展？身體的結合是不是僅止於肉慾的歡樂？為什麼唯獨男女之間有要求結合為一的愛之需求？男女是二人，如何合起來會生一人，而所生之人又具有一完整的靈魂？這些實際存在已久的問題，藉着德拉斯智慧的精要話語，一一有了完美的開解。

又因為「父母子孫一代代的連綿，展現出宇宙生生不已的生機，它以男女之愛為門而得以流出」，因此，「男女間的愛與父母對子之愛實在是一種愛。父母越相愛者，則越愛他們愛之結晶的兒子，也就越愛他們相互之愛，於是他們更相愛；他們的兒子，接受他父母對他發出的愛之光，復反映於他父母，於是成為兒子對父母之愛」，這個過程簡單的說，正是「由男女之愛而化生為最偉大的倫理愛——孝」，而當男女在成為父母並接

受子女之孝的時候，這男女之愛才算真正完成。

「愛情之福音」十分看重一個「敬」字。「人對於神聖之愛所包含的最主要的質素正是敬與信」。愛，是求兩人格的合一，但是這「一」是要由兩個「獨立」的人格所合成的。「要有一，必須先承認兩」，這種尊重對方，視之爲一獨立人格的心理就是敬。敬，把對方的人格提升了，對方感受到我的敬，必然更勉力的求他人格上的進步，因此我就越能覺得他之可愛可敬，這裏頭存在着「一種『環抱的智慧』——先由「敬」來肯定人格的距離，因而促進對方人格的進步，以求更深的精神人格之契合，如此而完成了愛之發展，德拉斯在此肯定的指出「敬是愛之靈魂，尤其是婚後的愛」。原本相愛的人，婚後何以彼此厭倦以至寧願分離呢？答案也就在此了：雙方都以爲已經達到最後的合一了，誰也不再求精神上的進步，這厭倦豈能不逐日增長？

德拉斯再進一步肯定，如果要使兒子對你有孝，使他們之間和睦，唯一的途徑，就是使你們夫婦的愛情始終如一。這其中不啻也有一種「環抱的智慧」。

然而人總是人，再好的人也只是意謂着，他在學習去愛的這事上學得比別人好些，「人欲」常限制了我們的愛，德拉斯的哲學能不能幫我們除掉這些限制呢？這個答案分散在不同的兩處：一、愛是有親疏遠近的，這種似乎屬「私」的現象，正即宇宙普遍的律則；（德拉斯於此的肯定，頗似孔子「親視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的味道），二、但是如果只知道家庭之樂而不知「擴充」，那就是「人欲」了。樹可以分枝，光可以四射，水可以支流，難道只有愛是「陷溺於一端」的嗎？當然不對。德拉斯嚴厲的指責這種「只有男女之愛的」溺陷根本是一種「罪惡」。

「你們的心沉在一剎那的歡樂中並不算罪過，因為你們之如此，是宇宙靈魂的意旨。只是你們不可真忘了世界，忘了你在世界應盡的其他責任。如果你們以爲人生意義只在與你所愛的共同享福，你們便犯了莫大之過罪了。因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忘了世界，世界的他人並不會忘了你。也許在你們歡樂的時間，正是父母念你的時候，朋友想着你的時候。在你們歡樂的時間，有許多無告的人們在啼饑號寒，有許多癡男怨女在咨嗟嘆息

，他們希望任何人給與他們一點幫助與安慰，這『任何人』三字的意義中便包含了你。

在你們歡樂的時間……那些求真求美求善的人們，都在為整個人類而努力，整個人類中便包含了你。如果你們真忘了你們對於世界之責任，你便可以試在所愛的懷中一作如上的思維……你不致再以愛情妨礙你之工作了。」

這是德拉斯在「同情」的責備一位自稱「陷溺於愛情中」的青年。這青年似乎只十八歲，而且因為問這問題而「羞紅了臉」，真不知那些「只管愛、只要愛」，只知曲解「愛與美」的大人，如果稍稍瞭解這段話所含蘊的社會良心與崇高的責任，會不會因此「羞紅了臉」？果真如此，那麼對於他本人以至於其作品，實在是最有意義的提昇。

「愛」既如是的完成，那麼「美」又存在何處？將如何使之永恆？

「沒有人心之深處不曾透露『完全』之影子」，雖然世間沒有完全的人，但是任何人之任何一點好處，都是通到「完全者」之門戶，因此，「一切人的心靈自身沒有不美的」，真正的「愛者」，可以不必憑藉異性「身體之美」，「直接到達她心靈自身之眞美」，這「是一種絕對永遠無窮的美」，「這一種美是由愛而『發現』，不是由愛而『創造』的」。像這樣追求心靈自身、追求完全的「愛」，才是眞正追求「美」的人的行徑，以外俱是贗品。

哲學家唐君毅先生翻譯這本書，保持他一貫的儒雅敦厚的筆調，筆墨如出岫白雲、舒捲有致而無礙，別具自然天趣。早在民國三十四年初版的「愛情觀」，現在讀來，毫無「代溝」之感，可見好書必含「眞理」，必富「至美」，而眞理、至美和時空是合而爲一的。嘗聽人說，這本「愛情之福音」或爲唐君毅先生所寫，託克爾羅斯基之名而問世，觀其筆觸、用心及一貫道理，倒眞與唐先生「人生之體驗」極爲相似，此種說法不論眞假皆極富趣味，爰附記一筆。

陳香■

論金聖歎的批評方法

(續完)

①關於古詩二十首

唱經堂彙稿聖歎外書：古詩解，曾輯入金聖歎評釋的「古詩二十首」。

古詩二十首，其實即是古詩十九首；何以會多出一首？乃因金聖歎擅自將其中的第十二首割開爲第十一、第十三兩首，然後順延推算下去，一共便就有二十首了。

古詩十九首，最早見於昭明文選（或簡稱文選），係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所彙輯的專集，其中選錄秦、漢及三國以下各朝的詩文，合爲六十卷。唐顯慶中，李善爲之作註；開元中，呂延濟、劉良、張詠、呂白、李周翰等五人，又共爲之註。所以，後世便傳有李善註、五臣註的兩種版本；南宋以後，却多合刻，故復稱爲「六臣註文選」。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爲誰？自昭明文選起就已經亡佚，署以「無名氏」。或謂枚乘、傅毅所作；或謂建安時曹氏父子所制，始終無人敢予以肯定。但金聖歎却抓緊這一個問題，大事讚揚，說：「此不推爲韻文之宗不可也，以錦心繡手至此，猶不屑將姓名留天地間，卽此一念，愧殺予屬東塗西抹矣。夫此念乃古人錦繡根本也。」（見唱經堂彙稿頁一〇二。聖歎外書古詩解：古詩二十首）

使金聖歎看得如此嚴重，是否由於對作品的偏愛而竟及於作者？也許是；但也許不是。

說也許不是，蓋因爲金聖歎對讀這些詩所主張的方法，既不堪苟同，則其欣賞玩味的能力，亦就不免令人懷疑了。他在「第一首」的標題下卽批釋說：「讀古人書者，於斷處知其續，於續處知其斷，則金針

度人矣。如此詩刺刺不休，豈是買菜求益？其實分之，則疊架二十首；合之，祇鬪接成一首，此斷中之續也。而詩家勿論長篇短幅，必以四句一解爲定體，後人見古之樂府，則註曰一解、二解事，餘悉不註，遂妄爲其體有異焉者，不知樂府以示伶人，使知音節停頓處耳。若學士大夫心知其事，奚煩贅論哉？此又續中之斷也。解體既定，嚴整在此，神變亦即在此首起法結法獨異。」（見同上）

所謂「在此首起法結法獨異」，指的即是金聖歎自己的支解主張與讀法。「第一首」共計十六句，他把第一句作「一頓」，把第二、三、四等三句作「一解」，把第五、六、七、八等四句作「二解」，把第九、十、十一、十二等四句作「三解」，把第十三、十四、十五等三句作「一頓」，把第十六句作「四解」。

讀詩用「頓」或「解」的方法，自己行之固無所謂，要一字「一頓」、兩字「一頓」、或一句「一解」、兩句、四句「一解」，皆可聽便，只要你自已高興，認爲這纔有助於欣賞，絕對無人敢置喙；可是，釋詩評詩則不然，尤其是存意「教人欣賞

」，更絕不應該以自己的如此，而硬硬要叫人亦非如此不可。

對樂府歌行及一般古體詩，或者可胡亂「頓」、隨便「解」；對律詩則否。且不說律就是規律，有嚴格的拘束，單以體裁本身言之，也是不容胡亂「頓」、隨便「解」的。無論五律或七律，全篇總是八句，前兩句起承，中四句對仗（或叫做聯），俾供敷陳鋪敘，後兩句轉結。不必「頓」，亦不用「解」，讀來便自有其難移難易的規律意味。如果金聖歎懂詩，就不致將杜甫的律詩都腰斬爲二，曰「前解」、曰「後解」。「北征」一詩（五古）的遭遇最慘，計被碎斷爲「三十五解」。金聖歎將古詩十九首中的「第十二首」，割開成爲兩首，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步創舉」。其如何割開與批釋？因不長，且逐錄爲證。

「第十二首」（實則僅前半首。金聖歎於題後批釋說：自第八首，復從閨情提起，曲曲折折，說到榮名爲實，又是山窮水盡處矣。到此，不得不峰迴路轉，即屈平之託言女嬃漁父也，文境又關一層。）（見同上頁一〇九）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金聖歎批釋說：半解；又說：隨地可託，何懷此都？然此意却不明說，而但以半解略寫，皆蘊藉處也。）（見同上）

「迴風動地起，秋草萎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金聖歎批釋說：二解；又說：借秋草引出歲暮，老大迫人安得不別求展懷之地乎？以下云云。）（見同上頁一〇）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漉放情志，何為自結束。」（金聖歎批釋說：三解；又說：引晨風，是賓句。引蟋蟀，是主句。晨風之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既忘我矣，何尚惓惓乎？局促，即指晨風也。）（見同上）

「第十三首」（實即後半首。金聖歎批釋說：此詩有與上首合作一首者。然前是勸諭之詞，此是為其所勸諭之事也。是故昭明文選，亦分二首。）（見同上）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金聖歎批釋說：半解；又說：一多字，前數首中從未經道者，及聞蕩漉放情志之論，而後化耿介為寬大，所言有變調矣。前後俱以婦人自喻，唯此首獨以佳人喻君。）（見同

上）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金聖歎批釋說：二解；又說：當戶理曲，喻求知音也。絃急柱促，喻懷人迫也，特與前棄捐等語意反映。）（見同上）

「馳情整巾帶，沈吟踟躕。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金聖歎批釋說：三解；又說：馳情二句，十字中，心口手足，無不描出，真叙事能手。而於情豔中，忽接銜泥巢君屋句，明明將手拈口瘡，一片綢繆心事，和盤托出，詩人本懷，至此吐露盡矣。）（見同上）

如果此詩不被割開為二，依照金聖歎的「解」法，全篇二十句，便是五解；既割開為二，各有十句，也即各得二解半了。這樣的「解」法，通或不通，有助有益於欣賞與否？實在不問可知，不辯自明。

何如果要將此詩割開為二？據金聖歎的理由，像應該把「勸諭之詞」和「勸諭之事」分開的，並誣指昭明文選「亦分為二」，以示其有根據，想巧脫譏議。可是，輾轉流傳至今的昭明文選，何以仍舊標明「古詩十九首」，事實上並未「亦分為二」。（筆者按：

民國五十六年東華書局有完整的翻印本，正可佐證）

這還事小。不容金聖歎強詞奪理及推卸割裂責任的，乃爲此詩用的是「沃」韻（古通屋），其韻脚爲「屬、綠、速、促、束、玉、曲、促、躑、屋」等十個字，不該予以割裂，以破壞原詩結構上所呈現的完整性。因爲，上看「第十一首」，用的却是「皓」韻，其韻脚爲「道、草、老、早、等、考、寶」字，再看「第十三首」，用的則是「遇」韻，其韻脚爲「墓、路、暮、寤、露、固、度、誤、素」等字，顯然相接的三首，押韻各不相同。誠說，十九首中固有轉韻或押韻相同的，但總有間隔，絕無緊接之例可尋。

所以，倘使金聖歎懂詩的話，則他的確不敢如此莽撞的出手；而其敢莽撞出手，乃不過想領異標新，以炫耀其將「勸諭之詞」與「勸諭之事」分開，是「具見卓識」。惟他却不清楚：批評家的使命與權責，只在乎審察、衡量、判斷、褒貶作品，怎麼可以仗恃批評的特權，去擅自支解或戕戮作品？

此點，正可引作金聖歎批評方式不足取法的事例之八，理由是：領異標新，草菅作品。

⊕關於左傳

左丘明亦爲金聖歎所欽服的少數人之一。雖然，他批評的左傳不多，僅有「鄭伯克段於鄆」、「周鄭惡始」、「宋公和卒」、「衛州吁弑其君完」、「陰甥飴對秦伯」等五篇，轉入唱經堂彙稿聖歎外書，稱爲「左傳釋」。

金聖歎的批評左傳，與批評孟子無異，每每但憑個人的臆度，即欲自圓其說，並翻來覆去的咬文嚼字。其所差別的，乃是批評左傳時的狂傲語氣，比批評孟子抑斂，而對左傳咬文嚼字的讚歎程度，則反比批評孟子時提陞。

他對「鄭伯克段於鄆」，說：「一篇文字，凡用三遂字作關鎖，起志姜氏之於莊公也，曰遂惡之，惡得急遽無理，親所生子，何至於此。後志莊公之於姜氏也，曰遂寘於城，寘得急遽無理，身實生焉，何至於此。末結二人曰：遂爲母子如初，却正就他急遽無理處，一翻翻轉來，於此可見聖人教人遷善改過，妙用如許，左氏備書之，以勸戒後來，爲一大部書門面不誣也。」（見唱經堂彙稿頁八〇——八一）說：「孔子之惡鄭伯，惡其無以長一國也；吾之惡姜氏，惡其無以長一家也。」（見同上頁八四）

他讚歎左丘明此文，除用過「奇絕」、「益復奇絕」、「妙絕千古」、「此真千古神妙之筆」、「文極忙，筆極閒」、「此句妙絕」、「妙妙」、「奇妙」等一系列字眼之外，在「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句下，又見批評說：「只是一個蔓字，凡作三層翻跌，試取本文依我所句讀之，便見紙上祭仲，眉目都動。一部左氏文字，妙絕千古處，只是這個讀法，便會提筆做出史記來。」（見同上頁八三）在「稱鄭伯，譏失教也。」句下，再見批評說：「前譏，譏鄭伯之伯字；後譏，譏公侯伯子男之伯字。分釋經，前箭猶輕；總釋經，後箭極重，如此行文，真非史記以下書所得有，安望秀才知之。」（見同上頁八七）接着，還有「曰：小人有母。」句下，批評說：「五字，字字妙絕。五字，便是寫孺慕之樂。五字，字字瀝入莊公耳根。五字，在考叔口中，只如一聲小鳥，在莊公耳中，便如百叫清猿，便令寸心一時迸碎。五字，吾讀之，亦欲灑出淚來，何況當時說者、聽者？五字，不知左氏何法鍊成，便覺錦心繡口四字，亦讀他不着。五字，吾別燈思之，三更不能盡其妙，只得且睡，留與世間絕世聰

明人，明日共思之。讀書人都會說陳情表，臣無祖母四句好，却偏不會說者五個字好，一篇陳情表，只就者五個字化出來，然而其間繁簡雅俗，真乃不啻河漢，人都不知得。夫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天下之人，豈有不與母皆之目哉？封穎谷耳。莫小於此，而得君升斗，與母樂之，此時即使與我全鄭，而欲奪吾母不得使皆，吾寧有負吾母赴東海而死耳，豈能為狃狗之行，輕置吾母而以得鄭國為樂。此是考叔心上口下隱隱含蓄語，然却又不直吐出來，只輕輕說得五字，令他自己作橄欖迴想，真是絕代妙人。」（見同上頁九〇）最後，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句下，再見批評說：「考叔，公之類也，公反為考叔之類，而無以錫考叔者，而反受錫於考叔，即何以伯於鄭國者乎？如此不堪，那復可耐也。通篇莊公文字，公然取考叔作結，文人之予奪如此。」（見同上頁九三）

批評「鄭伯克段於鄆」，金聖歎的確使盡解數，惟可惜始終翻不出主觀的小圈子，而且喋喋聒聒。不過，對於其他的四篇，則就截然不同。

金聖歎對「周鄭始惡」，其批評的重點是：「秀

才讀此篇，多遺平王而惡鄭莊，更不文者，乃至並惡周鄭者有之。故中間凡遇信字，明恕字，禮字，明信字，忠信字，悉不知落處。殊不曉此文乃獨責平王之辭，若鄭莊之惡，則固附見於文外者也。」（見同上頁九三）

金聖歎對「宋公和卒」，其批評的重點是：「左氏每立一傳，必指一人為主，然後盤舞跌頓，千變而不失其度。若此篇，則固指宋宣爲傳主也，不知者全認是穆公事，負左氏甚矣。」（見同上頁九六）

金聖歎對「衛州吁弑其君完」，其批評的重點是：「看他一路用筆，真是絕世奇文，欲書桓公爲莊姜子，則不得不書爲戴媯生；欲書桓公爲戴媯生，則不得不書戴媯爲厲媯娣；欲書厲媯之娣生桓公，則不得不書厲媯亦曾生孝伯。此一行敘事雖多，要識單重末句，上頭皆閒筆曲折耳。」（見同上頁一〇〇）

金聖歎對「陰飴甥對秦伯」，其批評的重點是：「一路小人君子文字，皆板板相對，至末忽然於君子口中，獨多作十餘句，便變成異樣嶙峋跳脫，最爲有好勢矣。通篇排比而愈見精悍，又通篇無一字作伏地可憐之聲，是大奇事。」（見同上頁一〇一）

四、金聖歎的為人與影響

金聖歎的批評方式何以全屬如此這般（如上節所分析的）？這與其學養及爲人不無關係。

清初諸儒，都以實踐實用之學相倡率，一時風靡景從，使明末詭辯空想之弊，幾至應聲而絕。其主流，逐漸衝激成爲後來理學的勃興、辨譎考據的盛行；而其旁流，則又逐漸助長及壯大傳奇的發達，並使南曲昂然壓倒北曲。

但金聖歎由於賦性狂狷，主流既趁不上，旁流亦趨不入，所以，難免孤立，難免徬徨。何況，無論儒、釋、道，皆同樣重視品行，金聖歎固然淵博，而也目空一切。所以，他的論學講經，「顧盼倜然」。「衡文評書」，縱橫捭闔，終於亦只能自成其爲一小脈的支流。

金聖歎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這點，的確仍忽略不得。

「金聖歎，江蘇吳縣長洲人。原姓張，名愛和，字采若。應童子試時，以奇聞僻典，驚怒主考者，因而被斥不取。入清後，乃改姓金，更名人瑞，又名湄

，號聖歎。始補博士弟子員，然絕意仕進。

「居貫華堂，高坐講經；其講『易』也，乾坤兩卦，多至十餘萬言，不知何所喋舌，蓋畸人之學也。」

「其友王斲山，嘗與以三千金，約日後以母本見還；然甫逾月，已揮霍殆盡。反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遣之矣。』其個儼若是。」

「順治末，因抗糧哭廟事，與顧予咸、倪用賓等同被殺。或云：在京師街中散便，坊卒咎之，因大罵『坊狗』，緣是告發。經調查，則其所著書，多不法者，遂腰斬。」

「金聖歎矜才傲物，於前人著作，多所評論；然其目光，頗與其他文人不同，獨致力於平民文學，如水滸、三國演義、西廂記等。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一莊子、二離騷、三史記、四杜甫律詩、五水滸、六西廂記，以示其卓識之處。所評莊子、離騷、史記、杜詩等書，未及卒業而卒；又稱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撰文爲之序。其自著有聖歎全集八卷，今傳於世。」

上面這段金聖歎的略傳，是以中國歷代文學家傳記爲骨幹，並參照辭源、辭海、中國人名大辭典、世界人名大辭典，拼湊濃縮而成的。

此外，尚有若干零星紀述，也頗有補充參考的意義：

①金聖歎的改姓更名，是爲了「出繼舅氏」；也即所改的是母姓。（見拔平的掌故陞譚）

②有人問：「聖歎二字何義？」答謂：「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則爲聖歎。余其爲點之流亞歟？」直比會點，其自負如此。（見廖柴舟的松堂文集）

③金聖歎的「貫華堂」（書齋），於變更姓名以後，亦改稱爲「唱經堂」。（見黃存仁的金人瑞二三事）

④金聖歎的「驚怒主考者」，傳說最多，故事也最有趣；惟未審誰撫拾誰？要或皆杜撰者？錄之以資談助：

「金聖歎恃才玩世，肆言無忌，卒陷於法，士林惜之。生平自批才子書外，別無著作，蓋未竟其才也。少時以科名爲玩具，旋棄旋補，文場中笑話極夥。」

一次，試『至則行矣』題，起比首句云：『一脚踹開門，雞毛一堆而已。』

又試『殺雞』題，中二比云：『為雄雞，為雌雞，不雌不雄為奄雞矣。姑勿論也，殺之而已矣。為紅雞，為白雞，不白不紅為花雞矣。姑勿論也，殺之而已矣。』

又一次，歲試『西子』題，末一段云：『出其東門，西子不來；出其南門，西子不來；出其北門，西子不來；出其西門，西子來乎？西子來乎？』文宗批云：『置之一等，無是理也；置之二等，無是理也；置之三等，無是理也；置之四等，曰：秀才去矣！秀才去矣！』

又一次歲試題『以杖叩其脛至闕黨童子將命』，中段云：『一叩而原壤痛，再叩而原壤叫，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六魄悠悠，一陣清風，化而為闕黨童子矣。孔子曰：此吾之故人也，使之將命可也。』以此考六等，挑紅糞桶而出，蓋明俗謂之歸農也。途遇黃陶庵先生，謂之曰：『君何至於此？』聖歎笑曰：『吾豈不如老農？』陶庵為之絕倒。」（見徐枕亞的曹騰室叢拾）

「聖歎年十五，以案首入學，翌年娶妻，次年出之；並故犯禁條，革去秀才，管再入學，復娶原妻。人問其故。聖歎曰：『洞房花燭夜與大登科，同為人生快事，尤須失而復得，方見大快。以吾之才，入學如拾草芥，革之何患？至於娶妻，如新人則索然無味，必須舊人，始興趣盎然。』其詼詭怪誕，人皆目為狂生。」

其第一次被革秀才，主試者出題謂『吾豈瓢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聖歎舉筆於試卷中，繪和尚頭一、剃刀一。主試者問故。答曰：『此為瓢瓜意形也。』主試者怒甚，乃斥革衣衿。

第二次被革在秋試，題目為『我四十不動心』。聖歎於卷末連書三十九個『動』字。主試者問其故。答曰：『孟子云，四十不動心，則三十九之前，孟子必動心矣。』遂復以誨慢被斥，由是。益加狂縱。」（見拔平的掌故勝譚）

⑤「相傳，金聖歎被逮之日，方出恭，隸人守之。因笑曰：『此之謂跪（隸）人守公（恭）人。』隸人有悟者，相告，莫不切齒，然無奈他何。」（見趙竹軒的新篋集）

⑥「金聖歎在獄中，曾謂禁卒曰：『吾有秘方，留之無用，苟善待我，當授子以致富。』禁卒信以爲真，寬待之，近乎奉承。臨刑，禁卒窮詰之，遂交與一小紙包，囑返家後徐啓；及返，重重剝紙，始見字云：『花生與豆腐乾同食，有火腿氣味。』禁卒啼笑不得。」（見楊益的春風秋雨）

⑦「金聖歎臨刑，歎曰：『砍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今皆於無意中得之，大奇！』遂一笑受刑。」（見官潔民的煙海乙稿）

⑧「金聖歎在平時，每喜隨口諧謔侮人，以自笑樂。嘗見人鋪地平，笑曰：『一平（貧）如洗。』其人憤憤，然無如之何也。又一日訪友，主人辭以浴。問其子，又曰：『未起。』笑曰：『乃翁猶在獄（浴）中，子却已死（未起）矣。』主人啞然失色。」（見黃筠篋的笠齋筆記）

⑨「金聖歎嘗代人作家書，云：『分付娘子，細細措措，有人來借，切莫與他釘鞋。』又一札云：『男出外託祖宗福蔭，一路平安。圈裏豬長勿長，母親孕養勿養？家人若有空工夫，每日要搓麻繩三十丈，搭搭沿葉豆棚。家中光棍，切莫放進；光棍者，大兄

二兄也。後門惡犬，須要緊防；惡犬者，大叔二叔也。黃豆與鹹菜同食，有胡桃滋味，不可與南貨店知。劉姑夫一路吃糕，不肯與我一塊，此番不中，天理昭彰。忙中不寫大萬字，寫方字少一點之省文『万』字；劉字，即寫『刘』字，慎勿認作九二碼子，切囑，切囑。」（見林奇峰的談天說地）

⑩「傅先生（指金聖歎）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唯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即罹慘禍。臨刑歎曰：『斫頭最是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云云。」（見廖柴舟的松堂文集）

不管以上這些記載的可靠性如何？亦不管誰附會誰？而金聖歎在生時或者死後，其予一般人的印象，却顯然都類似輕薄，何止放蕩不羈？

至於金聖歎之死，一般略傳均說是「因抗糧哭廟事」，的確有嫌閃鑠，特彙引四項記載，以助研判，俾予澄清：

楊甦在金聖歎軼事中說：「滿人攬政之後，地方官吏腐敗，聖歎激於義憤，乃聯同十餘位朋輩，向江蘇巡撫檢舉吳縣縣令某氏罪狀。孰料當時巡撫係與縣

令狼狽爲奸者。覽狀，大恚，恐累及己身，竟先下手爲強，將金聖歎等爲首者五人捕去。餘人以冤抑，羣至孔廟哭呼；巡撫聞悉，遂又將哭廟之十餘人捕去，一併論成死罪，以資滅口。其妻子皆遠流寧古塔。」

披平在掌故陞譚中說：「時吳縣令貪污無行，諸生抬財神入文廟以訐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於是諸生被繫獄者四人。翌日，聖歎集十餘人哭於文廟，朱益怒，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坐斬，並籍沒家財。」

余又葆在中國通史綱要中說：「清初重用降臣降將，官吏降附者各與升級，殉難者各與謚入廟，對士大夫階級尤能盡其牢籠與駕馭之能事；但到康熙朝，則藉故加以誅戮。順治十八年，世祖死，吳縣諸生訐縣令不法，哭訴於世祖廟，以大不敬罪名斬士子十八人，金聖歎在其中。」

黃鴻壽在清史紀事本末中說：「世祖順治十八年，夏五月，殺江蘇秀才倪用賓等十八人。初，江蘇吳縣知縣任維初貪酷，用賓等於世祖遺詔到蘇，巡撫等官哭臨之時，聚哭於文廟，並至府堂進揭帖。巡撫朱國治等，指爲震驚先帝之靈，聚衆倡亂，搖動人心，

請嚴加詰處。朝命侍郎葉尼等往勘，皆定爲不分首從處斬。」

此四說雖頗有所出入；但第一，可知金聖歎之枉死固由於「哭廟」，而並非「抗糧」。第二，可知金聖歎係死於順治十八年（即康熙元年）的夏五月。第三，亦可知金聖歎等之所以「哭廟」，乃亟亟揭發吳縣縣令任維初的貪酷。

金聖歎的爲人誠然略如上述，而其生時甚至於死後，其浮現或潛存的影響力，却還是難以否定的具體事實。

姚雲章、王衡仁、廖柴舟等人，均曾競相對金聖歎嘉譽。廖柴舟且哀欽痛惜交加，說：「嗚呼，先生何其偉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而說者謂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發洩無遺，不無犯鬼神所忌，則先生之禍，其亦有以致之歟？然畫龍點睛，金針暗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法者，先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冤屈一時，而功實開拓萬世，顯不偉耶？」（見松堂文集）

毛序始、徐而庵、吳見思等人，則均接踵步金聖歎的後塵，或釋「山海經」，或解「國風」，或批「

「西窗集」……。滙成了清代不息的「衡文評書」小支流。

何況，還有諸多懾其咄咄逼的「衡文評書」，或欽仰其淵博而盲從臣服的。

總之，金聖歎之所以會是明末清初的傑出批評家，絕非偶然；但其所以獲得成就的來龍去脈，業經上文的抽絲剝繭檢討，概念既具，則其孰功孰過？其該褒該貶？人人必都已曉得分辨與抉擇了。我認爲：自今而後，正可以確立起新的公議和定論了。

五、結語

金聖歎固爲明末清初的傑出批評家，而其批評方式之所以斷然不足取法，乃由於：或主觀、草率；或強發作者意志；或武斷、偏激；或不負責任；或故意曲解；或但憑臆度；或強詞奪理；或草菅作品等等緣故。

本文冗長，惟請見諒！因爲，金聖歎的批評方式特殊，又往往語無倫次，不細述剖析，則實在連其輪廓也不易勾得清楚，何況討論？

五個哪吒

明朝「封神演義」第十二回至十四回裏的哪吒，奚淞「封神榜裏的哪吒」，林懷民雲門舞集裏舞出的「哪吒」，臺視「伐紂」裏的哪吒，張徹讓傅聲演出的「哪吒」！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嫻編，其中收錄了奚淞「封神榜裏的哪吒」，林懷民就是根據這篇小說，編出了他即將公演的舞劇「哪吒」！

每冊40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紛爭的年代

■ 葉石濤訪問記 ■

B、個人・創作

(續完)

李昂

本刊九十期要目

吳湘湘 ■ 海內外的檔案館

鄭清文 ■ 評李喬「恍惚的世界」

古添洪 ■ 中國神話研究書目提要

張伯權 ■ 從卡夫卡的情書談起

簡 宛 ■ 兒童文學作家——里奧·李昂尼

李寬弘 ■ 評「科技的噩夢」及「向神挑戰」

聿 戈 ■ 我讀「拾掇那些日子」

安·薛 ■ 見人見智談鹿橋「人子」

每冊20元(郵票通用) 請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一、什麼樣的一種人生態度，促成您小說中幽默卻又讀來心酸不已的作品風格？

二、能否請問您小說中的中心思想，走的是怎樣的路線，這條路要（會）通往那裏？

三、您作品中的主角，尤其葫蘆巷春夢中連續出現的石頭仔，特別有自傳性的意味，後期對藝術執着熱愛，而不惜與世俗對立的主角們，亦給我這種感覺，如果我說您小說裏自傳性成份很

濃，您以為我對嗎？

四、臺灣風俗嚴寒，使您作品中男性角色，對女性有那般象徵「地母」式的迷戀與痴狂，您以為如何？亦或是其他原因造成？

五、您題材中的小人物主角們，寫得如此生動活潑，是否他們都是您熟悉的？亦或您怎樣瞭解並寫出如此生活性的人物？

六、就您小說中，您以為在社會性、歷史性與世界性裏，您那方面較着重？

七、您曾言您不是一個發表意見囂鬧的批評家，就您作品顯示，我亦覺得您可作批評，亦或說少作正面批評，您以為如何？

八、時代變遷給了您怎樣的感覺，它們成爲您作品中的題材嗎？

九、您個人以批評或小說爲重？

十、能否說您的評論中，太借用西方批評技巧，並主要在將臺灣作品與西方作品相比較，這是必需的嗎？您以為發展一套自己的批評方式，該走怎樣的路線？

十一、寫評對您的創作產生影響嗎？

十二、對認爲自己徬徨迷途的年輕一代青年作家們，您有何觀感？

(一)當一個人覺得人一生下來，本來就是註定要受苦的時候，他這種「認了晦氣」的態度，可能使他較有客觀的心情，去接受人生的痛苦；也許不但是忍受，更進一步地臉上浮現出無可奈何的「微笑」。這似乎和道家的虛無觀

念無關，很有一點入世的态度。我以為歡樂的時候，不忘憂愁，才是正確的人生態度。既生為人，我們應該接受人世間的各種遭遇，忍受苦難才好。

我曾看見了人世間所有醜惡、慘酷、自私和背叛。我始終在「極限狀態」下過活；這不但沒有使我氣餒，反在肯定生活以後，重新享受了人世間的美好、陽光、音樂、友誼和愛情。因此，我看破了這風塵世界的諸樣相。我學習站在高處看人們互鬪的情形，而不介入的态度。這也是現時社會情況裏，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態度。我很有水滸傳裏的樑上君子時遷的樂趣。

(三)我以為在小說裏，寫自己是「旁門左道」，我很討厭在小說裏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看到自敘傳式的小說，不是叫我作嘔，就是叫我覺得這作家黔驢技窮了。在我的小說裏，我可以重現以往逝去的一些情景的斷片和氣氛，但不可能重塑自己。很抱歉！石頭仔並不是我。

(四)從小我向女性要的是溫柔，聰明的溫柔，可惜我從沒得到過。在我那青春時代肉慾是禁忌，我們都主張肉慾應該加以昇華為高尚的情緒；真是愚蠢的想法。但這些經驗已牢固地握住了心靈不放，這欲求不滿（精神和肉體）的，便變身為地母式的憧憬了。

(五)我從沒有生活在小人物的周遭；我大半過着隱居的生活。我很少出門，整天躲在家裏，迷迷糊糊的過日子。我不熟悉升斗小民的生活，但我有升斗小民的心靈和懦弱。我怕警察、怕流氓、怕陌生的人，我幾乎什麼都怕；甚至我也很怕年輕的女人。唯一我不怕的是小孩子；我所教的小孩子。這些小孩似乎也不怕我。

(六)我以為這三樣東西，我都看重。若仔細想一想，這三樣東西不是一個物體的三個面嗎？

(七)我以為小說是重陳現實的，並非批判人生的。我寧可看柴霍甫以資消遣，倒不願看沙特式的小說來傷腦筋，我最怕沾沾自喜的說教。此地的小說這種說教式的小說，倒也不少。我以為批評是提供我一己的偏見，並不是推銷自己，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刺傷作家的自尊心，文句儘可能寫得模稜兩可，以免使人發怒。在小說和評論裏儘量隱藏自己，這是我一貫的技倆。不過有時也禁不住咬一小口，結果這一小小口招來的報仇相當厲害

。我不是勇者，我是個令人不齒的文人，應該有自知之明。人家輕輕一捏，可能把我這隻小螞蟻捏死了。我的寫作既是一種消遣，不必給我帶來功利，只要給我帶來小小的生存快樂就行。我始終生活在莫名其妙的憂愁裏，而這憂愁也就是我創造的源泉吧。

(八)從來作家就處在不適於創作的環境裏，時代和社會的枷鎖一直束縛着作家；作家應該來自於廣大貧苦的人羣裏，而不是來自士大夫階級。只要您熟悉一些美國作家，如傑克·倫敦，或如蘇俄的作家奧斯托洛斯基或高爾基，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九)我寫評論時用的是小說手法，寫小說時用的是評論手法，我有時頭腦清晰，有時情感動搖；頭腦清晰時寫評論，情感受到挫折時寫小說。需要錢時寫小說。荷包滿的時候寫評論。

(十)我一向認為我是很具有民族的批評方式的；我沒唸過有關比較文學理論的書。我有時禁不住引用一些歐美作家，是因為我很熟知他們的關係。而且我也無法引用本國作家呢！您知道，幾乎所有五、四以後作家的作品，都在被禁之列；而朱自清或許地山一類作家的作品，也沒有多少地方值得引用一番吧？我又不懂中國的所謂國學，而國學和現代小說似乎也扯不上關係吧？

(十一)這一題我在(九)提過了。批評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和高舉理想，小說是實踐。而請您注意，批評並非寫下諾言，所以小說常常和理論背道而馳。

(十二)有一個時期我對年輕作家很覺失望，毫無疑問的，他們的創作技巧和驅使文字的才華遠超過我們，可是我總覺得他們似乎缺少了些什麼。他們寫得很容易，成名也很容易，而墮落也很快。技巧不足以打動我們的心弦，惟有真實才能使人感動。不過經過這幾年來的一番淘汰，似乎沒有幾個能夠留下來。一個作家不為「永恆」而寫作，是愚不可及的，一時的得意算得了什麼？年輕作家應該終他的一生努力不輟，以證明他是真正的作家；正如世界上很多偉大的作家，留下的風範一樣。斤斤計較於短暫的利弊得失，有什麼用處？年輕作家應該像一個木匠和泥水匠一樣，孜孜不倦地工作，磨鍊技巧，忍受困苦才好。像我這樣的老朽作家，由於不够堅定，才會弄得一無所成。哎！真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了。

省籍作家除去已經確立一己風格的，如鄭清文、李喬、鍾鐵民、林懷民、季季、黃春明、七等生、王禎和、楊青矗以外，較年輕一代的作家，似乎還在摸索中，而且人數不多。您已經是成名作家，業已確立了獨得的風格。此外，還有些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有才華，但還沒有成熟。舉一個例子：如曾經出版過「覓心記」的潘榮禮有辛辣的諷刺風格，可惜缺少深遠的思想。蔡昭仙有異乎常人的奇妙感覺，但不太動筆。王拓的思考性強，但抒情性不夠。司徒門很能捕捉現實情況，但還不夠味。此外，我還發現到許多有優異稟賦的作家，如寫評論的林載爵；不過開列一張名單對人很沒有禮貌，而且遺落的也恐怕不少，有機會應該細細加以評論一番了。

本社代售以下各書

作(譯)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琦君	烟愁	25	楊青矗	妻與妻	30
黃春明	莎喲娜啦·再見	40	陳芳明	含憂草	18
黃春明	繹	4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25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25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周碧瑟	浩海孤舟	40	梅遜編	作家羣像	40
鹿橋	人子	55	隱地編	這一代的小說	35
蘇念秋	花畔	35	鍾龍	這一代的小說	35
楊青矗	心痛	30	蘇玄玄	人生日知錄	18
楊青矗	在室男	35	郭英聲	愛的變貌	18
				雲門舞集	30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序次劃筆名姓依後先列排



心岱

心岱、原名李碧慧。彰化縣鹿港人。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生。高職畢業。民國五十六年開始寫作。現專事寫作。

心岱的老家有一隻書櫃，很老很老，經常可以看到蛀屑疏疏落下，裏頭的書跟書櫃一樣地破舊。它的「味道」從小就在這個來自海邊的鹿港姑娘心底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說：「這種印象已經蛻變成不可磨滅的回憶了。」

她很喜愛書，認為自己小時候無知地讓那些書籍與腐木同朽，不免感到惋惜與內咎。這份「印象」與「內咎」，或許就是心岱奮鬥的力量泉源。心岱在小鎮住了十五年，然而並未生根，她的心裏一直有一股「追求」的慾望，而且相當固執。

她回憶道：「初中畢業後，便急急地想尋找自己的路，甚至不惜放棄學業，把自己滾進社會中。」民國五十五年，她終於「大膽地」離開了故鄉，離開了父母，隻身來到臺北這個五顏六色的大都會。於是心岱體驗了活鮮鮮的生活，接觸了現實面，「我開始學習，重新摸索，這時候有幸與作家盧克彰先生相識，繼而相繼，由於他的啓蒙和

指引，幫助我渡過了渾沌之年。」往昔在海灘上尋夢的女孩，終於捨得了她的夢。我們可以感覺得出，心岱把「寫作」看得比她自己還重要。她甚至把寫作視為一種生命的意志力。在今天的文壇上，心岱雖是一個新起之秀，但是回顧心岱在小說方面的努力與已經獲至的成績，足以證明她的才華不凡；她字裏行間的樸素與真摯已成為讀者的一種「期望」。誠如辛鬱所說：「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心岱的第一步走得十分踏實，但是，我們不希望心岱走得太過急促，因為在我們行進的路上，有不可避過的障礙。」



邵 侗

邵 侗、江蘇南通人。民國二十三年生。台灣省立新竹師範學校畢業。現任教職。

他的長相不怎麼英俊；理着便宜的平頭，穿衣服隨隨便便。

不說話的時候，臉臭臭的，好像一塊木頭；說了話，就嘮嘮叨叨像個牧師在傳教。

十七歲的時候開始寫短篇小說，至今寫了三百萬字。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在報紙副刊發表，沒有報紙副刊，邵侗也就完蛋了。

他說，寫作最初的動機，為虛榮心所驅使。

有一陣子覺得稿費可以改善生活。

現在不為什麼寫作，也不在乎讀者。

運氣很好，得了好多獎牌。有事沒事便拿着猛擦。

如果有人真正喜愛，了解他的作品，他會眼眶潤濕。

他喜歡運動，自詡足球踢得好。你看過嗎？

他的喜歡吹牛，笑聲真是男高音。

他不大樂意寫悲慘的作品。他認為：一個人生活周圍的不幸已多得像煤渣、噪音，又何必再用我們的筆去傷害那些弱者的神經？

他的作品很多。如果你看了，不妨多看幾次。

「爲什麼？」

「這裏面都是我寫得精疲力竭的東西。」



段彩華

段彩華、江蘇宿遷人、民國廿二年生。高中畢業、現任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民國四十年開始寫作。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段彩華出生於江蘇沭河岸畔的一個小村莊。父親以務農爲本，兼營商業。母親讀過私塾，深知讀書的好處，對於自己孩子的學業就分外關心。四歲那年，因爲日本侵略，他隨著家人逃難，在牛車和馬車上讀幼稚園，學認字。「在徐州讀初中時，我即愛好閱讀文藝作品，利用假期練習寫作。國文老師徐俊濤先生，很喜歡我的作文，給我的評語極佳，對我的鼓勵很大。」段彩華如此回憶。沒想到這點鼓勵，竟叫他寫了二十三年的文章，有人說他「視寫作如生命」，這份執着也是他生活的一種態度。因此，他的作品最能顯示他堅強的性格，表露他生命的內在力量。

十八歲那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文章，一篇四萬四千字的中篇小說「幕後」，講他十三歲家鄉陷匪的情形，可以說是「一種感情的發抒，立即瀰來一連串喝采聲。但那時他仍在寫作上的摸索階段，內心空虛，精神上十分痛苦，直到另一個中篇小說「狂妄的大尉」發表，作品始趨成熟。他自己說，「寫作是一種素養，需要靠長時間的培育」。

於幽默或嘲弄中寄着同情或悲憫，乃是段彩華文章的特色。他作品裏頭的人物往往有點滑稽，乍看不太真實，但細讀之，會發覺它寓意深刻。段彩華為文可謂頗有匠心，而不落痕跡了。他告訴我們，今年他有一個計劃，要把近年發表過的一百多萬字加以整理，準備陸續出版。我們拭目以待吧！

作家書目

作者	書名	類別	別名	出版者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已印版數	有否存書	備註
心岱	母親的畫像	短篇小說		正文書局	六一、六	二〇	三二	二五	一	有	
心岱	萱草集	散文									印行中
邵佃	小齒輪	短篇小說		文星書店				五五	八		
邵佃	櫻夢	短篇小說		商務印書館				五六	一一		
邵佃	騎在教堂窗子上	短篇小說		水牛出版社				五九	九		
邵佃	汲泉	長篇小說		幼獅書店				五八	七		
邵佃	螞蟻上床	短篇小說		仙人掌出版社				五八	一二		
邵佃	不停脚的人	短篇小說		明山書局				五九	一		

邵 個	白痴的天才	評 論	晚蟬出版社	五九、四			
邵 個	坐在碼頭上等雨	短篇小說	立志出版社	五九、一〇			
邵 個	兄弟們	短篇小說	正中書局	五九、一〇			
邵 個	到青龍橋就解散	短篇小說	大西洋公司	五九、五			
邵 個	我們吹泡泡	短篇小說	光啓社				
邵 個	花的使者	短篇小說	三民書局				
段彩華	幕後	中篇小說	文藝創作出版社	四〇、一〇	四	三二	七九
段彩華	神井	短篇小說	大業書店	五三、五	一二	四〇	三一九
段彩華	山林的子孫	短篇小說	幼獅書店	五八、六	三〇	三二	
段彩華	雪地獵熊	短篇小說	三民書局	五八、九	一五	四〇	二三三
段彩華	五個少年犯	短篇小說	白馬出版社	五八、一二	一五	四〇	二一〇
段彩華	鸞鷲之鄉	短篇小說	陸軍出版社	六〇、五		三二	一五六
段彩華	花彫宴	短篇小說	華欣出版社	六三、七	三〇	三二	一七九

尚未出版
尚未出版

余阿勳譯

新專業·新商品

每冊四〇元

要目：樣品收購服務業／自動賣花機／電話廣告／左拐子用品專門業／紙造家具／組合商品／簡易冷冰箱／食具洗淨器／周旋公司／專利權代理業／健身業／桌上網球／萬能車輛／健康食品業／育種販賣業／胎兒健康器／情緒病醫療／生命保證卡／電子郵政／免用現金市場等世界的新專業·新商品共五十五種。

王永慶著

談經營管理

每冊四〇元

臺灣最成功的企業——臺塑關係企業的董事長王永慶先生，把他生活和工作的體驗，誠懇而坦率地在這本書上提出來。

■對一個希望待遇高而工作少的大學畢業生，作者的忠告是：「勤勞有益於人的體力和腦力。」「做事情，要有正確的觀念，要由勞動中磨練出來。」

■作者對臺灣的工人讚揚備至，認為是全世界素質最好的。「今天落伍的是企業家或經營者，不是勞工。」

■作者對競爭有精闢的見解：「競爭難免會傷腦筋，不傷腦筋絕不會做好事，腦筋緊張，人的潛力就可以激發出來。」

■作者對忙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忙，是什麼意思呢？我以為這是諷刺罵人的話。忙是表示沒有計劃，忙，就是盲。」

■在這本書上，作者一再強調：成功，或者說賺錢，不要依靠低工資、保護及其他不正當的手段，而要靠經營者堅強的競爭意志，完善的工作計劃和經營管理。

書評書目社出版，全省各大書店均售，直接郵購，請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凡本刊長期訂戶，八折優待，一般讀者，一律九折。
總經銷：遠景出版社臺北市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葉洪生

—敬致「書評書目」作者讀者編者的一封信

諸君！也許您以往曾讀過我的文字，也許我們以往並不認識，但不論您是否同意我的立言態度及對某些事務的看法，今天我仍以最誠摯的心來感謝您撥冗來讀我這篇告白。至於讀後是否會招來「可愛的廢話」之譏？我全然不能預卜。

前不久，我曾應淡江學院「時事研習社」之邀，作了一場公開演講，講題是：「大學生在社會中應扮演何等角色」。那天因限於時間，我長話短說却「剪接」得非常拙劣，頗令不少熱心的青年朋友失望。但我並沒忘記我的「立言」之旨，我當時提出來的一個「駭」答案是：「大學生在社會中應扮演『社會改革家』的角色！」什麼是「社會改革家」？簡言之，就

是一切作爲，要督促我們的社會改良改進，要主動鼓勵這個社會朝向更民主自由、更合理化的方向發展——大學生便應是具有這種抱負的「人」！

如果我們受過相當知識人格教育的青年，及早立志做一個社會改革家的話，在大學四年中，每人均可自我訓練，依實際「能力」之大小，可從社會「個體」（自己）改革到「羣體」，此即孫中山先生在「服務的人生觀」裏強調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百人之務，造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的人，也應該盡一己之力，造一人之福」。若我們每個人做好了本份內的「

「社會螺絲釘」工作，更進一步「盡其在我」的從各方面各角度各崗位，努力於社會改革的話，那麼，不怕我們的社會不進步不合理，不怕我們的國家不富強無前途！這樣銳意又徹底的奮進，才能使每一個國民真正分享到：從精神至物質的全面「均富」，而非僅限於目前表面的浮華！

這種想法，不自今日始，數年來，我自己就身體力行地在這大方向大原則卓厲奮發，不稍苟且。於是，有人稱道我「敢言」，有人自我「洪水猛獸」，但結論都一樣：「時代的傻子！」我不能再表現什麼「直言無隱」——尤其是在一個「泛歌德式」社會，熱情、血性與誠實似乎離這時代很遠（——十萬八千里？）。理智只有一條生路：「歌頌權貴」！當然說謊者乃愈來愈多。

記得以前曾在「新聞天地」上讀到徐復觀先生一篇文章，題目叫：「談鬼」。大意是說，他從小怕鬼，中年以後，膽子漸大，竟愈來愈不怕鬼，究詰何以致此？却發現原來社會上「說鬼話」的人比比皆是，生活在「羣鬼」之中，久而久之，鬼哥見慣，自然不怕鬼了。這篇文章的寓意很深，我個人的體悟即是：

一個立志做「社會改革家」的人首先便要以真誠的「人話」打倒那虛偽的「鬼話」！

職是之故，從我大二出版「廿年一覺飄花夢」及「這一代的方向」二書（一言難盡）！迄今，我敢大膽不謙虛地說一聲：我沒有違背我的靈魂、我的「神」！我不懼任何牛鬼蛇神挑戰！如果沒有「真理」，便是上帝也無法令我退縮——從我最近在「文藝月刊」上連續對武俠小說作家作品的總批判，以及對劉大中院士藝術的評論（並因此遭到「困擾」），便可以再度肯定我的立言態度未嘗稍變。套用一句孟子的老話即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十一月號（第十九期）的「書評書目」，有位何夢石君在「第三隻眼」專欄中，對拙著新書「綺羅堆裏埋神劍」有相當刻薄的「扯淡」！我說「扯淡」而不說書評是因為何君並未一本真誠地評介，他只一味地在賣弄他的「俏皮」。由於他的「第三隻眼」（長在哪兒？）上戴了副有色眼鏡，混淆了社會視聽，矇蔽了本刊的讀者，因此我要出面正告何君以下四點事實：

(一)「綺羅堆裏埋神劍」小書本來就是「雜文選集

」，約略可分四部分：①批評時政。②從電影、戲劇檢討文化政策。③全面深入探討武俠小說。④個人大學生活雜憶。尊駕口不擇言地指我「一網兜收式」、「不顧一切的精神」出書是「特色」，就足見尊駕的第三隻眼不是「色盲」就是缺少了一個更重要的原素。縱有N眼又何用？

(二)我是個學歷史的，因此所寫的任何文章都有「習慣」要把當時的情況，忠實地記錄於文後附記中。但尊駕把李敖（——即何君文中之「小瘋狗」）與我相提並論，我却萬不敢高攀。至於我是否「旁門左道」，自有公論。我相信一些天生眼睛有缺陷的人，有「斜視」、「亂視」的毛病，在這種眼睛中任何「正道」被歪曲變形是不問而知的。

(三)我的文章「寫得是否够水準」或「終究還受資質和才具的限制」的疑問，除了尊駕這種「身具異稟」的「扯淡家」之外，海內俱可共見。如果拙文一無可取，何以國內許多刊物一再轉載——甚至從香港轉載到美國？（有「明報月刊」與「大人雜誌」為證！）如果海內外的文化界全瞎了眼，樂於採用、轉載拙文，那麼尊駕大可嘴裏噴蛆，妒罵什麼：「海畔有逐

臭之夫！」因為臺灣自由很多，尊駕當然有「噴蛆」的自由，區區不擬干涉。

(四)拙書中曾收了六篇有關討論武俠的附錄，事先均曾分別徵求列位先位同意始付梓。尊駕真會說笑話，比之為「食蚌得珠」，（豈不聞蚌肉養顏長生？何君太恭維我了。）隨即給中國時報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即本人為其副刊編「人間武俠小說論戰文集」，該報為「酬庸」我的功勞，乃刊出我的代序「神劍吟」以為獎勵。何君有什麼「證據」而敢發表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自由心證的夢囈嗎？）這種信口開河的調言除已涉嫌毀謗中國時報副刊與本人的名譽之外，也同時鮮明表現出何君的「×格」——完完全全不在誠意評介一本新書，而是在耍嘴皮子消遣他人，甚至有「醜陋的編輯界」之裁誣，誠不知是何用心？

寫到此處，我不得不十分抱歉地要「冒犯」書評書目的編者先生。「第三隻眼」專欄限定一千二百字之內來「評論」一本書，縱由一位公正客觀的評論者執筆也只能做到「隔靴搔癢」，何況是「居心叵測」者下筆不知自愛，極易流於非「捧」即「貶」二端，影響讀者殊鉅。因此，真正的書評我們難以看到。以

何君之文爲例，他何嘗評了區區任何「一篇」文章？他的輕佻態度恣意扯淡是怎樣通過編者的審稿尺度的呢？我個人深覺此有損我一向尊敬的書評書目的風格——如果我們不要求書評書目成爲一本有份量、大公無私的權威刊物的話，那自另作別論。

同時，我在此敬向讀者諸君聲明：我的文字與書誠懇邀請大家給予「真正的批評」。「綺羅堆裏埋神劍」小書的缺點，固有待方家指正，而我本人亦先要不客氣地「自我檢討」：我的立言態度真摯激越，往往失之於「過火」，因此有在「後記」中嚴厲痛斥「中國文選」剽竊之舉，頗招時人詬病。但我用這種方式爲文實有「取法乎上」的苦心在內（請閱該書「告淡江人書」一文有詳盡的說明）。

其次，在「中國青年之怒吼」一文的最後一節「怒吼外一章」中，頗牽涉了點私人恩怨，我十分後悔我的不智，已決心在本書再版時予以刪除。本書另一缺點是沒有註明「出版日期」，這是出版社的疏忽，本人亦是「被害者」。正確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日。

最後，我要感謝大家給我這個剖白的機會，使我

這個孤獨作自我燃燒的「悲劇人物」勇敢地迎上前去，沒有逃避謾評，沒有裝裱作啞扮烏龜——足以告慰愛護我的青年朋友諸君！

缺書已久，三版問世

葉歸何處

簡宛著 散文集

從沒想到出了國仍有這麼多問題，在國內四年大學都被申請學校、考「托福」、補英文填得滿滿；出了國，又是一座高山等你去爬，等上了山頂，又上不去，又下不來，就懸在那兒，任它飄盪、墮落……外向的人還可以嘻嘻哈哈過日子，不去想那些虛無飄渺的問題，但何嘗沒有無着的空虛？內向的人可更孤獨了……爲什麼這一代的婚姻要有那麼多的條件呢？

定價每冊3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郵票通用）

熱心・熱血・冷眼

蕭毅虹

「綺羅堆裡埋神劍」讀後

懷抱一腔「知其不可而爲」的熱心熱血，手執筆桿而以「社會改革家」自期的葉洪生，繼「廿年一覺飄花夢」及「這一代的方向」之後，九月間又有第三本「綺羅堆裡埋神劍」問世。葉君在前二書中所表現的才情、慧心、熱誠，頗受年青朋友們激賞共鳴，這些特色也一樣的揮灑於這本新作中。「一爲文人，便無足觀矣」，葉君對於此言相當有感戚焉，書中再三強調他不甘心做個「終日浮議，吟風弄月毫無風骨窮酸文人」，因此本文暫不從純文學觀點作批評，專就葉君自許的理想而提出幾點稍異的看法，有待葉君能更上層樓。

這本書的評論文章，確如葉君自己所言，是「向這時代的絆腳石挑戰，向這社會的不平進攻」：諸如「『中日合作道』與『武士道』」、「『南京大屠殺告同胞書』」、「中國青年之怒吼」三十五周年祭」，特別見得一位熱血年青人的悲憤摯誠與敢言；「是誰維護新科舉制度」中，率直而言「辦教育非辦家家酒，善謀百年樹人大計，為國捐身亦在所不惜，又何懼多做多錯，區區個人一己之毀譽哉？」；「中國傳統戲劇該走那條路」一文中，愷切分析國劇的客觀環境、平劇唱片的禁戲問題，進而痛陳文化政策應作重新檢討，並以「行家」身份提出國劇應該變的具體細則；「從梅花陣看淡江精神」中，嚴厲的責備淡江的「三害」，以及「梅花陣」考試制度的荒謬；「冷眼看現代武壇」一文，則顯示了葉君對一般人止於消遣的武俠小說，別具隻眼與寄望，褒貶之間，縱橫武壇，頗見刀筆鋒芒。大體而言，葉君的評論文章，長於直抒胸臆，文氣酣暢；論其剛腸，足以撼人，冷眼則仍嫌不足，因此，就極容易使讀者只感受到閱讀時當下的痛快或憤懣，難以啓發讀者從更深更廣處去思索而藉此以保持更長久的影響力——顯然的，這個後果將

會成爲葉君立志做一個「社會改革家」的一大阻力。爲葉君想，自然有阻力大不如無；造或這點缺憾的原因，一在感情的只重抒洩而較欠沉潛，一在文章習於俏皮潑辣，令人擔心會有陷入「流氣」之虞。

「中國的大學講究『混』」、「禁演本來就是一種不必要的干擾，本就是一種要不得的措施」，類似這般的詞句在全書中經常可見，屬於衝口而出亦無須負責的言辭，總是不好在說理的文字中出現，此其一；「如何保有我們的純真、血性，如何保有我們激進派的地位，而不是瞻前顧後，首展兩端，做那『世故』的順民」、「我寫作的終極理想是要做個『社會改革家』，而不僅止於一個吟風弄月毫無風骨的窮酸文人」；我們當知，文人中有格有骨的不在少數，世故順民當然不必爲，但激進派也非全善，何況兩者之間未必就沒有第三種慧勇兼具或默默耕耘的人，像這種出之率爾的二分法，同樣有傷「講理」，此其二；葉君的「勇者的畫像」一文，被收入「中國文選」而未被先獲作者同意，葉君直指「中國文選」爲「這個小偷集團一向以不誠無物，劇竊文章爲能事」，而「是誰維護新科舉制度」四五頁裏，說到全國大學校長會議

，徵詢改進聯招意見，竟然多數反對根本廢止，葉君接着就謂：「正中蔣部長下懷」；這樣的指責固然全非言之無因，但是「證據」實在不全，也很可能造或作者本身欠缺「同情的瞭解」——這種「無心」錯誤的型態，可由葉君自己的一段話看出來。

——我在「給新科舉制度看看亡國之病」一文中，曾指摘師大諸先生反對師大獨立招生。當時未了解諸先生反對之心理背景，尤未悉林尹先生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曾對黃季陸部長之敷衍塞責勇敢抗言，亦表歉意。

葉君屢言要以「菩薩心腸」與「霹靂手段」來擔當，霹靂手段需要熱血熱心激進，但是不可缺冷靜靜觀，體察入微，慈悲睿智的菩薩心腸。從葉君的作品看來，霹靂手段已大致具備了，若能再輔之以菩薩心腸，則「改革社會」的宏願就更易為「被改革者」心悅誠服的接受了。

「中國青年之怒吼」文中曾提及李敖，葉君起先對其文很有好感，「但後來，李某登龍涉訟，下筆橫流，竟忽焉至『文章如滾水……』，『流氣縱橫三萬里』的境界，也就卑不足觀了」，我擔心的是，葉君

如果縱筆如是，恐怕也走不出「李某」文章的後果。

從何見得？從遣詞中見得。深受平劇薰陶、浸潤武俠小說日久的葉君，落筆之際，難免染上平劇道白以及武俠小說裏那種文白夾雜，亦莊亦諧的調調。這種筆調應用在輕鬆的「票戲七日記」，真是別具情趣、情景交融；應用在悲壯的「生命閃光之美」，也能更見淒美，情懷激盪；但是若用在評論文章中，效果就大不相同了。把「電檢」直比「太監的勾當」，把日匪建交喻為「野合」，有「許某」是「文壇獨夫，無聊特甚」，有「袁某」是看過原版畢業生電影的「天之驕子」，賁淡江「和政治纏綿恩愛，難解難分」……類似這般語氣，既非嬉笑怒罵，也非幽默，我想，以葉君的用心之深，才情之高，注意之廣，大可棄絕這些不够厚重的言詞，庶幾更近乎葉君自己所希望的一「菩薩心腸」。春秋褒貶，往往見於一字，而亂臣賊子懼；藥性之烈，在於凝聚，而不在量多，葉君若能稍事為學，感情、文字各方面的沉潛，來日之成就，豈僅止於「文人」而已！？

誠如葉君所浩歎，這是一個「處處佈滿綺羅堆的時代與社會」，能有一葉君，「孑然獨倚，捧劍而立

「，「用血用淚用真感情」寫出「與時代的脈搏相呼應的作品」，令人怎能不心喜讚歎？我多麼期望看見葉君的學養功力日日增進，不止有痛烈的刀筆、敏銳的心靈、落實的方法來行那「霹靂手段」，更有同情的瞭解、豐富的包容和偉大的感召力來現那「菩薩心腸」，這豈不正是一個「文化上的社會家」的畫像嗎？

春秋責備賢者，同樣亦是菩薩下霹靂。我們樂待葉君更上層樓。

年度小說選

已由本社全部出齊

32開本，封面三色套印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201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三版） 35元

隱地編

202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四版） 50元

隱地編

203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三版） 35元

隱地編

204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三版） 40元

鄭明嫻編

205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再版） 30元

思兼編

206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再版） 50元

林柏燕編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直接函購九折，書評書目訂戶八折，

六冊合購一九〇元（含掛號費）

一部小說的日記

(四)

斯坦貝克著
楚茹譯

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就和往常一樣——工作開始時是並沒有什麼預示的。從來都是如此。要等這事發生，我得坐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昨天開始工作時，我想形式就決定了。我知道這就是用那隔章交替的方式。我只希望隔章交替的另外部份我也能寫得和開始一樣好。我已經坐了一個禮拜（美國人通常一星期工作五天，斯坦貝克是在林肯誕辰的二月十二日決心開始工作，那天是星期一，所以到了星期五，他就說坐了一個禮拜了——譯按）。今天是星期五，我已經好不容易熬出了一頁來。如果對這過程我不是知道得這麼清楚的話，就會認為白費了一個禮拜的時間了。可是現在我自然比這個了解得更多了，所以我很滿意。我並不以為這一個禮拜是浪費掉了。事實上我覺得大有收穫。對這部書根本沒有什麼狂妄的地方。我以前從來也沒有這種感覺。而且多少愛運算是竭力來解除了這些心理壓力，並不讓這些壓力存在。昨天晚上我將開頭寫的讀給她聽，她說她很喜歡。這一點點其實還不足以據以評斷。但至少你可以從中了解一個大概的風格。這些煙斗抽起來味道很不錯。我很有意思想去買個海泡石的，當我寫這部書的時候，就想把它用出光艷來，等我煙斗變成了棕黃色，這部書也該要寫成了，那時就更具迷人的魔力了，我想明天就去找個海泡石的，要小巧輕便的。前幾天在一家櫥窗中見到一個，但想不起是在哪兒了。啊！我真開心——太開心了。

我想我有生以來還從未這樣開心過哩。對什麼東西都覺得這樣妙不可言，似乎有點不近情理，只是那兩個男孩使我掛慮——再無別的了。韓戰是不相干的——那似乎太遙遠。事實上的確沒有什麼了。我們在房子上花了不少的錢，但是我情願——不然還花到哪兒去呢？我想不出更好的花用辦法。而且說來難以相信，我是那樣刻骨銘心的愛着愛蓮。我想這種新生活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真是教人說不出來的快活。

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整個週末我既未工作也不想在那上面去，我故意這麼做。爲的是要把心中那一團糾纏不清的思念全都排除出去。要想的事本來就太多了，我特意的想任它們各行其是。〔……〕我整個週末並不很快樂，理由倒是美妙動聽的。星期六晚上酒喝得太多了，到星期日還是宿醉未消，人在那微妙的悶悶不樂的宿醉中，似乎沒有一件事情會如意的，而我自己則是最不如意的一個。酒精那種教人愁悶的作用這可是個好例證。今天已經過去了。這些事我要是非做不可的話，我想星期六晚上該是最適當的時間。白特，你是不贊成我喝酒的，我自己也並不喜歡。可是我發現我自個兒還是照喝無誤。

時間對我現在可是影響太大了。所有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啊。世間萬物都有雙重的外貌——那外顯的「實在」往往有兩付且時有三付的面目。而且這種現象是隨着我們與時俱增的，那些面目也就愈來愈明朗，愈耐人尋味了。

今日屋子裏盡是碎碎咚咚的響聲。記得在『憤怒的葡萄』那本書裏，我曾那樣抱怨過這種聲音。而這一次却是一點也不教我心煩。爲了某種理由，它對我似乎是無關緊要了。它不是對我而發的。過去我總覺得是別人明擺着要來攪亂我。我也一直以爲這攪亂於我，雖不是全部，但在某

種程度上是會產生一種樂趣的。而現在我却並不以為有這種情形。我想我要去買一隻海泡石的煙斗，看看在我寫作這部書的期間裏，能否將它用出那種古色古香、逗人喜愛的棕褐色的光艷來。它們要是經過好好的愛撫使用，會很漂亮的。在這兒的這張書桌上，我將要坐上很長一段時間了。我也想不出在這間屋子裏，除了伴着這些人，守着這張寫稿的長棹以外，另外還有什麼更愉快的辦法來打發我的餘生。現在——胡扯得也够多了，我要來寫我的書了。

一天的工作到這一刻算是做完了，可不知道是不是寫得很好。我只能希望寫得不錯。這部書必須充滿着閑適的心情，以顯出十足的心平氣和，絕無躁急的情緒。今天我已經寫完了山谷裏的背景、風貌和歷史。明天我就得開始寫漢彌頓家的事。現在我可以照着我的心意來談論他們了，因為他們都已過世，再不會為他們自己的真正面目感到不快了。我想這也可能是好事，但是重要的是要使全般實況描繪得絲絲入扣。這是我最最複雜，而同時也是聽起來最最質樸的一部書。今天就到此為止。

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我一大早就開始工作，希望能寫出兩頁。也該是有這樣進度的時候了。我知道這部書寫得很慢，但我正要這個樣子。我不想趕着做。我非常喜歡這份工作，我衷心的希望這將是我所曾寫出的最好的一部書。它沒有理由不能具有我所希望的那副規模模式的。我兩耳可以聽見這部書，兩眼也看得見它，所以自是沒有理由我的筆會寫它不出來的。啊！可得注意簡潔，別讓它竟成了堆砌詞藻的描述。我必須使描寫減至最少的限度，也必須使我的故事和全部的枝節脈絡緊密的交織在一起。請記住這部書是要永遠繼續下去的。我從未打算要把它寫完。只有以這種態度它才能照

我的希望發展下去。我不可讓任何一種截稿期限的想法闖入書頁中，來改變它的速度。我知道，白特，你想它今年冬天裏能寫完，而那是不可能的，就連明年春天都不十分可能啊。完成這部書，我是沒有一定的期間的，我也不願定下一個期間。

真是教人驚異，我竟能到達這種什麼都不很操心的地步。我想我本該要操心鈔票，操心孩子等等諸如此類的事，可是我並不。甚至明知我確需操心的事，也將它撇在腦後，只為求得心理正常。而就在試圖這樣做時，我却得要想別的事了。現在該是靜下心去工作的時刻了。我得把山繆爾·漢彌頓和他的太太引進薩琳娜斯谷。現在我很高興，因為那地理形勢和氣候已經寫過了，我可以開始寫人物。我的本意，白特，就是對山谷只作一印象性的介紹，而不作詳細的說明——重點在它那存在的實感，並無別的意圖。我確實希望我做得很成功，但是這一點得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只是這部書寫的不是地理情況，而是關於人的，我不想對地點作不適當的強調。現在是工作的時候了。

今天的工作就此結束，漢彌頓家的人已在書中露面。我真希望他們這一露面都很得體。我今天工作了很久也很愉快。愛蓮立刻就要和我到麥西店裏去看地毯。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白特，今天早上有幾分懶散，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昨晚睡得早，也睡得好——事實上還睡過了頭——心情很不錯，只是却發現對工作有點不太上勁。自然，工作我是一定要去做。今天下午我得替「美國之音」做段錄音，談談關於極權政治下的藝術。對這方面我知道的並不很多，我從來也沒有在極權政治下創作過什麼藝術，只是我閱讀了一些東西，也到過一些極權國家。當然

我以為任何硬性規定的〔原則？〕，甚至僅是條件限制，都有害而無助於藝術與科學發展中的兩大基礎：好奇與批評。要是我把這二者都窒息死了，有什麼藝術還能產生出來？當然證據鑿鑿那是產生不出什麼來的。可是我可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再談這些事。

現在你就要到西海岸去了。我希望你玩得開心。你確實有很久沒去旅行了。我記得很清楚早先那段時期裏我遇見你的那次。你戴一頂黑色的波索利諾式的帽子，提一個棕色的公事包，落腳在佛蘭西斯·曲雷克爵士旅館。我記得你穿過那間大廳，去結帳。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現在你看起來並無多大不同。而且關於那次旅行還有別的一些事，我全記得，其實那些事我想倒是忘了好些。我的意思是對你好些。就這樣吧，我一直胡扯着沒做工作，今天只能到此為止，我決心要做工作了。

好啦，白特，我收工了，第一章算是全部寫完。現在我要寫第二章了，這一章你將會看出有很大的差別。這一章談的是特拉斯克家的事，而第一章却是關於漢彌頓家的。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今天是華盛頓的誕辰，白特，我將沒有很多時間來探望你。你有沒有想過，這事有幾分近乎神經？說起來算是寫信給你，而你甚至於在一年之內却又見不到。這也是很滑稽的。在一年之中很多事情會發生的，而我今天在寫這些，却並不知道那些要發生的是什麼事。可是你呢？當你讀到這封信時——如果你讀到了的話——却將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因為它已發生過了啊。我想那也幾乎是匪夷所思的事。你知道在我左手小指的下面的手掌中，有一棕黑色的斑點。而在我左腳下相對的部位，還有一塊幾乎一模一樣的癍記。有一次一個中國人見到了我手上的斑點，他大感

興奮，而等我和他談到脚上的那一個時，他的興趣也就來得更大了。他說照中國相法所載，手上那個斑點是預兆着會有極好的好運，脚上那一個就表示好運加倍。這些斑點其實只不過是一種深色的色素所形成，生來就有了的。事實上，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謂胎痣罷了。可是我之所以提起這事，理由是這樣的。因為最近這一年半以來，它們愈來愈黑。如果我相信這些斑點的話，必定會說運氣是愈來愈好了。一定是錯不了的，我已有了愛蓮，哪兒還能有更好的運氣哩。不過這兩個斑點繼續黑下去，也或許是說，我將要寫出一部書來。那自也是極大的好運。你看，儘管我說沒有時間，我還是要繼續寫我這些信的。

現在是這些姓特拉斯克的人了。他們使我着迷。我是如此透徹地了解他們，我已經追述了他們的祖先。我熟知他們的心情和他們興之所趨的種種傾向，比我自己的或許還來得清楚——實實在在比我自己的還要清楚。我要是拿我自己來仔細的審察一番，很有可能那將是我所無法了解的一樁秘密哩。關於特拉斯克家人的本性，以及關於他們的象徵意義，我要留待你自個兒去發現了。這其中有一處要旨而且還有很多線索可尋。我想由於書頁之中多的是率直的語調，你自會很快發現這故事的。再說這種率直的語調和那些微的隱匿，全都不是故弄玄虛，而是簡明得使人從本書中所能獲得的意義，和他所能給與本書的解釋，兩者完全相等。藉着陳說那頗為深奧的哲學來眩惑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人，實在不算高明。另一方面，這樣的人却可以在表面故事中獲取樂趣，甚至也可在他無意識之中去了解一些別的事物。另外在第三方面——我是有三方面的——那些有學問而悟性高的人，將會以發現了隱藏在本書中的秘密而獲得樂趣，幾乎就像他找到了寶藏。不過我們絕不可告訴任何人這裏頭藏有秘密。任那些秘密在偶然之間去爲人發現好了。我以前曾犯下了向我那些讀者明白說出的錯誤，我將絕不再犯這種錯誤了。在這部書中——你將看出我——心想爲真正發生過的事，創造一幅幻影所用的方法。我想，實在說來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部

歷史。只是它的形式非常緊密，而我的意圖却在使它看來具有歷史的那種無定形。歷史實際上也不是無定形的，只是要見出它的式樣就必須具有遠大的「眼光？」和胸懷的哲學器識。我倒是希望這部書具有這份特質。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二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四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五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九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二期	二〇元
第十三期	二〇元
第十四期	二〇元
第十五期	二〇元
第十六期	二〇元
第十七期	二〇元
第十八期	二〇元
第十九期	二〇元

二至十九期合購 (第一、三期已無存書) 優待價二五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郵票通用)

六十三年 短篇小說 選評

生雲覃

試析藍色多瑙河

作者：張系國

原載：中外文學二卷十二期（六十三年五月號）

張系國的開始一系列「遊子魂」的創作，應該是件文壇上的盛事才對。至少在這一系列的創作之中，作者所運用的成熟技巧，以及所呈現的素材與情感，都是他從事寫作多年的一種階段的顯示。

在「遊子魂」中一系列展開著的，是漂泊在世界各角落的中國人那種錯綜複雜的心境，更確切的說，就是

一份令人難以捨下的「失重」感。「遊子魂」之一的「香蕉船」（已收入林柏燕主編的「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有了很好的開始，之二的這篇「藍色多瑙河」毋寧說是有着更令人酸心的淒愴意境。

我們一般對於「逃港難胞」的印象，僅止於新聞媒體的傳播，知道他們回到了祖國之後，是如何地受到國家與社會的呵護。但是仍然有些難胞在逃到香港之後，便陷在一個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一時間既享受不到祖國的溫暖，却仍然處在從「上面」下來的遺留狀態：他們痛恨上面的世界，却忘不了那些生活了五千年的人，以及那片土地。

作者在處理這樣的一個題材時，採取的是一種關懷而超然的態度，整篇小說的敘述觀點，是以宣讀計文的奇特方式進行的，哀悼一個名叫「阿貞」的女孩，在逃出地獄之後，是過着怎樣的一種擺盪底生活，到了那天，又是怎樣的在自覺毫無出路的心情之下，拿起一把摺刀，毀滅了自己。在瞭解了作者的敘述方式與創作動機之後，再去捕捉全文，想必更能接近作者的原意。

阿貞之死，是死於人性尊嚴的傾圮。從外在環境加諸她身上的事件來看，所造成的是她一連串內心的挫敗，一連串希望的破滅。

她逃到香港之初，原來幻想着香港是個無牽無掛的地方，然而成天來往着的、談論着的，却總是那場自己企欲忘懷的夢魘，這種非人痛苦的忍受，是造成她死因的最大情況。終其一生也無法擺脫掉這層魔障的牽縈，加上那一個個希望的幻滅，百無聊賴之下，只有藉着死亡來逃避這人間的煉獄了。

在未想到以死來結束餘生之前，阿貞原想藉着一個德國教授赫曼先生之助，遠渡德國，而將一切傷痛忘懷，沒想到赫曼先生讓她到德國的目的，只是爲了要利用她作爲對中共政治及教育的研究。那藍色的多瑙河對她來說該是充滿着希望的一個世外桃源，但是在做爲一個人的價值來說，到了那兒就蕩然無存了。這種利用，比起她的老板利用她的裸照斂財，更是令人不堪。起碼，他們不致侮辱她，而且她還可以利用這筆辛酸的錢捐給家裏，資助難友「阿吉」的反共刊物，對於她的清白絲毫無損；而那條晶藍的多瑙河啊！却能够吞噬掉整個她

的人性，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仍然得靠着回憶那場夢魘，將自己傷口撕裂得更深，更痛來維持自己的利用價值，而這條藍色多瑙河竟是自己在不顧一切之後的最終希望。

張系國的這篇弔文，愁愁慘慘，令人不忍再誦，也發人深省，何以只有中國人才必須忍受這些痛苦？再想想，又有多少蜷縮在世界哪個角落裏舔着傷口的同胞？對於張系國的這份悲憫胸懷，是足以使得許多還在安樂窩中浪漫不已的所謂「作家」們捫心自問的。

笛的試析

作者：張系國

原載：文季第三期（六十三年五月號）

身為一個現代作家，其處境是很艱難的：他不能像批評家一樣，只從某種意義上來為作品下判斷；也不能像那些無心的讀者一樣，只在書中提煉他們的所需，不事更深一層的企圖。而一個現代作家却是必須除了以技巧再現自身的經驗之外，還得面對社會，面對人類，忠實的紀錄下他的時代，作一名誠摯的見證。

就此觀點來看，張系國的確一直在努力不懈，無論在創作技巧上抑或題材的把握上，都逐漸地精粹起來，也愈來愈契合合作為一名現代作家的責任。從「割禮」、「香蕉船」、「藍色多瑙河」到現在的這篇「笛」，我們便可以發現作者張系國是怎樣地想懷抱一個更完美的中國社會，不僅只是政治上的，同時也憧憬着在精神上、文化上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的理想世界，即出現在這篇「笛」的小說之中。可以說，「笛」為

作者張系國作了一次頗為深沉的自剖。

從「笛」浮現在文字表面的意義上看，只是一名新聞記者在一個時時拂逆人意的環境之中，痛苦地掙扎着，雖然常向名叫「師爺」的友人抱怨他的不滿，對他當時的記者職務也不再依戀，却爲了陳屍荒野的一個名喚「羅黛」的女人深深吸引着，他不停地偵查着她的生活，到終了，終於發現這個漂泊一生的女人底生命，竟是他夢寐也難求的一種生存姿態。這種生存姿態絕不是死亡所能拘囿的，因爲「羅黛」可以從世界的一角漂流到另一角，却沒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沾污她。」

在處理這樣一個嚴肅又帶些神聖意味的素材時，作者却以一種輕佻的文字將這深厚的情感掩飾起來。但是我們仍然能透過這層文字障，在作者爲我們預先敷設好了的重重對比之中，捕得作者的創作情感。

第一重對比來自「記者」的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也就是「記者」的工作環境所給予他在自我上的創傷。這個記者似乎有種「愛管閒事」的特質：爲了小太保打架鬧事，K過地方當局；作弄一名所謂的「天才兒童」；痛毆過一名該死的東洋人；也戲謔了一個歸國自稱「我們學人」的學人。爲此屢屢爲地方版的「郭主任」刮鬍子。然而一介年輕人，眼見家國到了此種地步，再接再觸到這些不足道也的黑暗社會層面，他僅以「虎落平陽受犬欺，氣死我也！」的自我解嘲掩飾，其心情之沉痛可見一斑。

第二重對比來自「記者」的以「羅黛」的生命自況。在記者發現到羅黛之死，開始追尋她底生命之後，他發現她是這樣一個漂零的女人，從鄉村出來跌落在都市的霓虹燈裏，仍然還保持着原始的人的形態，她生活僅是爲了生存而已，因爲在她的周遭存在着如此汹涌的人慾狂流，所覬覦的不過是她那美好的肉體罷了，而羅黛竟能在精神上像株蓮似地俯瞰着這芸芸衆生，超然於紅塵之上。從世界的這一角漂到另一角，沒有建立起絲毫的人際關係，只是隨着命運，由其播弄。記者在覺察到了這一事實之後，反觀自己與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之間底關聯，竟變得毫無意義起來。

第三重對比來自一寧靜的山地小村與繁囂都市之間的相互觀照。亦即記者的烏托邦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相互

觀照。

記者在獲悉羅黛的整個人之後，於是便帶着一股朝聖似的心情，前往羅黛的故鄉，一個山地村落。在那兒，他確證了羅黛的出身，他覺得心滿意足了，他已挖掘到了羅黛這謎樣女人的根。然後「現在我寫這封信，老婆和她的兩個小孫女做聖誕裝飾燈。她們祖孫三人，圍繞着一張方木桌，埋頭默默工作。……我望着她們，想像那一串串的聖誕燈翻山越嶺，飄洋過海，最後，也許掛在『我們學人』先生客廳的聖誕樹上，樹下堆着一包包紮着緞帶的禮物。幾位胖胖的小孩，圍着聖誕樹歡躍，聖誕裝飾燈的五彩光輝，照耀在他們幸福的小臉上。我感到一陣輕微的酸楚。這時，我聽到窗外霧裏的笛聲。」

這時的笛聲，所引導着的是記者內心的那個美好世界，也就是作者張系國一直在他的作品中所懷抱着的「烏托邦」，和祥、寧靜却滿溢着生機，潛藏着力量，一如羅黛存在的那個世界，也是羅黛引導着他走進的一種心境。這種情境也許是存在着的，但絕不會存在於作者現在所生活的世界裏。因此，在一陣心移神往之後，餘留下來的。只是一片無可奈何的沮喪之情。正如「我現在坐在中山北路一家咖啡館裏。幾個東洋人在我對面，留聲機播出『支那之夜』的曲子，李香蘭唱的？還是翁倩玉唱的？」，在經歷過羅黛的生命之後，再面對着現實；從那山地鄉回來，再正視臺北，除了感到某種深藏於我們意識之中的蒼涼外，又能剩下些什麼呢？

此外，更令人驚奇的是，作者竟能以種所謂「俚語」的文字，來駕馭他的創作情感，這種融合俚語於敘述之中而絲毫不見造做的成就，也是近來所少見的。作者不僅記錄下現時的社會另一面，同時也保存了現時的一部份新造辭句。由此也可見作者創作此篇小說的用心之大。

試析 哭屋

作者：王鼎鈞

原載：書評書目十六期（六十三年八月號）

在文學的諸多類型上，有一種是最令批評人尷尬的，那就是「敘事詩」（或言『史詩』），如我國的「孔雀東南飛」、「長恨歌」、「琵琶行」之屬。由於這類作品，自身獨立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無論在情趣上，意境上都呈現着自我充足的狀態，因而使得批評人（尤其是當世的批評者）無能為力，充其量也只能為它作一番分析、索隱或歷史定位的工作，若想真正做到愛略特所謂「指向創作」的批評，為這篇作品在作者的一系列創作作品之中，尋得同一個系統裏的歸屬，實在是很困難的。

我們發現王鼎鈞的這篇「哭屋」也正顯露着同樣的局面，它不僅具有一個完整的結構，同時小說中所流露出來的情感，也正是一篇敘事詩所能引發出來的情感，這分情感係直接承自我國古典文學的傳統，而不是得自現代。

為避免論文的過於龐大，我們僅就「動作」的完整性（或言『統一性』）的觀點，來討論「哭屋」。

「哭屋」的動作為「『二先生』的讀書致死的一系列過程」，整篇小說的情節便係由此為中心鋪展開來，是單一的動作。如「長恨歌」是以「唐明皇對楊貴妃的愛憐與恩情」為內在動作，敘述出歷史上的一段事件；「琵琶行」寫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悵惘」的內在動作，而以作者於謫貶後偶遇一不得時之商人婦，藉彈琵琶以為生計的情節為外在動作。因此我們可以說，「哭屋」是極近於敘事詩的形式與內涵的。

那麼我們再來看作者是怎樣地在處理動作。

「哭屋」中的悲劇人物 (Tragic hero) 是二先生，這樁事件的發生是由於二先生本身在性格上的缺陷所造成。二先生的家庭是個書香門第，更要命的還是懂「進士第」，父親是進士，陪着皇帝做過詩，書畫過人，奠定下家族的聲望，二先生除了繼承了這分聲望的負擔之外，也繼承了老進士的倔強性格。「二先生最大的願望是和他父親一樣中個進士，他認為中了進士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此八字的人說他沒有進士的命，他不信，趕到京城去應考。」。

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為了這分家族的聲譽，他不停地赴考，也一再的失敗，待科舉制度廢除了之後，二先生一生中努力的作為，突然懸了空，讀書對於二先生來說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終於以自縊結束生命。

顯然地，二先生是個「失敗的英雄」，所謂「失敗的英雄」海明威有個注腳：他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屈服。作者王鼎鈞在二先生的死後，加上一段鬼哭的結尾，使得整個動作在幻覺上的張力延長，並提升到一個超自然的境地，將這一腔激情，化爲了一則傳說，維持住了一個美感的距離，由人去憑弔低迴，而作者則立在一個超然的地位，像白居易寫「長恨歌」一樣，只在咏事，而不介入。

王鼎鈞的小說，往往敘事重於咏情，令人在讀後不能從他的文字上提昇到高一層的境界或情趣，而這一篇文章「哭屋」不僅在寫作技巧上稱得上所謂的「洗鍊」，同時也蘊涵了中國文學一向所特有的深沉與意境上的超逸，承自古典，而非現代，這也是近人寫作所少有的罷。

說說 蒸籠

作者：子于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六十三年十月二、三日）

就像在導數學式子一樣， $1+1=2$ ，子子在寫過「高處總是眼亮」和「開鎖」之後，發表出這樣的一篇「蒸籠」。談的都是升學教育高分主義下的問題。

顯然地，「蒸籠」裏的兩兄弟，是來自「高處總是眼亮」裏的之平及「開鎖」裏的那個高中生，一個老抹着自己的心，一心想往高處走，一個老是執着意，做人眼裏「沒出息」的人；於是，一個化成了「蒸籠」裏的哥哥冠英，另一個就成了弟弟亞雄。說曾經是之平的冠英終於走到了最高處，做了個博士；又說曾經老想唸開鎖系的那個高中生終於成了一家鞋廠的老板。

本來讀書就不是件壞事，可是書有很多種面貌，倒不僅僅是教科書，教科書也不是適合於每一個人去唸的。問題是存在於社會之間的觀念，逼得人不得不去唸，他們說你有沒出息，就全由這裏來瞧，全看你考試考得怎麼。考得好，爭得高名次，就有出息；壞了，哪有得好臉色瞧？近年來，政府終於實際地推展開職業教育，我們要說，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孔子不就是？因材施教嘛。

也莫怪做弟弟的亞雄窩囊，淨瞧着哥哥冠英在學校裏考場得意，眼見他拿了博士，却沒能讀好「做人」的這部書，處處忍讓着他的胡鬧。亞雄真地是沒話可說。自己讀書雖然不成，說也辛辛苦苦地掙下了那麼一小片局面，做了個鞋廠老板，連棟到了手的廠房，都捨給那冠英修博士去了，而在父親臨死時：「父親嚙最後一口氣，握着亞雄的手，聲音雖然低啞，模糊，叫的却是冠英。」聽得他眼淚直流到脖子裏，那有話可說？誰又能料到他的博士哥哥竟也被外國機構裁了員，回國來學炸油條、蒸包子的勾當？幾番細思量，尤其是沒得話說。正是王禎和在他的一篇小說前引的句子：「生命裏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

子子除了在小說裏寫性、寫點人生的失落，教育也是他的一種重要創作素材。在「開鎖」的後記上，他說：

「一個寫小說的妄談教育問題，未免自不量力。從一篇小說裏想找出如何解決教育問題，不是把小說的功
能看得太大，而未免太小瞧小說了。小說是一種藝術。藝術要作的事情太多，誰有空兒解決實際問題。」

研究教育的，辦教育的憑什麼掙錢吃飯，不去解決問題，跟寫小說的攪混個什麼勁兒。寫小說的也不必狗抓耗子，多管閒事兒。

「但是，小說却這麼寫出來了。」

「蒸籠」這篇小說之好，也就好在看完之後，使人覺着沒話說。例如亞雄的老岳丈問着他的小孫子說：

「知不知道？要跟着大伯學，將來去美國！」

而小孫子理直氣壯地答道：

「我才不去美國炸油條呢！」

這才真地是無話可說。

幼獅月刊

十二月號

中國語言學研究特輯

丁邦新 記語言學家董同龢先生

周法高 廿世紀的中國語言學

李方桂 漢語研究的方向——音韻學的發展

張 琨 中國境內非漢語研究的方向

湯廷池 國語語法研究導論——兼介變形、衍生語法理論

張 琨 漢語語法研究

黃宣範 語言結構的共通性

李壬癸 臺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

梅祖麟著 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

黃宣範譯

Hugh M. Stimson著 杜甫北征詩的押韻

何 大 安 譯

幼獅文化公司 臺北市漢中街51號 每本18元 一年195元 電話：374863 郵撥：3336

閒話陶淵明的桃花源

魏子雲

寄何懷碩

懷碩吾兄：

當我從大作「苦澀的美感」中，尋出一些問題，準備與您閒聊，適巧您正為喜事奔忙。蜜月期中，即雙雙飛美。行前囑我通信討論，茲先把我們那天未能聊完的桃花源問題，提出我的淺見如下：

老實說，您寫的「桃花源」辨，有相當精闢的見地。您認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簡單說便是一個有『天下之心』的讀書人的政治理想在文學中的反映。」這句話，是可圈可點的結論。不過，要說陶淵明所記的那「桃花源」的世界，含有「政治理想」，恐未必是陶淵明寫作「桃花源」的心意。毋寧說那「桃花源」的世界，乃是歷經變亂的人，共同企求的一處避世之所。這一點，陶淵明在詩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可惜讀「桃花源記」的人，往往忽略了詩，甚而有人不知有詩，想必您也忘了「記」以外還有「詩」吧？

在詩中，陶淵明一下筆就寫：「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豈不是業已點明了這地方的「伊人」，一如黃綺等人之歸隱商山，同是爲了「避世」。在結尾，還寫上了「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這兩句問話，意思就是問一問方外遊士，知否塵囂以外，還有像桃花源那樣的地方？如果有的話，他則「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詩與記都已說明如何才能尋得他所理想出的「桃花源」，據以躲避亂世。他何嘗有「政治」的「理想」？正因為陶淵明的「桃花源」，並不是陶淵明的「政治理想」，自也無從與「理想國」或「烏托邦」相提併論。（過去我也這樣比擬，如今想想是錯了。）我倒同意您說「桃花源永是一個理想，一種渴望，」却不是「一個人類社會奮鬥的目標。」因為「人類社會的奮鬥目標，」怎會是一個無政府的

社會呢？怎會是一處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呢？

至於「桃花源」這一塊地方，可以說它只是陶淵明所假想的一個理想世界。在記與詩中，都已明喻或暗喻得非常明白。您說的那「最後一句：『後遂無問津者』，很值得回味。」誠然。這句話似有暗喻那「桃花源」，乃虛想而假設之地，不僅自劉子驥以來「無問津者」，且不可能有他以後的人去「問津」。像您我在千年後還在「問津」他的「桃花源」，自非陶淵明始料所及了。這些，都不是前人曾經想到的。同時，所謂「得其船便扶向路，」而又「處處誌之」，等到「太守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則又「遂迷，不復得路。」這都是用的明喻手法，來否定他前面所寫的那「桃花源」，良非人間所有。詩的結尾，說得更明白，所謂「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不是明說連他自己也在尋找那塊地方——桃花源嗎？兼且要去問詢方外游士，能否測尋到在塵囂以外，何處有那麼一塊地方？這些詩句，都已充分說明了「桃花源」只是他假想中的一處避世之所。雖說，在記中還假設了一位有名的時人劉驥之子驥，「聞之欣然規往」，自也是故意地偽託而假設。所以陶淵明給他下了一個結論：「未果，尋病終。」因為劉子驥是太原中人，去陶淵明作「桃花源記」的時候，已踰數十年，劉高士早已作古了。再說何以要把劉子驥假設進來呢？除了因為劉子驥是太元中葉在世的晉人，更由於劉氏本是一位愛好山林的高士，這是虛事實寫的手法。您認為「劉高士亦是一位為理想的追求而不惜殉身的人，值得紀念！」竟實看了陶淵明這一虛筆，可就錯得太遠了。

您不同意「桃花源記」是一篇「獨立性的作品」。這一點似乎無法令多數人同意。因為它在歷代文選中的獨立存在，早成事實，甚而祇知有記不知有詩的人甚多，這就是一個明證。至於您祇承認「桃花源記」是散文，不以爲它是小說。這觀念也值得商榷。雖說小說與散文的分野，不易劃分，然而小說應以人物爲主；塑造出人物生命形體的文學作品，舍劇本而外，自應屬於小說。像「桃花源記」中的那位武陵人，雖未具名姓，却已走出了文學天地，永生在人世之間。那一塊武陵桃源，雖塵世之間的地理無志，亦非仙家曾經步履，然而誰能否定了它是武陵所轄的「名勝」佳蹟呢？就像美國福克納在他的小說中，所創造的「雅克那派陶法郡」，已變成了密西西比的一個特郡一樣。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承認「桃花源記」是小說，似乎比否定它是小說，還要來

得有些吧！

無論記也好，詩也好，陶淵明所描寫的「桃花源」，都只是一塊理想中用來避亂的小天地，而非用以呈獻政治理想的大世界。因為陶淵明所企求的是「避世」之所，絕不是企求一個「治世」之地。所以他在記中說：「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詩中說得更明白，說明這些人不是「隱」者，所謂「伊人亦云逝」；又說「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這都明指的是一處可以隱遁亂世的小天地。想啊！具有「政治理想」的人，怎肯「遂與外人間隔」？焉甘「浸湮」「往跡」，「蕪廢」「來徑」？

後人每把「避世」的思想，歸諸於道家。實則，「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也是儒家的觀念。不過儒家的隱，只是避「無道」之亂於一時。在明和之世，則不可忘君臣之義。故孔子有謂「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像「桃花源」中避秦亂的邑人，竟一隱數百年，固非孔子所謂的「賢者避世」之道，這又何嘗不是假借「嬴氏亂天紀」的暴政，隱括到當時的劉裕呢？（此說早有定論。）所謂「奇縱隱五百」，就是這一隱數百年的曉喻深意。「作爲一個詩人，他寫出他能代表時代心聲的渴望與企盼；以其高超的文筆，描繪了一個正面的理想，爲人生所追慕的目標，同時也就反面表示了他對時代黑暗的批判。」我認爲您這幾句話，確已道出了陶淵明寫作「桃花源」的心意。這一點，我們的看法是契合的。

說到張曉風的「武陵人」，我認爲您寫的「矯情的武陵人」，也同樣地「矯情」。我認爲您這篇文章，在觀點上錯看了「武陵人」所要表現的內容。第一，您認爲「武陵人」誤解了「桃花源」，這豈不是矯情地非要「武陵人」去詮釋「桃花源」不可嗎？最好的「改編」，應是「再創造」；再創造才是改編者的成功要素之一，不一定非得忠於原作。所以我們對於「武陵人」的批評，應從它再創造的部分去入手分析，不必斤斤於「武陵人」的是否符合原作？第二，您認爲「武陵人」劇中所標示的「天國」，只能屬於宗教的天國。這一點看法，與我不同。我則認爲「武陵人」所標示的「天國」，也不是宗教（基督耶穌）的「天國」。這個戲我在演出中的十天之間，曾去觀賞了兩次，我認爲張曉風並沒有在「武陵人」中，指示出基督的天國，才是人生所追求的「天國」。在實質上，他只是借用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與基督的「天國」，作爲他的寫作題材，來呈現他對現

實人生的譏諷而已。這一點，您已懷疑到了。正如您所說的，「就是對於那個『天國』，『武陵人』一劇，也沒有詳細的描寫，深入的表现，只是極曖昧地道出一個空洞的概念來（所謂『第一等的美善』）。此外，我們只能從她對桃源的否定，從反面知道那個『天國』的含糊印象。即：不是『一種次等的幸福』；不是『一種仿製的天國』。不是『低劣的歡樂』。全劇所追求的『天國』，也就祇有這幾句台詞的表示。」這情事，我認為可能由於張曉風對於「天國」的信賴，並不堅實，甚至於說並不清楚，所以她未能標示出基督的天國，是怎樣的一種樂園。當然，更由於張曉風在寫「武陵人」時，感情中根本沒有基督的天國，儘管她在理念中吐出了不少「天國」的名詞，但「天國」的「名詞」，距離「天國」的「實地」，相差可是太遠了。

「武陵人」企圖否定陶淵明所意想的那種「桃源」生活，跟那位寫要「走出桃花源」的人，想法是一樣的，都對陶淵明的「桃花源」有所假託而已矣。要知道陶淵明的「桃花源」，只是虛擬，記與詩均已明說無隱。也就是您說的，它是「困乏痛苦之人生的幻想與寄託。」與宗教家虛擬的「天國」以及「極樂世界」類似。但陶淵明先生並沒有要人去迷信什麼，所以「桃花源」只是「困乏痛苦之人生的幻想與寄託」而已。陶淵明並沒有要人去追求「它」，在記中說的「後遂無問津者」，不是極肯定嗎？我在前面也曾說過，詩中說的「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不是明說連他自己也在尋找那塊地方嗎？

「武陵人」指摘「桃花源」的生活，是「次等的幸福」與「做製的天國」，這一觀點，雖明責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生活，實際上則是諷諷現實環境中的生活。所以我們要明白張曉風在「武陵人」中所否定的「桃源」生活，並不是陶淵明的「桃源」生活，而是借以諷喻我們現實空間中的生活。可惜她未能把她的否定，再另外肯定出一個可以鼓勵現實人生去追求的目標。因而使我們只能在「武陵人」中體受到譏諷，無從領略到生活的激發與啓示。根據這一看法，我認為「武陵人」不是一部好作品。我甚至認為張曉風對於基督的信仰，都還缺乏感情成分。這一點，留待下次我尋到「武陵人」劇本時，再進一步與您作長談。此頌

儷祺！



十月新書

書坊

作者	譯者	書名	開本	定價	出版者	頁數	郵費	撥備	註
喬志高		美語新詮	二五	六五	純文學出版社	二五〇	五三三三		
丁樹南	譯	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	三二	四〇	純文學出版社	二三九	五三三三		
夏志清		文學的前途	三二	四〇	純文學出版社	二四四	五三三三		
潘思源		臺灣的拆船業	二五	一〇〇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一四一	一〇〇五五九		
杜魯克		管理學(上)	二五	九〇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四八八	一〇〇五五九		侯家駒校
杜魯克		管理學(下)	二五	九〇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五五二	一〇〇五五九		侯家駒校
索忍尼辛		致俄共領袖書	二五	二五	地球出版社	六四	一〇三二〇		中英對照
杜拉克		管理	二五	一五〇	地球出版社	九五四	一〇一三二〇		許士軍等譯
陳樹琰		午夜歸帆	三二	四五	將軍出版社	三四〇	一〇〇七四四		
蕭本龍		產品設計表現法	二二	四五〇	世界文物供應社	一三五	一〇〇六五〇		蕭本龍戶
徐興譯		史前星際大戰	三二	四〇	世界文物供應社	二二一	三五五五		

段乃華譯	超越自由與尊嚴	三一	三五	世界文物供應社	二〇四	三五五	
李藍	紅唇	三一	六〇		三七九	一〇三一六二	楊楚萍戶
雷動	天管理行爲	二五	一六〇	大林出版社	六一五	一九二三五	
佛羅洛夫	愛的世界	三一	三五	新理想出版社	二二一	一〇〇六〇六	余阿勳譯
雷動	天領導秘訣	三一	五〇	晨鐘出版社	二七三	一六二四八	
雷動	天管理技巧	三一	五〇	晨鐘出版社	二三一	一六二四八	
徐秉鉞	懷念集	三一	三〇	益羣書店	二〇三	一五一五二	
邱榮鏤	望夫石	三一	三五	益羣書店	二二二	一五一五二	
劉塘	螢窗小語續	四〇	二五		一五九	一〇〇八一八	劉塘戶
季薇	白茶小品	三一	三五	巨流圖書公司	二四三	一〇〇二三二	
曹緯初	蔬果畫法	二五	四〇	藝術圖書公司	一〇九	一七六二〇	
史正中	書法入門	二五	四〇	藝術圖書公司	一〇八	一七六二〇	
史紫忱	書道新論	二五	四〇	藝術圖書公司	一〇八	一七六二〇	
辛達謨譯	最新實用德文讀本	二〇	七〇	先知出版社	二四一	一八五一九	
葛慕蘭	形上學	二五	四〇	先知出版社	一七四	一八五一九	
徐道鄰	語意學概要	三一	三五	環宇出版社	二一八	一四七一一	
鄧維賢譯	認識大學	三一	三五	環宇出版社	一九二	一四七一一	
顏元叔	人間煙火	三一	四〇	皇冠出版社	二〇〇	一七九六五	顏元叔戶

九月新書補遺

作(譯)者	書名	開本	定價	出版者	頁數	郵撥備註
曹緯初	畫菊技法	二五	四〇	藝術圖書公司	一〇八	一七六二〇
吳學讓	山水技法	二五	四〇	藝術圖書公司	一〇九	一七六二〇
林建同	百梅圖	二五	四〇	藝術圖書公司	一〇八	一七六二〇
余中生編	中國現代散文選	三二	四五	正文書局	四四六	五九六一
周增祥譯	人生道上	三二	五〇	道聲出版社	二九九	三〇八五
黃聖光譯	基督之律卷一	二五	四五	光啓出版社	二〇〇	中二〇四七九
任真秋收		三〇	四〇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八八	一六五

「家」、「故事集」、「伐木工人」

童欣載
輯譯

關於「紐約時報書評週刊第二十三屆年度最佳兒童圖畫故事獎」及其得獎作品

在十一月三日出版的「紐約時報書評週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公佈了由該刊主辦的第二十三屆年度最佳兒童圖畫故事獎(the Book Review's 23rd Annual Best Illustrated Children's Books Award)的得主名單。這個獎由紐約時報書評週刊每年一度邀請名家評選產生,今年應邀為評審委員的有:紐約時報文教新聞記者葛麗絲·顧魯蔻(Grace Glueck);身為書商,却也是古玩鑑賞名家的詹斯汀·史濟勒(Justin G. Schiller)和能文善畫的作家彼得·施培爾(Peter Spier)。他們的評選過程是:三位評審委員各憑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每個人由一九七四年出版,為數達二百零六冊之多的兒童圖畫故事書中選出

三冊來,其結果共有八冊獲獎(其中一冊同時獲兩位評審委員推選)。在公佈得獎名單的同時,書評週刊也公佈了推選某冊書的評審委員姓名,顯示了他們的負責態度。

這張名單是這樣的:

家(A Home):原圖作者是卡爾·拉森(Carl Larsson),原作者是瑞典籍的Lennart Rudstrom,由Lone Thygesen-Blecher英譯。(Putnam's公司出版,定價\$5.95)
• Grace Glueck 和 Peter Spier 兩位評審委員都推選這本書。

喊花的女孩(The Girl Who Cried Flower)
• 插圖作者是大衛·帕拉迪尼(David Pall-



「家」的獎得選推時同員委審評位兩獲榮屆本
。畫的森拉·爾卡印所中書一

admi)，內文是由 Jane Yolen 執筆。(出版者是，Thomas Y. Crowell 定價 \$5.95)

。本書由 Justin G. Schiller 推選。

蘇珊小姐的生日 (*Miss Suzy's Birthday*)：插圖作者是阿諾德·羅貝爾 (Arnold Lobel)，故事是由 Miriam Young 寫的。(Parents' Magazine Press 出版，定價 \$1.95) 書中的蘇珊小姐是一隻松鼠，插圖作者阿諾德·羅貝爾以前已得過一次年度最佳兒童圖畫故事獎。而今年有兩本書同時獲獎。這本書是由 Peter Spier 所推選的。

把屋裏東西帶出去玩的人 (*The Man Who Took the Indoors Out*)：圖文作者都是阿諾德·羅貝爾，這本說一個叫貝渥·鮑斯的人把他家裏的東西都請到外面去遊玩一番的書，是羅貝爾今年同時獲獎的兩冊作品之一。(Harper & Row 公司出版，定價 \$4.95) 由 Grace Glueck 推選。

從前有個老太太 (*There Was an Old Lady*)：由史帝芬·齊洛格 (Steven Kellogg) 將舊故事重新改編，並自作插畫而成。(Parents' Magazine Press 出版，定價 \$4.50) 齊洛

格在一九七〇年也曾獲得年度最佳兒童圖書故事獎。這本書是 Justin G. Schiller 推選的。

故事集 (*A Storybook*)：由托米·安吉銳爾 (Tomi Ungerer) 編選並配圖。內容包括六則故事，只有最後一則由托米·安吉銳爾親自執筆寫成，但由他一個人負責繪製的插圖十分生動有趣。(Franklin Watts 出版，定價 \$4.95) 托米·安吉銳爾今年已經是第三次入選年度最佳兒童圖書故事獎。這本書的推選人是 Justin G. Schiller。

伐木工人 (*Lumberjack*)：加拿大籍的威廉·庫內里克 (William Kurelek) 自寫自畫，使他在去年剛得過年度最佳兒童圖書故事獎後，今年又再度入選。(Houghton Mifflin

出版，定價 \$6.95) 由 Peter Spier 推選。

蘿西和麥可 (*Rosie and Michael*)：由女插

圖家洛娜·唐美 (Lorna Tomie) 與女作家

Judith Viorst 合作的新書。(Atheneum

公司出版，定價 \$3.95)，推選本書的是女記

者 Grace Glueck。

從上面這些得獎名單看起來，得獎人有得過多次獎的名家，也有新人；書本內容方面有創作，也有改編，有翻譯，也有選集；受獎人更是不分性別、國籍；想來評選的標準該是完全以書本圖文的精彩與否來決定，雖然評審委員只有三個人，但由入選的八冊書風格各殊這一點看來，却可見他們的看法客觀而不偏狹。而這八冊書出版以來，也都引起相當的注意，我們特別選譯其中三冊的書評，看看非評審委員對這幾本書的看法。

1 Georgess McHargue 評「家」 (A Home)

一個人常可能很意外地從一些平常不注意的事物裏，得到一些驚喜。譬如我自己吧，我從來沒注意過瑞典

這國家的風物，以前也從來沒聽說過卡爾·拉森其人。（這是我的損失。拉森先生是一個畫家兼室內裝飾家，也是很具影響力的插畫家。）而且我個人對古老的事物並無研究的興趣，在拉森先生的圖畫裏，有好些東西我連名字都叫不上來。但是我却很高興地發現我自己沉醉在他的圖畫裏。「家」這本書的插圖以動人而可愛的細緻筆法描述出一段特殊時期，一個特殊的地方。（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一位藝術家在瑞典桑德堡地方故鄉的老家。）那份美感能讓人據以準確地寫一本小說——從在艷陽天裏到河邊抓蝻蛄，到大雪天在把一束束稻穀掛鳥的農場裏的秘密；從瓶塞雕成貓頭鷹頭狀的圓酒瓶，到蘇珊妮彎身攪牛奶時辮梢的小髮髻。

這本書在瑞典以不同的版本印行才七十五年，現在的新版本不知何所本。複印下來的插圖大概是從原本來的，內文却是新的（根據註明的版權登記為一九六八年）。內文都印在左頁，分為兩欄，以不同的字體排版。一欄是很簡單，但很可愛的詞句，描敘在桑德堡的生活。另外一欄（有時）更詳盡地談拉森的生平，他的繪事，和繪畫方法。有時主文能毫不間斷地一路排下去。唯一的困難是書裏的文字太多，很難唸給小孩子們聽，而大一點孩子又可能會因為文字缺乏故事性，以及結束得過份突兀而不喜歡這本書。

可能欣賞「家」這本書最好的辦法是去欣賞拉森先生畫的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我想需要至少有兩代人，四或五個，圍坐在一張很大而很舒服的沙發上。最好能生起壁爐來，或是來點爆米花，或者有一隻大狗舒服地睡在一邊。然後有人開始，不是唸，而是說明：「這本書是講一個有名的畫家，他在好久以前住在瑞典。看，這就是他的房子，頂上盤了條龍的……」我希望各位讀者不要管這種辦法是不是太特別，先試試我這種辦法看。

*Georgess McHargue 爲一小說家，其新作 Stone-flight 將於明春出版

2 Eve Merriam 評「故事集」 (A Storybook)

書名頁上的插圖畫的是一隻藍顏色的手，拿着一把杓子，從一鍋豆綠的湯裏伸了出來；身體其餘部份已經沉到鍋裏去了，但那隻手還勇敢地不停地轉着轉着；看，漂漂亮亮的安吉銳爾弄的清湯。在整本故事集裏，安吉銳爾都能保持這樣歡樂的調子；即使是在最可怕的場景中，也還隱伏着一個看不見的笑臉。

嚴格說起來，這本書實在不能叫做「托米·安吉銳爾的故事集」，因為內容只有六分之一是他所寫的：應該說是他選了這些故事來畫插圖。第一個故事是「交換工作」(Changing Places) 是由伯納·賈芬珂(Bernard Garfinkel) 根據挪威民間故事「管家的丈夫」(The Husband Who Was to Mind the House) 所改編的。這個故事以前曾由瓊姐·蓋(Wanda Gag)編為「沒了就沒了」(Gone is Gone) 而為大家所熟知。賈芬珂仍按照蓋女士那種將原來故事軟化了的手法，結果多少有些不必要的顯得太不夠簡明。(看看賈芬珂的「以前，不很久以前，在海那邊的綠野上有一個農家，那裏住着一個男人和他的太太和他們的小女兒……那個男人和他太太都工作得很辛苦。在農場上，他們種大麥和牧草。男人耕地、播種、收割乾草和大麥。他太太餵家畜，打掃房子，還照顧小孩……」而原文只是「從前有個男人，脾氣很壞，從來不覺得他太太在家裏做對過什麼事。」)不過雖然經過修飾之後，還是可以看出原先流傳多年的故事來。而安吉銳爾的畫更是描繪得淋漓盡緻。在那個農夫狂怒之餘，一脚把豬從廚房裏踢出去的時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靴底釘的鐵片，還發出一聲輕響，而那一腳踢得重到粉紅色的豬肉就在你眼前變成一片青紫。

第二個故事是安徒生童話集裏的「火絨匣」(The Tinder Box)，在安吉銳爾筆下尤其顯得美好。那三隻兇狗都長着大牙齒，戴着帶有釘子的鐵狗圈，滿口流涎，可是在月光下却溫馴得出奇。而在「從此快樂的生活在一起」的大團圓結局裏，那些原先大如碟子，大如風車，大如古堡高塔的眼睛都變成了情人節的甜心。誰還不喜欢這樣的想像呢……

伯納·賈芬珂也改寫了格林童話裏的「聰明的葛萊塞」(Clever Gretel)，這一篇雖然也免不了在字句上大加修飾，却比較能忠於原著，能值得朗誦給孩子們聽。聰明的伯納和聰明的托米都可以得很高的分數，尤

其是畫裏盤子上那隻油光光的烤鷄，和那場安排得很漂亮的追逐畫面。

後面一個故事也是由格林童話裏來的「桌子、驢子和棍子」(The Wishing Table, the Gold Donkey, and the Cudgel-in-the-Sack)，由瓊姐·蓋改寫得非常出色；而插畫更是華美，驢子在她們面前咳吐出金幣，而那個壞旅店老板被那根魔棍賞了一頓好打。

傑·威廉士 (Jay Williams) 的近作「潘多妮娜公主」(Petronella) 是第五篇；這個說一個不甘雌伏獲得自由的公主的故事，可說是最可愛的一篇自由宣言；真值得和這些古典名作並列一處。我個人在這本書裏最喜歡的一幅插圖，就是畫着潘多妮娜公主被一大羣兇狗包圍，而她的同情與愛心去馴服它們的圖。

這本書的最後一篇，是安吉銳爾「重新消化」過的「小紅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他用詞選字十分慎重，因為這是一篇希望別人再三咀嚼的故事。在我再三地讀過幾遍之後，我實在不得不認為這篇應該刪除。當然古典作品可以因時空環境的不同而加以改編；我倒不是站在有修辭癖的人的立場上來反對這件事。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過份任意地把角色整個更易了：把故事裏的老祖母改成一個巫婆，而大狼却成了英雄。這篇東西從根本上就不能和這些傳統的民間故事以及童話故事放在一起。傑·威廉士的「潘多妮娜公主」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還維持了童話故事的形式。但安吉銳爾却把一個孩子們所熟知的故事改成了一個成人的、俗氣的，甚至可以說是卑劣



• 圖插的「作工換文」中「集事故」

的東西。

他所用的語言，例如一開頭，就超出了我們必須保持着不致讓人混亂的界限。一隻烏鴉向住在城堡裏的狼報告說：「我看見了一個小女孩，還沒長大的，在你田裏摘果子。她穿得一身紅，像塊禁止通行的標誌牌。」這種把現實生活中的事物和童話故事中的森林混雜在一起的搞法，實在叫人受不了。而在故事結束時，那個壞老祖母，被丟了下來，不給吃的，結果餓得身子縮小得像一隻老鼠。而小紅帽却嫁了大狼，而且「他們生了各種的孩子，大家都快樂的生活在一起。」讀者真不明白到底是那些種。拜託，請把小紅帽拿出去，另寫一本成人童話吧。

不過，六篇中倒有五篇是好東西。

* Eve Merriam 是兒童讀物作家。也和別人合寫過 *Male and Female Under 18*

Robert Newton Peck 評「伐木工人」(Lumberjack)

一個畫家能不能寫出一本沒有故事、沒有人物、沒有對話的好書來呢？可以的，但是正和做伐木工人一樣，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但是這是一個艱苦工作的伐木工人的真實故事。我知道，因為我自己以前就做過伐木工人。我曾在雪地中拖過很多木頭，我的食指和中指之間還殘留着拉木鉤上鐵把子夾在那裏的感覺。所以我知道他的工作。

這位加拿大籍的藝術家記得他在魁北克和安大略林場的兩次經驗。第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夏天，他十八歲的時候，不聽父親的忠告，離家去證明他已經能勝任一個成人的工作。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一年，他去砍了一年

樹，賺讀藝術學院的學費。庫內里克告訴我們伐木工人怎麼做他們的工作，再加上對衣着、住屋，和食物的描寫。而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砍伐木材。但是寫得却恰到好处。因為庫內里克的書並不假裝不說道理。讀者在這裏不會嚐到他汗水的鹹味，不會感到他手上起水泡時那種灼痛的感覺。但是每一記砍進白楊樹幹裏的斧頭，都充分的讓人看到工作的辛苦。

要是說他這本勁道很強的書有什麼弱點的話，就是書中的人物缺乏性格。伐木工人也是人，他們會打架鬧事、會喝酒、會賭錢，也會開玩笑。庫內里克筆下的伐木工人却和他們的木頭一樣木頭木腦。只不過比穿着格子襯衫呆站在商店櫥窗裏的木頭人多口氣。不過我喜歡這本書那種平凡與誠摯。也許把所有文學性的虛文都裁掉是一件聰明的事情，而這出於一個善用筆如善用斧頭斫修木材的巧匠之手。一根木頭跟着一根木頭，所有的回憶都整齊地堆成一堆柴火，能溫暖一個肯去讀他的讀者。庫內里克不是一個詩人，但是他仍很熱切地投身在他的作品中，把這視為一件神聖的工作，可愛的意象常如松果般由松樹上落下來。例如，「我好像獨立在外面，只有偉大的大自然媽媽，和渺小的我，繞在她腳邊。」好句子。我敢說我一定會喜歡能寫出這種句子來的人，因為他先得能感覺到這些。在書中，他是個孩子的角色，但是他的故事却是大人對自我掙扎與漸漸攀升的高峯所懷的敬畏心情。那些是未經雕琢的文字，如粗糙的雲彩，粗野的呼號，但是一點一點的。這位做伐木工人的作家把他的故事由雪地裏、由松針和爛泥裏拖出來，我自己也還能記起那種氣味和味道；因為在某方面說來，他和我曾在一起渡過我們的童年，我也在那裏。這本書用一把斧頭的橡木柄輕敲着我的肩膀，請我回憶起以前卑微的我。在每一頁上，你都能欣賞到彩色的圖畫，像文字一樣簡單明瞭，由了不起的手筆繪成；但那種雄渾逼人的風格却正好能配合其中的文字，彼此相契得如一把兩人推拉的大鋸子。而由於其中的藝術性這樣豐富、這樣引人、這樣恰到好处……像一首歌，突然有歌詞會使你覺得腳癢，儘管那些雪靴太重，你也會想穿上。上一雙，一個人走去，在雪地裏用你的脚步寫下篇章。那些笨拙的文句，厚重、濕冷，而且不勝操勞。幾乎每個字都需要你用拉木鉤，加上你的勇氣和氣力才能拉上山來。但如果你要問我的意見如何的話，我勸你在掌心

上吐口唾沫，開始幹活吧。

這是本好書，值得細讀，也是本值得放在床邊的好讀物。「伐木工人」這本書就像一張大煎餅，很平凡，却能填得飽你。

* Robert Newton Peck 是 *A Day No Pigs Would Die*,
Path of Hunters, *Millie's Boy* 和 *Soup* 等書的作者。

陳克環小說集 陳克環散文集

每冊25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愁烟

琦君著

每冊25元，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大江版年度小說

58年短篇小說選 (30元)

59年短篇小說選 (25元)

61年短篇小說選 (25元)

57·60年短篇小說選已售完，現改由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一律八折，三冊合購55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橫看成嶺側成峯

讀「美語新詮」，喬志高著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純文學出版社印行

在「美語新詮」第二四二頁上，有一幅漫畫，畫着一本字典，在高漲的新詞波濤中載浮載沉，下面的說明寫着：新詞泛濫，字典大呼救命……。
humour-wise 是在耍一般人在口語中毫無成規，東也加一個 wise，西也加一個 wise 的寶。但凡是常和美語有所接觸的人，恐怕也都會像那本字典一樣，想要因新詞泛濫而大呼救命的。

美語中俚語俗語用得之多，向來是一件叫人很吃不消的事，尤其是大部份都叫人望文不能生義，字面的解釋和內中的含意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簡直到了毫無蛛絲馬跡可尋的地步。更要命的是不光是在 G. I. English (美國大兵英語) 裏聽到，就是富商巨賈 business talk (談生意經) 時也能聽到；不單是在學的毛頭小子們講，甚至也越過了「代溝」，到了

毛頭小子的爹媽嘴裏。一般中國人打從入初中就讀ABC起，前三年，後三年，大學四年還大半用的原（英）文書，整整十年英文學下來，碰到個老美，說出來的話全不是課本裏讀過的，也完全沒照文法書上規定的文法說，先就傻了一半，即便能捉摸出其中意思來，中規中矩地回人家一句，字也用對了，時態也不錯，句子結構完整，發音也够標準，却看見對方瞠目以對，半天會不過意來，只覺得你說的英文比他年紀還老，這種尷尬場面多碰幾次，就難怪說起英文來中國人多半屬於 the silent majority（沉默大眾）了。

而那怕不是和洋人「短兵相接」，看兩本美國小說，也要常常煞費疑猜，（坊間的字典辭書那裏還有幾本如那幅漫畫中能伸出頭來喊救命的，絕大多數都已早就沉到底了。）看國外來的電影或電視影片，也必須自己懂得「察言觀色」，否則即使不被中文字幕引得「誤入歧途」，至少是很難做得到「看電影（視學英語）」的了。

上面這些問題，當然不是輕易可以完全解決得了的，但如果有人肯研究搜集習見常用的美語，加以整

理，編輯成書，至少可以解決掉一大部份。在這個觀點下，來讀喬志高先生的「美語新詮」，更叫人覺得這本書的可貴。儘管喬志高先生在「代序」中聲明了這「不是教科書，也不是美語詞典，更不是一本語言學論著」。但相信讀者在讀完全書後，不會很同意他的這個聲明，而硬是會把這本書看作是一本能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的語言學論著，會把這本書妥為保存作美語詞典，隨時查閱參考。甚至也可能有人要用為教科書吧，至少這是一本可以讓人自修這方面知識的好書本呢。

我們除了希望早日能讀到喬志高先生在代序文末所答應要出的「美語新詮續編」，更希望能有更多語言學習方面的工具書出來。我們也許不能奢望都能有如喬志高先生這樣流利而妙趣橫生的文筆，這樣旁徵博引的內容，這樣多的神來之筆的翻譯，但在多出了些工具書後，如果美語之於我們仍如「美語新詮」封面上的迷宮一般，至少我們可以有更多能引導我們走出迷宮的路子了。（任世驊）

不食人間煙火食

讀「人間煙火」顏元叔著

皇冠出版社印行，出版年月不詳

蘇東坡有詩云「不食人間煙火食」，若從字面解釋，可以借作顏元叔散文集「人間煙火」的讀後感。當然，若說這本集子一無是處，未免失之不够公平，其中總還有幾篇真正「心有所感，發而爲文」的作品，可惜的是瑜不掩瑕，大部份都如顏先生自己在「人間煙火」那一篇中所說的「鬆鬆散散」，而這四個字終究不好拿來作「散」文的定義看。

這本集子中大部份收的是顏先生分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聯合報聯合副刊開的兩個專欄中刊載過的雜文，也有不屬於這兩個專欄的，若很粗略地分一下，似乎非專欄的文章要好過專欄文章，而「彥頁隨筆」專欄中的，又比屬於「陋巷雜談」專欄的要略遜一籌。我們很不願意把結論推到兩個專欄出現的先後上去，因為這樣會讓人覺得顏先生也犯了一般專欄作家最怕的「後力不繼」的毛病。但事實上陋巷雜

談諸篇，雖然內容很「雜」，却多少還「談」了一些。（當然也有如「心理建設的權術」這類的劣作，這篇文章曾被人譏爲「拳匪思想」固然過份，但也實在不能不叫人懷疑，如果顏先生真是個言行一致的人，照他在該文中的思想推行出去的話，不知他的比較文學是怎麼做法的。）而到了「彥頁隨筆」時，就常常「隨」便下「筆」，不知所云了。其中可以「頒獎與領獎」爲代表作品，而到「人間煙火」可謂已達極致。

寫文章，尤其是專欄，總該要能給讀者點什麼東西才好，不管是知識性的，思想性的或社會性的都行，絕不能讓自己穀子芝麻賬也端了上來。筆調輕鬆則可，輕浮就犯了大忌。顏先生想必對這兩個詞的定義很清楚，以顏先生目前在學術界的「地位」來看，寫專欄行文會由輕鬆漸流於輕浮（在「人間煙火」中對「一手培植」他的「人間」主編調侃，已述近輕薄，但那是他們兩人間的事，讀者不便妄置一詞），着實令人駭然。若是有意追隨某常自嘲爲「婦人之見」，以潑辣筆調嬉笑怒罵的專欄之後，則大可不必，免貽「邯鄲學步」之譏，若是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

「，那就要奉勸顏先生，有時「愛惜羽毛」要必是還的。兩個專欄都不是定期性的，何妨考慮一下「重質不重量」的作法？說不定這樣可以大大增加將來真正成爲一個「專欄作家」的希望呢。（平信宜）

三腳雞

讀「昨夜」，李昂著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中國時報「當代中國小說大展」構想極好，可惜被邀作家多不捧場。除了少部分作品雋永可喜，平穩細緻外，多數名家不是硬湊字數，狗尾續貂，就是舊瓶裝老酒，把說了幾百次的故事再說一次。這是旁話，略過不提。

且說十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中國時報所登的李昂先生大作「昨夜」，讀了後實在教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昨夜」一開始的文字就足以減退食慾。說是像王文興嘛，又沒有那種韻律之美；說是像黃春明嘛，又偶而出現些「蓋」呀，「亂」呀這些「時髦」青年的口頭語；像七等生吧，差可比擬，可惜只是零零碎碎的效顰作態，並未造成作者處心積慮的效果：「然而終就必得知覺到身旁伴隨的人都不可能是他，再迴滿心懷他那般分秒閃變千萬種種神情與姿勢的眼神」。（以上是一個例句，並非手民誤植。）至於像「然而甚至直到後來，他從不讓她這樣覺得」已頗有七等生「我們驚奇地互相看見」之「氣魄」，只可惜孤句無力回天罷了！

說到故事的内容，凡是看過李昂在五月中旬，發表於中國時報的那篇「人間世」的朋友，再來欣賞此篇，當會感到溫故知新。「昨夜」給人一個感覺，好像男女主角，老遠從臺北坐計程車到宜蘭，爲的就是床上相見。其他時候，一兩萬的文字都是詰屈聱牙，語義含混，爲什麼到了最後幾百字的枕頭戲突然雨過天青，文字變得那麼清晰通順、形容詞用得那麼準確深入，動詞用得那麼恰如其份，意象變得那麼新鮮活跳！這一段「爲藝術而犧牲」的「插片」，爲的是什

麼？給「苦其心志」「有始有終」的讀者一個「意外的禮物」嗎？

男女間事不是不可以寫，但請用勞倫斯那種坦蕩蕩的胸襟寫。拗異的「鹿港語」，隱密的深黃色，固可「哄動」一時，萬人矚目，但絕不就等於成功或成就。一隻三腳雞站在西門町，也會有許多人圍觀的。「怪」並不一定就是「好」。我們寧願看「查泰萊夫人」，也不忍卒讀歐化未成的「素女經」。（木易子）

沒落與希望

讀「當代中國小說大展」（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二日——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於十月二日起展出一系列當代名家的短篇小說，至今已刊出二十餘篇，並繼續刊展中。

對這次大展的觀感，就已發表的二十多篇小說而言，許多人的意見頗有出入，有人認為參展作品十分傑出，表現了我國小說家在藝術上已臻成熟境界，而

且多數作品，在內容上都能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相結合，可以看出當代作家已不再空洞的祇寫些純屬消遣性的「愛情」故事，透過作品，他們提出了問題，社會的、文化的甚至更實際的教育、婚姻問題，使讀者讀過之後，也來思考存在於我們週遭的一些人生問題。

另有一些人却不以為然，他們說這次的小說大展，雷大雨小，就作品而論，真正够格的談不上幾篇，和其他報章雜誌上的一般小說並無二致，而硬要冠上什麼「當代中國小說大展」就未免顯得小題大作！

而我個人却認為不管這次的「小說大展」辦得成功與否，都有它的價值和意義。在小說前途日趨沒落的今天，能有人來舉辦這樣一項活動，無異給小說的出路帶來新的希望，若由此而能刺激更多更好的作品問世，將更是「小說大展」的額外收穫。

此次「小說大展」最使人非議的是水準的參差，相差很大。一般來說，藝術作品的最高成就就是沒有止境的，而維持起碼的水準却也是報章雜誌的編者應盡的責任。

據說，這次「大展」的稿件都是特約來的，幹過「老編」的人都知道，約稿的弊端就出在礙於「情面

「不能退回，除非有異乎常人的勇氣和魄力。因為在我們這個凡事「馬馬虎虎」的社會，把朋友得罪了，無異多樹立了一個敵人，那又何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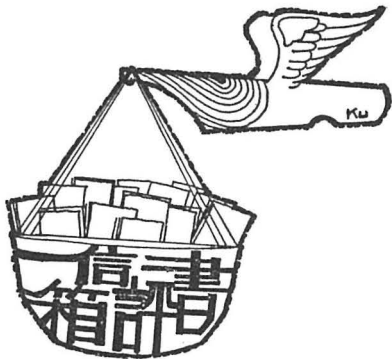
此外，口舌是非多如牛毛的原因是，單單國內號稱「作家」的人就不勝其數，身為編者的人，約了甲，漏了乙，約了乙，漏了丙，於是「話柄」就多了，所以，我們的建議是，若爾後有人再度舉辦類似活動的話，約稿和徵稿同時進行，不但杜絕了一些風言風語，也還不至有遺珠之憾呢！

最後我們願意再強調一次，「小說大展」是極有意義的活動，特別是由影響深遠的大報來倡導更可以提高國內的文化水準，若每年舉辦一次，作家們有了互相觀摩、激勵的機會，優秀的創作必源源產生，連帶着，讀者的欣賞水準也跟着提高，大家在精神上追求更崇高的藝術境界，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們每個人都有福了！（林陵）



◎ 告預目要期下 ◎

- 門閨的暗黑起肩：**國系張**
式形和容內的學文族民談——
- 說小期早的玲愛張論標文唐談：**雄正銀**
- 補續錄目總詩代現：**彰煥林**
- 人的星星上天是像做：**原心丁**
歌之者浪流看我——
- 「事故樂音外中」談：**強義邵**
- 書出、書著、書教、書藏、書讀：**炎 吳**
錄問訪授教駱家楊——



章、雜誌之地址與售價；如能一併列入，豈不更完美？

彭歌先生在「書中滋味」一書中說：「美國威爾森公司自一九〇五年編印一種『書評文摘』(Book Review Digest)，是根據七十種重要雜誌經常發表的書評，編成爲索引與摘要。」貴刊更應：「當仁不讓」。不知尊意如何？

王少雄 九月七日

編輯先生：

貴刊「批評索引」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方邁先生搜羅之詳盡，與所付出之心力，在在令人感佩！

但美中不足的是（個人主觀的看法），無報

編輯先生：

自書評書目發行以來，對於某些翻譯作品的誤譯，曾有許多批評。可惜由於篇幅的限制及其他因素，未能將書中錯誤悉數指出，令人惋惜。做人在此有個建議：貴刊何不成立一個絕對嚴謹、負責的翻譯小組？對於有影響力的，值得一看的書籍，加以正確的翻譯，使讀者能對原書有個真實、正確的了解，而不必耽心會買到市面上一些粗俗濫譯的譯本。這樣一來，不但可以滿足讀者的求知慾，同時也可藉以刺激時下翻譯者，減少翻譯上不負責的態度，提高國內的翻譯水準。

麻雀 九月二十日

編輯先生：

貴刊最近幾期連續刊登現代詩總目錄及補遺，爲求其完備，我想補充若干資料給貴刊。

民國五十六年陳芳明及蕭蕭（蕭水順）等就讀輔大時，曾組織水晶詩社，出版過「水晶詩刊」。不定期若干份。

民國六十一年輔大又有蝴蝶詩社的創立，並出版

過「蝸蟬詩刊」創刊號，封面綠色。「蝸蟬」是周夢蝶先生命名的。

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政大「大學生雜誌社」（今天的「政大青年社」）出版過一冊「大學生詩選」，載有翹翹、王潤華、林綠、吳宏一等數十位的作品，封面藍色。我原有藏書，後贈給痼弦先生。「學生新聞」現改為「柵美報導」，社方可能尚有存書。

茶 陵 六十二年九月廿八日

××：

書評書目有欣欣日上之勢，將成我國文化界之一主流，可喜可賀。

前幾期的書評書目上（好像是十六或十七期），曾有幾位先生評及皇冠叢書版權頁上沒有出書年月日，所以像是「私生子」，還有一些別的評語，我覺得皇冠的書沒有年月日是實，但是如以惡意言語相向，似有失公平與風度。

書上註明年月日，也許對收藏家非常有意義，但是對於一般讀者，並沒有特別的用處。皇冠未載明其出版日期可能另有其理由。在未明白其理由之前，妄

加論斷，則有欠考慮。弟在此亦不便為其辯解。

弟許多譯書是由皇冠出版的。我覺得對譯者作者而言，加上年月日自然富有紀念性質。但是不加註，也沒有什麼害處。試看英美出版的小說與非小說，除了註明一九七四版權外，有幾本註了出版年月日？難道說出版界如此蓬勃的美國書籍全係私生子？弟期期以為不然。

我又覺得書評是一件千古的事，必需執以公正態度，對歷史負責。如果在先天上便對某些作家某些出版社懷有偏見，則將失去批評界的寶貴傳統與公正態度。

曉舌之處，尚請原諒，如蒙公開刊於篇尾，更是感謝之極。

張 時 六十二年十月

又及：

無論如何，在譯書方面，皇冠是個負責的出版社。月前弟曾在光啓社與耕莘文教院主辦的譯作講習會上有一次討論，當時我們談起「天地一沙鷗」的六個版本。有兩個版本雷同（以出版社為單位），一個版本

是剽改彭歌的譯本。獨立的三個版本中，以彭歌最爲優良正確（難免小疵）。陳蒼多之譯本過於生硬。而林白出版社之楊××譯，簡直荒唐之至，其譯本全係查字典而出，有些地方連字典都查不對。滿紙胡言，且以英漢對照出版，真不知人間尚有懂英文之士也！此種出版社以極低廉稿費，僱工急就，目的僅在趁熱賺錢而已！

張時

編輯先生：

貴刊內容豐富堪稱自由中國最佳雜誌之一。惟有一事似乎尚能改進，即每次引用外國人名、書名儘量在括號中附註西文原名。否則常令人猜不透究竟是誰，是什麼書。貴刊在這方面已較許多其他刊物更好，但似乎還可改善。例如十九期中「兒童文學作家里奧李昂尼」，內容中書名都註了，主題人物是誰却始終不知道。

再例如至少「每月新書」「作家話像」的書目儘可能註上。我承認國內許多出版社在這一方面很馬虎，但也有不少在前後扉頁或書中多少有個交代，那時

稍費心血，爲益無窮。

我的印象（只是印象）文章中歌功頌德的還是太多，而真正把別人的著作仔細閱讀考證一番，而批判的太少。這與著者有關了。恐怕許多作者沒有仔細去研讀別人著作。另一個與此有關的問題是給學術性文章或書籍寫評的太少了。

區區陋見，大膽提出，尚祈見諒。所求爲貴刊更上竿頭。

袁國慰 十月廿六日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十九期有聿戈先生的『我讀「拾掇那些日子」』對施叔青作品的分析，個人覺得並不深入，尤其對文後說這本小說集「運用熟練的寫作技巧……」和「樸實而流利的文筆……」並無同感。個人覺得施叔青的文字和技巧多半生疏造作。她的作品誠如劉紹銘先生所言越來越走下坡。就拿今年先後發表在「聯合副刊」和「人間副刊」兩篇來說，毫無創新之處，並且顯得十分邈遠陳腐。還有她妹妹李昂的作品似乎亦「每況愈下」，她的「人間世」，個人覺得是一

篇劣作。不知您對筆者以上的看法同意否？

亞青 十月廿九日

編輯先生：

前寄「驚魂懾魄的翻譯」一文，承蒙刊用，毋任感激。文中第三段末：「譯書時調以輕心」一語中「調以輕心」為「掉以輕心」之誤，成稿匆促，未經細審，致有此誤，煩請代為更正。

歐陽叔書 六十三年十月三日

××先生：

「書評書目」一至十四期均收到，多謝。辦得越來越生氣勃勃；尤其難得的是敢說公正的話，不為私見所左右……中國出版界有待舉辦之事甚多，「書評書目」做了別人想不到而極有具體作用的工作，一點也不想譁衆取寵，真是好現象。

香港明年夏天有人在籌備開一翻譯會議，對翻譯有興趣的人已非正式交換過一次意見。其中有一項，弟提議由「書評書目」担任，就是將自一九七〇年以來所出版的翻譯全部加以統計。貴刊重心放在文學上

，也可延廣到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上。這本來是貴刊主要任務之一，現在不過加以系統化，自當比其他機構勝任愉快。

中文大學圖書館定有「書評書目」，今年我們翻譯系添購翻譯書籍，即擬以「書評書目」為採購根據。

喬志高先生已經去美國，「譯叢」現在各大學出版社也登載廣告，投稿人也增加起來，第三期戲劇專號內容，我們本來擔心比不上第二期，現在看上去，決不弱於上一期小說專號。總之，這樣一本雜誌，外國人沒有辦成，我們中國人居然辦出來了，這是我們引以為慰的地方。克毅兄的認真，中英文手筆之老到居功最偉。

林以亮 七月廿日及十一月九日

書找人

陳子華（高雄市鼓山區鼓波巷45號）、蔡秀慧（屏東市長春街13號）兩位讀者，您的雜誌屢寄屢被退回，無法投遞，請即與本刊聯絡。

編後

• 又是一年的年底了。在舊的一年就要結束，新的一年即將來臨的當兒，我們希望有一些新作爲；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目前就我們能力範圍內可以做到的，暫時定爲以下幾件：

一、提高稿費：本刊一至四期創刊期間（六十一年九月至六十二年三月），稿費每千字僅發到七〇至一〇〇元，五至八期（六十二年五月一日至六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稿費爲千字八〇至一二〇元，最近一段時期，我們雖已提高到千字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但提高稿費一直是本刊努力的目標之一，很慚愧，兩年多來，我們雖然增加了很多新訂戶，而最初支持我們的老訂戶不再續訂的也不少，我們希望銷數增加，成本減低，虧累亦可減少，稿費就可相對提高，然而市場銷路始終平平，使我們經常處於「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步，所幸我們是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支持創辦的雜誌，還不致於步上「停刊雜誌」的命運，在新的一年開始之前，我們全社工作人員一再檢討，一本不能引起每一位知識份子都渴望閱讀的雜誌，其中必然還有許多缺失，充實內容的同時，我們也稍稍提高了稿費標準，從六十四年元月號起，每千字稿酬一百二十元至二百元，「第三隻眼」和「短評」稿，因短小精悍，每千字三百元起算。

二、迅速處理來稿：稿到一周內就決定留用或退還，留用稿件，我們將通知作者，但請作者務必和我們合作的是：請勿抄襲，請勿一稿兩投，稿末請附書寫清晰的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不願刪改者，亦請在稿件上註明，須掛號退回者，請附回郵。

三、對於訂戶，我們接受許多愛護本刊讀者的建議，爾後凡有新訂戶訂閱本刊，本社立刻回覆明信片一張，告訴訂戶訂閱書款已收到，同時告知訂閱的期數，滿期之後，我們也會再給訂戶一信，並請問是否續訂。這些原本就是我們該做的事，但以往本社工作人員實在太少，今後當加強服務，並儘量採納讀者善意的建議。

我們要抱歉的是，由於成本昂貴，本刊無法再給予舊訂戶任何優待，目前我們的訂閱價格都是一律的，一年一九〇元，兩年三三三元，訂閱的劃撥號是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戶。

•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於民國六十年十一月成立，三年多來，創辦本刊，在臺大醫院，馬偕醫院設置急診基金，並為臺大電機研究所捐助設備，捐贈雲門舞集編曲費、錄音費，最近印行了一冊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簡介，歡迎本刊讀者索取，來函附回郵即寄。

•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將於明（六十四）年元月起有系統，有計劃的出版音樂書籍，其中「再生音響」和「高傳真音響系統」兩書，本期首頁已刊出廣告，請喜愛音樂的朋友注意出版日期。

• 本刊自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創刊，先後擔任本刊助理編輯的共有三位：

楊添源，淡江文理學院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畢業，六十一年十一月至本社服務，協助編務（二至七期）及發行事務，六十二年九月底，因至軍中服役離開本社，現仍於軍中服務。

陳芳明，臺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六十二年十月，接替楊君至本社協助編務（八至十四期），後因至美國華盛頓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於六十三年五月底辭職。

覃雲生，國立藝專影劇科畢業，六十三年六月一日起接陳芳明君擔任本刊編輯（十五至十九期），上（十）月底因役齡入伍，已辭去本刊編務。

• 本刊所以將三位離職編輯人的簡介，寫在這裏，主要是為了使讀者知道我們幕後的一些園丁，他們都曾在我們的花圃裏施下了辛勤的種子。

• 「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由鄭傑光和覃雲生合編，本期刊出的四篇傑出小說評註，由覃雲生執筆，覃君曾以「覃雲生三短篇」榮獲民國六十年復興文藝營小說組第一名。

• 本刊發起的「全年最受讀者喜愛的十大好書」推薦運動，自十九期展開以來，讀者反應非常熱烈，為我們打氣不少。我們希望您不只用一支筆，一把剪刀，更用一顆熱心來支持這項活動；不只為我們，更為整個社

會的讀書風氣打氣。我們期待會有更多的選單！

• 在一片「小說荒」中，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闢出大量篇幅，刊登當代名家小說，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剛好，陳克環女士也是一位有心人，他逐一評論中國時報展出的小說，本刊也願意破例以最多之篇幅刊出對這次「小說大展」的評論。

不過，很少有兩個人對一篇小說的評論會完全一致，譬如陳克環女士和木易子先生對李昂的「昨夜」就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本刊一向主張一本書或一件作品，最好從各種角度去觀察，所以我們樂意同時刊出兩篇見解完全相反的文章。

• 另外，胡有瑞女士將於元月號起一系列為我們訪問當代學人，亦請讀者拭目以待。

• 朱約農的「美國暢銷書傳奇」，道出了美國出版界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然而有一點却不能不令人「心有所感」：根據目前暢銷書定律說，任何暢銷書，必須以十年內，達到美國平均總人口數百分之一的銷行量為準。換句話說，今天美國一本銷行兩百萬冊的書，才可說是暢銷書，即平均每一百個人看一本書。再看我們這邊的情況，一版的書大約以二千冊為準，一本書能够三版也不過是五千本左右，平均起來，全省每三千人才看一本書，這是一個很令人「心酸」而又「驚悸」的數字，是不是？

• 吳相湘教授因事忙，「信義書房漫話」專欄暫停一期。

• 「談停刊雜誌」，先後已介紹了設計家月刊，草原雜誌、喜悅、歐洲雜誌、筆滙、文學雜誌、文星雜誌、劇場、純文學、建築雙月刊、建築與計劃、新建築雜誌、現代詩詩刊、藍星詩刊等十數種，事實上，民國三十八年至今，新雜誌源源創刊，舊雜誌也不停的倒閉，前仆後繼，要是有誰來寫一部雜誌史，真是蒼涼悲壯，使人唏噓感嘆，我們在以前說過，任何一份雜誌停刊，相信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而畢竟它們都曾在我們的土地上撒播過文化的種子，您有這些停刊雜誌的資料嗎？請依照我們以往數次刊出的格式（每篇以六千字最適合）把您所瞭解的，介紹給我們知道。

請您用一支筆、一把剪刀 來推選好書

- 時常，當我們面對浩瀚的書海，會覺得無所適從，不知真正的好書在何方？有時我們被一些劣書欺騙掉時間與金錢，事後覺得一腔無可彌補的懊惱！
- 有時讀了好書，心中總有想向人傾訴的悸動，盼能與人分享這份感動。我們願意做一個媒介，溝通您與他人的快樂。
- 讀者有權申述讀書的趣味，因此請您將您所認為值得一讀的好書推薦出來，不僅可以使得好書因此受人注目，同時也可以阻遏出版界「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
- 請即日填妥下列推薦表（或依下列格式）填妥貼在明信片上，在十五日（十五日以後收到之推薦表將列入次一期之統計資料表）以前寄給本刊（臺北郵政39之33信箱書評書目社）我們將儘速刊出統計資料。
- 推薦之好書並不受出版年限，但至少其中之半數必須是最近半年內出版之新書。
- 自第二十一期（64年元月）開始，本刊每期將刊出兩張「好書書單」，一張由讀者推薦，即「我所喜愛的好書」書單；另一張則由本刊邀請「第三隻眼」執筆人每月推選之。
- 每年年底，本刊根據讀者所選「我喜愛的好書」得票多寡，再列出一張「全年最受讀者喜愛之十大好書」書單，於每年十二月號刊出。
-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處再隨時補充修正。

「我所喜愛的好書」依次如下：

書	名	作者	出版者	書	名	作者	出版者
①				⑥			
②				⑦			
③				⑧			
④				⑨			
⑤				⑩			

我的姓名：

住址：

- 所選好書，不限類別、任何性質的書均可。惟盜印本或翻印書請勿推薦。
- 推薦的好書，請在十冊之內。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月
政治學 (張德光)		人事管理		人事管理	11:8	33		63. 10
讀者有其報才能使報紙做人民喉舌和政府的諍友—蔣經國院長記者節公開信讀後		李慶榮		大學雜誌	78	41—43		63. 10
照照鏡子—談瞿宛文「台大女生的剖析」		行	者	大學雜誌	78	50		63. 10
古拉格群島 (索忍尼辛)		丁源炳節譯		文壇	172	20—26		63. 10
蘇東坡的「赤壁懷古」詞		雅	儒	文壇	172	28—31		63. 10
徐秉鈺的時評集 (面紅耳赤集及懷念集)		梅	遜	文壇	172	32—33		63. 10
「感情的花朵」讀後感		鄭	夫	喜	文壇	172	34—38	63. 10
瓊瑤的困惑? (評瓊瑤小說)		陳	克	環	文藝	64	147—152	63. 10
瓊瑤的「窗外」與「浪花」		周	伯	乃	文藝	64	152—161	63. 10
我從這一面看瓊瑤的小說		道	明		文藝	64	161—164	63. 10
茫茫天涯路—瓊瑤, 放他們逃生吧!		王	鳳		文藝	64	164—166	63. 10
瓊瑤小說真那麼受人怨?		仲	云		文藝	64	166—167	63. 10
成人的童話故事—我看瓊瑤的小說		寒	玉		文藝	64	167—169	63. 10
我該是個好的見證吧! (評瓊瑤小說)		子	子		文藝	64	169—171	63. 10
「視覺」最舒服 (評瓊瑤小說)		小	薇		文藝	64	171—173	63. 10
美麗的夢 (評瓊瑤小說)		王	淑	慧	文藝	64	173—174	63. 10
童話幻境 (評瓊瑤小說)		書	婉		文藝	64	174—176	63. 10
從後山詩中的黑黃白說起		鄭	霽	中外文學	3:5	8—18		63. 10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我為更大空間請願 (John Hersey)	陳 竺 筠	中外文學	3:5	93—95	63. 10
哈姆雷特——一個形上的爆炸 (莎士比亞)	顏 元 叔	中外文學	3:5	116—132	63. 10
愛的世界——尤杜拉·魏緹的小說	余 素	中華文藝	8:2	35—37	63. 10
對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書」之認識 (Preece 主編)	Prescott, Peter S.	中華文藝	8:2	176—180	63. 10
桃花源記講評 (陶淵)	芷 園	中國語文	35:4	13—16	63. 10
「經濟制度淺說」簡介 (喬治·韓謨)	陶 鑠	今日世界	524	59	63. 10
中美傳統友誼的故事——評述 Foster R. Dulles 的「中國與美國」	熊 秉 真	史 繹	11	95—109	63. 9
史記及兩漢書作者記述邊疆民族史的時代與文化背景 (司馬遷、班固及范曄)	閻 沁 恆	幼 獅	40:3	18—21	63. 10
溫庭筠歌詩的意象與表現 (晚歸曲等)	方 瑜	幼 獅	40:4	38—55	63. 10
愛德華·蕭著「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	邱 正 雄	企業與經濟	4:1	37—39	63. 10
陳秀喜的「耳環」	林 煥 彰	青溪雜誌	88	120—123	63. 10
阮著「散文選集」讀後 (阮毅成)	陳 祚 龍	東方雜誌	8:4	73—74	63. 10
吳康、周世輔合著哲學概論評介	藍 天	政治評論	32:9	39—40	63. 10
評介馬克·艾雯著「傳統中國之模式」	邢 義 田	食貨月刊	4:7	43—48	63. 10
屋頂間的哲學家 (Emile Souestre)	如	哲學與文化	8	59	63. 10
愛的孤線 (德日進)	項 退 結	哲學與文化	8	58	63. 10
精讀高譯「大亨小傳」 (費滋傑羅著 喬志高譯)	王 小 文	書評書目	18	24—33	63. 10
認識一個人——「李小龙傳奇」讀後 (布洛克)	離 蔚	書評書目	18	34—35	63. 10
畫遊十年——畫家陳錦芳誠摯的心聲	陳 冷	書評書目	18	39—41	63. 10
「織錦」——談子敏的散文 (在月光下織錦)	項 青	書評書目	18	52—54	63. 10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在散文日益歐化的趨勢下讀「雅舍小品」續集(下)(梁實秋)	歸 人	書評書目	18	111—115	63. 10
細品「封神榜裏的哪吒」(許仲琳)	壹 闌 提	書評書目	18	120—129	63. 10
談談幾本詩論專號—龍族「中國現代詩評論」主流「評論專輯」創世紀「詩論專號」	林 同 森	書評書目	18	136—137	63. 10
驚魂攝魄的翻譯(維廉布頓特著陳蒼多王章譯)	歐陽叔書	書評書目	18	138—139	63. 10
蒼涼舊事(讀梁實秋著看雲集)	林 歌	書評書目	18	139—140	63. 10
書法與頭髮(評陳錦芳著畫遊十年)	柳 南 城	書評書目	18	140—141	63. 10
國際共黨統戰陰謀實錄(伊安·葛里格)	蘇 莘	情報知識	16:4	68—70	63. 10
「今後臺灣財經政策的研討」讀後感(劉大中等六人)	朱 文 伯	現代國家	116	4—5	63. 9
免俗的人生—推介「談美」(開明書局編)	鍾 鳳 貞	國教天地	9	33	63. 10
廿一世紀的教育—「教育的現勢與前瞻」書後(R. Hutchins)	高 敬 文	國教天地	9	34—36	63. 10
重讀「中國史學名著」(錢穆)	馬 先 醒	華樂月刊	31	8—16	63. 7
草兒評論(康白情)	梁 實 秋	創世紀詩刊	38	88—98	63. 10
「春風化雨」的欣賞(弗蘭西絲·格雷·巴登)	汪 洋	新 文 藝	223	120—123	63. 10
柏群山:「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簡介	何 耀 彰	新知雜誌	4:5	70—75	63. 10
評介有關路易十四的研究成果(上)(國王的僕從等)	Hatton, Ragnhid M.著 陳三井譯 黃德宗	新知雜誌	4:5	77—84	63. 10
我讀「新女性主義」(呂秀蓮)	韓 韓	新知雜誌	4:5	109—114	63. 10
管窺羊令野的「劍潭吟」	金 筑	葡萄園詩刊	50	8—11	63. 10

篇名	評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簡介慧嶽法師的「天台教學史」	真諦	獅子吼	13:9	18—19	63.9
評：佛教之綜合性一元論「華嚴哲學」(張澄基)	智華譯	獅子吼	13:9	33—34	63.9
評介魏著「臺灣米麥的貿易研究」(魏夢)	謝世佳	臺北市銀	5:10	37—41	63.10
「談經營管理」讀後(王永慶)	石湖	臺肥月刊	15:9	19—22	63.9
兩部值得介紹的好書——候暢著「行政學通論」與「中國考銓制度」	陳敬之	暢流	50:2	10—12	63.9

貳、報紙部份

篇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評蘇武傳(吳廷瓊)	包緝庭	中央日報	10	63.	10.	4
士人政治與人民自由—讀「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錢穆)	馬起華	中央日報	10	63.	10.	5
偉大的中華(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編)	陳立夫	中央日報	11	63.	10.	10
師道與母教—讀錢賓四先生大作有感(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	任培道	中央日報	10	63.	10.	14
賈姬蘇珊的性書(娃娃谷等)	朱約農	中華日報	9	63.	10.	8
「菸草路」裡的原罪(卡德維爾)	安安	中華日報	9	63.	10.	13—14
邪惡的本源—「馬克斯主義述評」讀後(俞諧)	周淵博	中華日報	5	63.	10.	14
意外的收穫—評介「諧趣園中的故事」(阮毅成)	惜亭	中華日報	9	63.	10.	18—20
評介「時間同人開玩笑」(梅立克)	余雨	中華日報	5	63.	10.	21
我看國中音樂課本(戴粹倫等編)	凌雲	中華日報	5	63.	10.	21
介紹「教學的藝術」(Gilbet Hight)	張震	中華日報	5	63.	10.	28
幾本研究梁啟超的書(張朋園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等四本)	雲籟	中國時報	12	63.	10.	7
閒話「中國的唐璜」(金瓶梅英譯 Samuel Buck 譯)	吳漢魂	中國時報	12	63.	10.	16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唐代文化面面觀 (Arthur F. Wright & Denis Twitchett編)	莫 文	中國時報	12	63. 10. 23
風雨讀書記 (讀李心莊重編明學案)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10. 4
英家世小說的現代作家戴迪斐先生 (一個騎士過來了等)	崔文瑜	聯合報	12	63. 10. 11
孔子的著述事業是五經—錢穆先生孔子傳讀後	李甲孚	聯合報	12	63. 10. 13
路是一種持續的追求 (馬丁生著「大路」)	張伯權	聯合報	12	63. 10. 15
生之意志力 (讀 Piers Paul Read 著「我們要活著回去」)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10. 18
我讀「施政小冊」 (行政院新聞局)	魏子華	新生報	10	63. 10. 5
一位形而上的生物學著莫理斯和他的作品 (裸猿等)	李師鄭	新生報	10	63. 10. 6
「要活得起勁」感讀後	草 原	新生報	10	63. 10. 14
郝金斯和他的教育觀念—介紹「勤學不輟的社會」	李師鄭	新生報	10	63. 10. 27
我讀「劍河煙雨」 (上) (趙國材)	黃 菊	新生報	10	63. 10. 30
讀「美猴王」的心得 (西遊記)	黎 亮	國語日報	6	63. 10. 6
人類的潛力和勇氣—讀「浩海孤舟」 (周碧瑟譯)	薇薇夫人	國語日報	7	63. 10. 9
「書評書目」害了我 (月刊)	子 敏	國語日報	7	63. 10. 14
讀「金色的鹿」 (藍祥雲)	許 我	國語日報	3	63. 10. 20
蘇子瞻論賈誼讀後	芸 飛	國語日報	6	63. 10. 20
評「喂，石頭！」 (安堤譯)	林武憲	國語日報	3	63. 10. 27
莎士比亞的喜劇冬天的故事讀後	凱	大華晚報	5	63. 10. 7
評「紅樓夢新解」 (潘重規)	張欣伯	臺灣日報	11	63. 10. 13—25
國中學生的心理調查分析—推介臺南大成國中主編的統計報告	余瑞霖	青年戰士報	8	63. 10. 4
「焚鶴人」的探討 (余光中)	劉立化	青年戰士報	8	63. 10. 11
像聽講故事一樣的小說—推介黃春明具有鄉土味的三本書 (籬、莎喲娜拉·再見、兒子的大玩偶)	薇	青年戰士報	8	63. 10. 18
滔滔汨汨—讀陳芳明的「鏡子和影子」	林清雲	青年戰士報	8	63. 10.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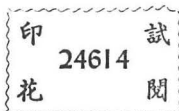
篇 名 評 者 報 紙 名 稱 版 年 月 日

值得推介的「兒童文學故事選」(張一帆 青年戰士報 8 63. 10. 25
國語日報)

我讀希望(余我著「登高望遠的日子」) 劉文文 青年戰士報 8 63. 10. 25

附註：1. 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排列。

2. 報紙部份共收十三種報紙，依報紙名稱及日期排列。



寄即元五郵附

郵購雜誌

(已出版 8 期)

〔讀書雜誌+藝術雜誌+家庭雜誌+商品櫥窗〕×郵購服務=郵購雜誌

■是一本新型態的刊物，既可益智怡情，又能滿足讀者安坐家中選購書籍，藝術品及精美商品的心願。

■每期內容分四大類：

「讀書天地」——選介優良書籍，並提供郵購服務。

「美的旋律」——介紹中外畫家，各類音樂唱片並提供郵購服務。

「快樂家庭」——介紹花，插花，集郵，錢幣，服裝，營養，室內設計等，並有「我們的天地」及蕭松瑞教授的「快樂家庭」專欄。

「商品櫥窗」——介紹精美商品並提供郵購服務。

■32 開，130 頁，三分之一以上篇幅彩色精印，無線背膠裝訂，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每冊十五元，全年一百五十元

郵購雜誌社：郵政劃撥：24614 信箱：臺中1040

歐美科學新書簡介 (四) 投石

——通俗的、淺易的、入門的——

癌症：實驗與理論 (*Cancer: Experiments and Concepts*, R. Süss, V. Kinzel and J.D. Scribner, 285P., Spinger-Verlag, 1973)

一本介紹有關癌症的基本智識的讀物，從吸煙肺癌介紹到各種致癌的化學物質，如何被發現？如何作用致癌？癌病毒 (tumor viruses) 如何作用於細胞的遺傳機構，進一步並介紹人體的防護作用：修護酵素、解毒酵素，和免疫作用——這些都有可能利用來防治癌症。此書不僅是醫科學生的入門參考書，也應該鄭重推薦給生物學、化學、物理學，以及所有對於近代生物學有興趣的學生。本書文字平易，製圖相當引人，幫助讀者對於文字的瞭解。

科學界的社會學：理論與實驗兩方面的研究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Robert K. Merto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orman W. Stor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US\$12.50)

R.K. Merton 是研究科學家行為的第一人，本書收集他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二年所發表的二十二篇論文，這些論文，不但深入地分析了許多歷史上與近代的實例，同時還有實驗分析的數據。科學家在歐美的社會裏，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團體或階級，本書作者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科學家之間所公認的「科學精神」是什麼？一九四二年作者提出的看法是：無偏見的試驗，研究成果的分享，物質報酬的澹泊，以及不論對舊的信仰或新的結果所抱持的懷疑，但在今天的科學社會裏，這種純潔與恬淡完全是唱高調，代之以事實是：埋生活於實驗室與討論會，嫉妬地爭奪職位與研究費，激烈地競爭成就優先於聲望，還有就

是追求一種自尊，得以周旋於科學「權貴」之間。這些競爭與壓力，小說家與傳統家——包括誠實的 J. D. Watson (諾貝爾獎主，曾寫「雙螺旋體」一書，坦誠地記述科學家貪婪的真面貌)——早有深入的描寫，但是在這本書裏，社會學家不但加以認定，並且加以「科學的」衡量。這本書不但是社會學的好題材，也應該介紹給所有有志科學的青年，不要再把「科學家」一詞美化，甚至神化了。如果國內能進一步認清歐美學界缺點，在我們發展之中力求避免，更可寄望中國科學另樹一幟，開新風氣。

電波天文學的演進 (*The Evolution of Radio Astronomy*, J. S. Hey, 214P.,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3, US\$8.95)

本書作者於一九四六年，首次利用英國陸軍的無線電設備，接收到 Cygnus 星座所發射出來的電波，從此之後，電波天文學成爲衆人矚目的科學。另外兩則有趣的故事是：一九四二年，作者在大戰之中常發現英軍雷達被敵方干擾，最後終於研究出是太陽上爆炸所引起。又一度德國利用 V2 火箭攻擊英國，雷達常有誤報，作者終於發現這些信號來自太空，是隕星在燃燒中產生電離所發出的電波。這本書便是作者對電波天文學發展故事的現身說法，Hey 氏雖然沒有像其他許多後繼者之聲名赫赫，但從此書可看出他是一名先驅者，也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書中另有一半是描述近年電波技術在天文學上的應用。此書適宜對天文有興趣的同學作課外讀物。

染色體 (*The Chromosomes*, 6th ed., M.J.D. White, 214P., Halsted-Wiley, 1973, US\$6.50 Paper)

此書成名已久，這次是第六次重編出版，全書由高等生物的染色體形狀，討論到染色體在遺傳與進行方面的種種性質與變化，近代的染色體生化學，雖然也有提到，但不夠深入，讀者會發現討論減數分裂 (Meiosis)、性染色體、染色體變異等部份非常精彩，但是很少討論到核酸 (DNA) 的組織，及其在細胞分化中的作用。一位學生若是想很快地認識一下染色體細胞學，尤其是關於比較古典的形態方面的研究，

這書是一本很有用的參考書。

物理學理論 (*Concepts in Physics*, Matthew Sands, 396P., CRM Publishers, 1973, US\$10.95 Paper)

這是一本教得輕鬆，學得愉快的物理學教本，專為非自然科學學生所設計，曾在愛荷華州立大學試用，深受文科，包括社會系、新聞系、心理系等系學生之歡迎。全書由許多作者集體創作，文字表達並不是全好，但圖片豐富而精彩，數學演算減少到最低限度，適宜一般文科學生程度。此書唯一的大缺點是練習問題另外出版，未附於書內，而且許多問題過於艱深，無法利用書中既有之資料作答。由於課文平易有趣，此書值得介紹給文科學生及社會人士閱讀，當可充實並欣賞許多物理學智識，本書雖然淺易，但也不是輕鬆到可以躺在床上閱讀的讀物。

除蟲菊：天然殺蟲劑 (*Pyrethrum: The Natural Insecticide*, John E. Casida, ed., 329P., Academic Press, 1973, US\$16.00)

除蟲菊（學名 *Chrysanthemum cinerariaefolium*）的研究最近又引起了學者的注目，因為這種天然殺蟲藥有幾種優良的特性：高度的選擇性（只殺昆蟲）和短期分解，是故人畜無害，而又不傷自然環境。在此書之前，最近的有關除蟲菊研究書籍，出版也遠在一九三六年，顯然迫切需要一本更新的資料。此書根據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國生物學會舉辦之除蟲菊專題討論會的論文編撰而成。全書十七章，分為五部：除蟲菊的歷史與成品生產、除蟲菊化學、除蟲菊的毒性與藥性、除蟲菊的應用範圍，以及結語。印刷精良，並有彩色照片，每章之後均附有參考文獻。利用某些植物除蟲，在中國文化中早有歷史，除蟲菊的研究提出一個最好的範例，值得推廣到其他殺蟲植物的研究。

星際關係 (*Cosmic Connection*, Carl Sagan, 274 P., Anchor Press, 1973, US\$7.95)

地球外生物學 (Exobiology) 的研究可說是包羅萬象，衝破了科學界限，吸引了各種科學家的參與。因此之故，不少作者努力把各種有

關的科學智識調和在一起，希望寫出一本合乎大眾口味的作品。此書作者可以說成功地達到目的，全書取材新穎而富趣味。作者原係天文學專家，加上在其他有關科學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因此落筆之處，除了具有引人的熱忱，還能顧及到科學工作者應持之保留態度，所以書中所有的推測與想像的部份，都可說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書的重點是把有關的化學、物理學與數學介紹給一般非專家讀者，其中有關太空行星智識是最好的部份，尤其對於最新的研究工作，介紹得流利而正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卅日

中外文學叢書

◎ 源氏物語

第一冊（第一帖至第十二帖）

林文月譯

日本古典小說「源氏物語」經林文月女士逐譯在本刊連載，迭獲佳評，現應讀者要求，首十二帖提前結集出版單行本。林女士係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日文學造詣極深，譯文翔實典麗，極具保存價值。每冊實價平裝七十元，精裝一百元。

◎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侯健著

五四運動後的文學革命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是中國自封建專制脫殼出來後，力求塑造新文化的兩大運動。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侯健先生以史筆撰寫本書，對這兩大運動的種種恩怨糾葛，論述極為詳盡。每冊實價平裝五十元，精裝八十元。

◎ 魔歌

洛夫著

本書收集詩人洛夫晚近作品三十餘篇。作者在自序中說：「『魔歌』是我第五個詩集，也是我近四年來調整語言，改變風格，以至整個詩觀發生的變後所呈現的新風貌。」每冊實價平裝四十元，精裝七十元。

本社為配合洛夫詩集定於十二月十二日晚七時假耕莘文學院舉辦「魔歌」出版座談會，由本社顏元叔主持，邀請葉維廉、痲弦、羅門、商禽、張漢良、張默、辛鬱、碧果、菩提、洛夫座談朗誦，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 郵政撥劃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 ■

談 “Gems of Truth Versus Brummagem” 的中譯

□張平男□

十月十五日蔣總統夫人發表了（“Gems of Truth Versus Brummagem”）一文；次日英文中國郵報刊載全文，各中文報紙也都刊登完全一樣的中譯，標題為「真偽之辨」。總統夫人英文原文典雅莊嚴，鏗鏘有力，文辭優美，引證適宜，說理服人，實為英文經典之作。尤其該文正氣凜然，揭櫫我國民族大義，針砭國際姑息逆流，誠為國內外人士必讀之作。

蔣總統夫人英文造詣早已蜚聲國際，歷次發表之英文演說及文章均獲得深諳英語文人士的讚美推崇，無須筆者贅言。這次「真偽之辨」一文中譯有些地方似乎不盡完美，略有商榷餘地，以致與英文稿相形之下，微有失色。筆者公餘之暇，對中英文對譯頗有興趣，爰就所見中譯可能不妥之處，列舉數點，就教高明。

(一)原文：“Mr. Alan Taylor however puts up a brave defense contra portents of Britain’s deepening crisis and disaster.”（第五段第一句）

中譯：然而，亞倫·泰勒却為英國日益嚴重的危機和災難的徵兆，勇敢地提出辯護。

評：本段之前文中曾引用「時代週刊」的話，略謂英國已陷於財政、政治等困難，可是泰勒認為並非如此，「這一切情形都將過去」。所以泰勒的意思似不是為英國的危機和災難的徵兆「辯護」，原意似應為就上述徵兆勇敢提出「反辯」、「駁斥」。

(二)原文：“—which ever and anon the Colonel Blimps…”

● ● ●
(第五段中間)

評：中譯將 “ever and anon” 譯為「始終不懈地」。唯據 Random House 大辭典解釋，這個片語的意思是 “now and then; occasionally”，即「有時，偶而」之意，似無始終不懈之意。又中譯將 Colonel Blimps 譯為「布林普斯上校」，實則此為 Colonel Blimp 之複數，意為像布林普上校這類人。布林普上校是英國卡通畫家 David Low 創造的人物，是保守、反動人物代表。譯音只能寫為「布林普」，而非「布林普斯」。

(三)原文：“I mention the laudable and truly remarkable qualities of my compatriots in contrast to the present-day state of affairs in Britain out of dismay and in chagrin.”

(第六段)

中譯：我要提出，在今天英國惶恐懊惱交集的情況相形之下，我們同胞的氣質是值得讚佩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評：原文 out of dismay 和 in chagrin 似應為修飾動詞 mention 之用，而中譯則以之形容 Britain。故意思似為「我以惶恐懊惱的心情提及我同胞可佩，特出的氣質，以與英國當今的情勢互相對照。」由於本句譯得不够準確，結果緊接本句的兩個句子也都一併譯得不算貼切。

(四)原文：“And the futile and febrile, shortsighted, transitory accommodation policies of the Free World, which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ape the peace for a better world, did not measure up to statesmanship in their swaging of certain immutable principles.” (第十段最後一句)。

中譯：自由世界徒勞無功而短視的苟安政策，本有機會為較好的世界謀求和平。但政治家的才能都和這些政策極不相稱，因為他們背棄了某些永恆不變的原則。

評：原文只是一個句子。主要子句的主詞是 policies，動詞是一片語，即 measure up to，亦即 reach the standard of (達到……標準) 之意。中譯前半譯對，但是後半則似有商榷之處。原文意思似乎

是說，這種苟安政策並未達到政治智慧和技巧之水準，因為這類政策違背 (swaging) 了某些不變的原則。Statesmanship 一字在此似應依據 Roudon House 大辭典解釋為 “wisdom and skill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即政治智慧、技巧之意。按照中譯意思，違背不變原則的是政治家；但依英文，似應為前述苟安政策。既名為苟安，自是違背某些恒常不變的原則。

(d)原文：“Without Cassandran prevision……”（第十二段首）

評：中譯註解中說 Cassandran 是希臘女預言家，其實 Cassandran 一字是 Cassandra 的形容詞。Cassandra 才是希臘古代神話中女預言者，故音譯不能作「卡薩杜蘭」。

(e)原文：“Unfortunately everything augurs a Siegfried-like death, including a Wagnerian Götterdämmerung setting at the U.N.”（第十二段中）

中譯：不幸每件事都朕兆着，聯合國必遭齊格菲 (Siegfried 德國傳說中的英雄) 式的死亡，包括在聯合國中陳列魏格納 (Wagnerian Gotterdammerung 十八世紀德國詩人兼劇作家) 一幕佈景的情景。

評：中譯文中譯者附註 “Wagnerian Götterdämmerung” 是德國十八世紀詩人兼劇作家。也許筆者手頭參考書不够，遍查均未見其人。後來靈機一動，想魏格納當是通常所謂華格納；一查印證果然不錯。魏格納即是 Richard Wagner (1813—1883)，而 Götterdämmerung 乃是他的作品之一。這是有關德國神話中諸神與惡魔大戰結果互相殘殺，萬物皆亡的故事。比喻聯合國終將遭遇互相殘殺之一幕。故中譯所謂「陳列魏格納一幕佈景的情景」似有不妥。

(f)原文：“……or intimidating those who realize the Communist brummagem to be cheap, conjuring swindles, but who are opportunists and so unprincipled that they want to jump on follow the bandwagon and the passing fad.”（第十三段末）

中譯：或者威嚇那些明瞭共黨寶石是廉價的贗品，以及共產黨徒是

以邪術行騙的，但是機會主義和毫無原則的人們，都一窩蜂搶登了樂隊花車，追逐當前的時髦風尚。

評：所引原文至 *swindles* 一字為止的意思似應為「或者威嚇那些明瞭共黨寶石是廉價、騙人的贗品的人」，因為原文中 *cheap* 和 *conjuring* 兩個字是一起形容 *swindles* (贗品)，故 *Communist brummagem* 即是 *cheap, conjuring swindles*。所引原文剩下的一部分也是用以形容遭到共黨威嚇者，意思是說他們雖然認清共黨真面目，但是因為是機會主義者也是沒有原則的人，所以他們也都爭先恐後登上花車。

(八)原文：“Nor do we want it ever to be said that in a legalistic sense we unilaterally deserted the U. N., to which we were honor-bound as a Charter member and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bligated to support and even uphold it under trying circumstances, when it finally became patently untenable to our national honor and integrity.”
(第十五段末)

中譯：我們也不願被人說，在法律的意義上我們片面的背棄聯合國，對於聯合國我們是忠實履行憲章的會員國，而且作為創始國我們有義務在不能忍受的情況下去支持它，甚至擁護它，直至它最後不能支持我們國家的榮譽和國格為止。

評：中譯除最後一個子句之外大體尚稱達意。所引原文全部只是一個句子，結構略為複雜；不過稍加分析即可瞭然。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從“to which”直到“circumstances”是個形容子句，用以修飾 to 前面的 the U.N.。所以我們如果暫時不看這個子句，剩下的部分意義即甚清楚，而不致有所混淆了。再者所引原文中的 *untenable* 一字，據 *Random House* 大辭典解釋，有兩個意思：① *indefensible* 及② *not fit to be occupied, as an apartment, house, etc.* 顯然此處不適用第一義；第二義即可解釋得通。最後部分意思是說當聯合國雖然已不適於我們國家的榮譽和正直作風之際。本段大致似可譯為：由於我們是聯合國會員國，也是有義務在任何困苦環境下支持和擁護

它的創始國之一，我們對它的態度自必光明正大。因此之故，我們也不願被人說，就法理意義而言，我們是在聯合國雖然已經不適於我們國家榮譽和正直作風之際，才單方面地背棄了它。

以上所舉八點是筆者認為似有商榷餘地且較顯眼的地方。筆者雖盡其所能，提出淺見，惟主要目的在拋磚引玉，求得完善中譯。此外中譯文中尚有一些小小漏譯及誤譯之處，定是譯者忙中疏忽所致，不足為怪

c

如果您對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有興趣
如果您關心國事，關心「人與社會」
請您訂閱一份以客觀、公正的態度談問題的雜誌

人與社會雙月刊

這份雜誌是國內外八十多個知識份子合辦的
到現在已經出版了十一期
十一期的中心議題是：

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與教學

有六篇精彩的文章，另有談經濟、教育及
冒貸案的專文，可讀性高，有見地

訂閱全年六期學生訂戶八十四元。一般訂戶一百元
請郵政劃撥一〇〇一四密世森帳戶

社址：台北市峨嵋街三十七號四樓

電話：三三二六七四

歐英地區定價(含郵費)：

解冊：美金一元(平郵) 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 美金10元(平郵) 美金17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 美金6元(平郵) 美金10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304 Bliss Dr.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三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電話：三三九一七二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二二三號

二年

(2412册)

(册)

三三三三元

元

定價每册20元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 柏林圍牆
● 天問
● 秋江
● 招魂
● 遊子吟
● 蝕
● 投壺

劉鳳學舞蹈作品發表會

- 時間：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下午八時
■ 地點：國父紀念館
■ 售票：南星體育用品社 重慶南路
黎明體育用品社 博愛路
黎明體育用品總公司 信義路
大陸書店 衡陽路





書評書目

合訂本第四卷

書評書目

合訂本第三卷

書評書目

合訂本第二卷

書評書目

合訂本第三卷

書評書目

合訂本第二卷

書評書目

合訂本第一卷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書評書目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故國神遊 2
故國神遊
文學研究
雜誌
試管管理
五十年相識小說
五十年相識小說
五十年相識小說
五十年相識小說
五十年相識小說